

金
迷
之
場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

折柳 金迷之場 全書四册

定價大洋四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題詞

林屋山人

著作者 鳳

儔生

龔劍虹

評註者 朱瘦竹

何藥樵

出版者 開元書局

施濟羣

發行著 開元書局

題序

俞逸芬

印刷者 開元印刷所

張春帆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開元書局

趣折
史柳

金迷之場

鳳儔
朱瘦竹評註

四集目錄

第三一回 討沒趣龜客打茶圍

傳祕方鵝傭治癆疾

第三二回 眞發噓龜奴烏師雙鬧院

大怪事小姐夫

第三三回 放浪形骸艷稱交際花

圖窮七兒難煞儂薄兒

第三四回 似曾相識燕歸來有緣終遇

滿園春色關不住紅杏出牆

第三五回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仙乎仙乎化爲蚨蜋

第三六回 請客有心檀郎買笑

送窮無術倩女離魂

第三七回 村姑作冶葉一鳴驚人

烏師任護花三生有幸

第三八回

信間言流氓辱倡女

作惡劇暴徒摧錢樹

第三九回

身爲形役弱息墮風塵

高燒紅燭雛妓被梳櫛

第四十回

作繭自縛倡女殉情

回頭是岸全書告竣

折柳 趣史 金迷之場 四集

鳳儔生戲筆

第三十一回

討沒趣龜客打茶圍 傳祕方搗婦治隱疾

話說臧君綬溫騰兩人由紅菱花老五引導着從客堂裏繞往客堂背後。小阿媛早已退進房內。往後房去開房門。及老五引二人到後房門外時。後房門早已呀然一聲開啓了。二人隨着老五的芳躅。走進房內。剛才除下草帽。寬去長衫。正在打量後房中的鋪陳款式。臧君綬坐在銅床上。溫騰坐在沙發上。晚間二人皆御草帽者。上文二人係由打茶圍回也。並未寫其脫帽寬衣。卽寫其起身就走。此處係省筆補筆暗寫。剛才坐定。忽然聽得前房嘩喇

噲啣一陣震響。接着便聽見男子辱罵的聲音。和女子抗聲回罵的惡言。同時又聽得一個老婦人聲音的高罵道。好不識羞的東西。你居然也敢出來跑堂子麼。我們不揭破你的面皮。已是原諒你了。不料你竟敢這麼汗皮厚臉的搭

臭架子。放屁發威。老實說。你既無情。我們也就無義。照例罰你的燈草灰。今兒如果放你跑走了。便也算不得在上海灘上做人了。老五小阿媛等在後房內聽得。便都先後搶步出去。溫騰到此。方始恍然。笑對臧君綬道。你原來就是說的這個兩雙半麼。果然不錯。正是我往日在你面前。贊過她的。不知你怎能得知。她現在這裏呢。果然不錯。正是三句。具見溫騰着迷語氣。臧君綬笑道。索性賣賣關子。使你再多難受一會兒。溫騰正要再問。只見老五已由前房復回進後房來。同時前房吵嚷喧嘩的聲音。已由雜亂而趨歸一致。祇聽得客堂間裏。有一個相幫口氣的高聲嚷着道。絕不可饒放了他。拉他到茶會上去。定歸要他罰三担燈草灰。儆戒儆戒他。他下次才不敢再出來放肆呢。又聽得前房內那個老嗓子婦人道。自然。他如不捧茶杯。拍桌子。擺嘴臉給人看。我們本都有好生之德。不忍揭破。

他的底裏。抓破他的面皮。如今他居然敢不識相。方言。卽不知趣意。打房間是有價錢

的。還怕他不照數賠償麼。哼哼。這是他飛蛾撲火。自燒其身。我們怎能輕輕饒

放了他呢。務必教他來得去不得。倘不照例重重的罰他三担燈草灰。將來此

端一開。還當了得。別說開堂子的。可以白相堂子。恐怕無論是堂子裏的相幫。

烏師。本家。小開車夫。……只要他身上穿得起一領長衫。袋內多少該着點紙

錠錫箔灰。都可以來叫堂差。打茶圍了。那還成句什麼話。雙林。你們派兩個人

跟我同大小姐。小阿媛及四小姐。八小姐。拖他一齊往茶會上去。使他嘗嘗滋

味。曉得點兒厲害。以後才不敢出來亂鑽亂撞。再堂哉皇也的做嫖客。……接

着又聽前房那人冷冷兒的道。哼哼。好一塊四喜肉。你真敢來捋我的虎鬚。到

我老虎頭上來拍蒼蠅麼。老實話講。上海灘上。只有甯波人。人甯兩字。滬音皆如林字。蓋諧音也。

沒有人吃人。

此係上海俗諺。

口口聲聲到茶會上去。難道茶會上只有你的朋友。就沒

有我的朋友麼。即作我今晚尋不着朋友。吃虧在你們手裏。有道是你不許我吃飯。我不讓你屙屎。吃了你的早飯。也許馬上就要回敬你夜飯。大爺們只要有錢。誰不能做嫖客。你能揭穿我的底裏。抓破我的面皮麼。虧你還在堂子裏吃飯。充當捐洋錢措房間的助手呢。難道連打人休傷臉。罵人莫揭短的兩句江湖話。也不懂得麼。好好好。我就和你們一齊到茶會上去。看你們又敢拿我怎麼樣。難道能將我吃下肚去不成。……老五本已走進後房了。正擬和臧温二人說話。敷衍二位。猛聽到這裏。忍不住氣得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反身跑將出去道。阿寶阿姨。這小烏龜的嘴。強硬得很。兀的不氣煞了人。你快叫你外甥等幾個相幫。跟着一同去。將這不要臉的東西。拖到茶會上去。定必給點顏色。

他看看。倘不叫他罰燈草灰。還當了得。將來不論烏龜忘八。都好來白相堂子了。又罵道。你這狗才。要白相堂子。你儘可以在你自己家中盤桓盤桓。你自己的母親姊妹。現在不是都吃着堂子飯麼。何苦來。死活要跑出來丟臉現眼哩。說到此。喚道。雙林。你快同着阿寶阿姊。和老大姐等人。拖了這不要臉的東西。一齊往茶會上去。講得好便好。不好。你們隨便着。一人回來喚我去。必要叫他受罰。寫伏辯。否則絕不放他過門。只聽得客堂裏一個相幫應道。曉得。又問道。五小姐。小阿媛可要同去麼。老五道。小阿媛須要出堂唱。大家都跑出去。軋鬧。吳語稱滾熱鬧爲軋鬧。頑耍爲白。相。附註明之。前後均做此解。房間裏空落落的。沒有人。倘有客人來打茶圍。豈不太冷靜了麼。……又聽前房那漢子道。老五。你敢開口傷人麼。一不做。二不休。看我不先把你這個愛養小拆白的爛污貨。撕成幾半片。我姓羊的也。

算不了人啦。

因烏龜忘八而非人也。奚怒爲。

……接着便聽那人奔過來的聲音。和客堂裏相

幫搶步進房阻住的聲音。又聽老五氣恨恨地嚷令拖他出去。一齊到茶會上

去的聲音。和相幫們及那老臊子婦人及房間內外幾個女子的聲音。一片聲

嚷着走走。大家拖到茶會上去。老五姐。你且到後房內去。莫當真的被他打

着。給他先撈了個現的去。接着便又聽見大眾脚步移動。扯扯拉拉蜂擁出房。

那擾攘的聲浪。漸由前房移至客堂內。由客堂內移至天井內。更由天井內移

至大門外面。那聲音漸移漸遠。大約已由門外弄內。簇擁着往弄外去了。同時

只見門帘一掀。老五已是滿面怒容的走將進來。對二人道。真正對不起二位。

到這裏來受怠慢。坐了半天。連香煙茶都還未曾有人奉敬。請二位弗要見怪。

二位空坐着無人陪伴。反而得聽見了這場笑話。……老五話未說完。臧君綬

已接口笑問道。適才前房究竟是什麼人。你和四喜肉都鬧着要罰他的燈草灰。龜嫖龜。方才要罰三担燈草灰。難道來人是你們堂子裏所說的什麼自家。人。倡門術語。龜嫖龜。須罰三担燈草灰。蓋規律也。又倡家每遇有客之家中女淫。母及姊妹行。前曾作倡伎或老鴇。或其父及兄弟行。曾吃過倡門飯者。輒于背後唾曰。晦氣。倒霉。碰着來者係自家。故如是云云也。這可就怪不得你們要發火了。本來是他自討沒趣。自

取其辱啊。老五道。可不是嗎。提說起來。委實要氣煞了人。真正又好氣。又好笑。他自己已是當龜的出身。居然敢冠冕堂皇的出來跑堂子。真也虧他有這副厚臉。恐怕使宰坊內屠夫用的劊子。也劊不薄他的臉皮呢。說起此人來。二位或許也能曉得。他非別人。乃是十年前。在百花底自鋪房間。用待月名字。懸牌出局。以妍戲子胡調出名。會自拉自唱。能唱京調崑腔小曲的待月老三的嫡親兄弟。好個履歷書。可與以裙帶親而得顯貴者之手本。等量齊觀。一笑。當他姐姐鋪房間。自己出堂唱時。他正以

本家兄弟的資格。做着相幫。因他小時會上過幾年書房。能多識得幾個字。所以當時待月房間裏的堂簿。卽由他上賬。當時生意上。很有幾家請他寫堂簿。兼做賬房。每月混各家津貼的幾塊錢薪水使用。這是以前的事。後來待月老三因胡調過甚。把生意上平時所做的花頭錢。和她本人歷年辛苦的積蓄。完全倒貼戲子貼光了。拆賬拆不出來。借債又借不到。臨了完結。竟至在百花底演出落賬房的把戲來。倡門規律。凡伎女欠債。到節不能償付者。由大本家所用之賬房體落在賬房內也。將其扣留。在賬房內。償清後始得釋放。名曰落賬房。意卽將身體落在賬房內也。後經她的恩客。當名曰大江西人姓吳的。出來給她調理了清欠項。方才得復自由。由此她卽收了房間。從良嫁給那個姓吳的。總算那姓吳的倒霉。化了一筆冤錢。被她忽了一個浴。因爲老三雖然嫁給姓吳的。祇不過和他在上海租租小房子。并不曾肯跟他回江西去。姓吳的是在上海當水客的。年底必

須回去過年。老三深恐到年終要逼她一同回去。于她自己須有多少不便。因

即借事和姓吳的反目。尋死覓活的要挾。此爲伎女從良
淪落之常態。姓吳的窺知其意。料定

將來決無好結果。遲早終是要拆開的。不如從早一刀兩斷。遂即托辭回去。即日動身。派人送給老三。叫她該當如何。自己酌量。倘真心從我。就乘上水輪船。到九江上岸。先期打電報給我。着人在九江碼頭上迎接。同我一齊回家去。倘不願從我。聽憑你自由改嫁。或再出去做生意。都不干我事。所有我已做給你的衣服。兌給你的首飾。完全奉贈。我亦不要了。老三接信後。還不肯就此罷休。央請姓吳的朋友。轉言向姓吳的要求津貼。否則准定法庭相見。姓吳的怕事。結果。經人調處。又送給老三五百塊錢。老三遂又出來做生意。在福祥里舖房間。改名爲黛月。自己做老鴇。包兩個先生。一大一小。出堂唱。用了三個助手幫

忙。那時她的兄弟已不在百花底了。改在迎春坊桂姪家做相幫。兼代好幾家生意上寫堂簿。及至老三出來鋪房間。遂又到她生意上來。照舊充當相幫。老三舖了一年房間。又因胡調之故。負了一身的債務。深恐再演落賬房的活把戲。沒奈何自包出門。往漢口去做生意。她兄弟亦即跟了她同往漢口去。後來老三在漢口。結識了一個軍界上的人。代她贖了身。老三亦自懺悔了。遂即嫁了那人。做第四個小老婆。她兄弟却借着她的力。亦在軍界上。當一個小差使。後來聽得人說。老三嫁後。不及半年。仍因不安于室之故。被攆了出來。不敢在湖北做生意。又溜回上海來。本想再做生意的。因在路上遇見往日給她梳攏的客人。遂租小房子同居。暫時打消了再墮風塵的心。不料同居未久。老三即得了夾陰傷寒的病。因爲諱疾忌醫。不曾就請大夫診治。守到病重時。才去請

張龔聲診脈。但已無及了。老三香消玉隕後。她兄弟的消息。當然無人注意。却不料這廝近來不知在甚麼地方發了橫財。忽然又在上海社會上發見了。居然胆大老面皮的在旅鋪菜館裏爛叫堂唱。亂打茶圍。他大約總以為隔了這幾年。人海滄桑。他已離去上海好久。大概總可以無人認識得出他的本來面目了。所以才敢如此大胆。不料他第一次到我們這裏來打茶圍時。我自己雖然不認識他。可是我們房間裏。却已有兩人和他相識。一個是方才在前房和他對罵的阿寶阿姨。再有一個。就是我們房間裏用的相幫雙林適才。你們二位來時。那個坐在客堂裏。高喚客來的相幫就是他。是阿寶的外甥。和這廝是遠房的本家。說也湊巧。他兩人不僅係本家。並且同名。又是隣居。光着頭在一齊兒長大了的。所以格外認識得清楚。這廝第一次來打茶圍。就被阿寶和

雙林兩人認識出他的本相來。本就要他給個下不去的。却係我將他們勸阻住了。因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苦遭什麼冤家呢。祇吩咐房間裏。大家以後見他來了。一齊冷淡他。和他休多說話。使他自己覺得坐冷板凳無趣。下回就可以不致再來了。儘可以讓他到別家去討沒趣。不必由我們開刀。並關照小阿媛以後偷着逢他來叫局。不見他的面。當然不能就說得定是誰。等到了他的面前。遠遠的看見是他時。儘可以不客氣。調轉身來就走。不要坐他的堂唱。也就得了。又關照大家。以後見了他的面。一律不要請教他。毫不客氣的稱他做自家人。他如不識數。問時。可以就很爽直的回答他。說你我一般是自家人。還用得着客氣麼。尊稱你一聲大少。恐怕反而遭你見怪哪。光棍以點到爲知。他如是聰明的。聽見這幾句話。也很可以明白。老實說。就是這幾句輕描話。

寫的話也就很可以夠他受用咧。還用得着和他多拌嘴麼。自我這麼暗中知照大家後。大家即對他愛理不理的。給他一個不瞅不睬。不料這廝竟是個木偶。第一次來。就被我們冷淡了。他絲毫不覺得。依然來叫堂唱。又來打茶圍。並想入非非。來看相我們的小阿媛。這真所謂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因此即被我們房間裏賞了他幾個白眼。古人善使青白眼視人。以定臧否。不謂倡伎亦善使青白眼待人。可謂古今交輝。思之粲然。並老實

不客氣的在言語中打趣他。滿謂他總可以知道好多。不再來討沒趣了。不料

他竟因我們房間裏人喚他爲自家人。認做無上尊榮。以爲他自己有做我們的恩客資格。今之聞倡呼其爲自家人而竊喜者。或對倡家自稱爲自家人。何須客氣者。皆此僮之流亞歟。然而觀此回書。可以醒矣。反而格外的

起勁。堂唱來叫得個忙。茶圍來打得個勤。其實。十個堂唱。倒有九個九。不會去坐。茶圍罷。格外被無茶無煙的沒趣。如此遭受沒趣。而仍不覺者。真天地間。天字第一號阿曲死也。今兒他又來

了。儘管他問長問短。並無人答他的話。房間裏大家互相談話。不去理睬他。真也虧他聰明。贊一句。絕倒。讀至此不禁拍案叫絕。居然搭起臭架子來。不是松香架子。亦不是豆腐架子。是臭架子。妙絕。喚

粗做倒茶。并叫拿香煙。趣絕。妙絕。當由阿寶阿姨冷冷兒的回答他道。茶麼。剛喝完了。正要

去泡呢。香烟被舖房間的鎖在櫃子抽屜裏。鑰匙被她隨身帶出去了。

答語趣甚。為之撫掌。他聞言居然老臉到底。索性擺起瘟勁來。從身邊掏出一塊錢來。擲

在桌子上。叫拿去兌開。泡茶買香烟。並買些水菓等盆食來吃。讀至此為之叫絕。阿寶冷

笑回道。哎吓。楊家裏。叫一聲矣。不稱大少。而曰家裏。輕侮得妙。有趣之至。洋錢誰不曾見過。你拿出來嚇

不煞人。泡茶買香烟水菓。說就是了。何苦拿洋錢來壓勢人。我們房間裏。都是

女子。又不是什麼漢子。又妙難道你把我们當做見錢就眼開的烏龜。看作一

樣侍承麼。可就真犯不着啊。當面罵得妙極。讀至此足為噴飯。隨喚關林。呼來人歟。抑呼客堂裏之關林歟。妙語雙關。妙絕。

去泡茶買香烟。並無人理會。妙甚連喚了兩遍。雙林在客堂裏反問道。阿姨。你

喚那個雙林啊。反問得惡。趣絕。妙絕。阿寶回道。喚你去泡茶買香烟。你爲何不理會。雙

林道。我當你是叫的他。不是叫的我。所以我不答話。一問一答。如倡如和。是真名筆。非俗手所能寫其一二

更非老于花事者。所能寫得出也。讀書至此。足爲浮一大白。早說是我時。怎會不答話呢。重一句。更惡。又轉口道。其

實。自家人。客氣什麼呢。要吸什麼香烟。喝什麼茶呢。這時候。天已不早了。烟紙

店早已上好板門睡覺。老虎灶此刻也打了烺啦。滬諺。謂已上門曰打烺。答語更趣。明日請早罷。

此時恕不應命。曰明日請早。下逐客令矣。惡甚。關林回罷了這幾句話。仍舊穩坐在客堂裏。搖

着芭蕉扇子。取風納冷。那廝見房裏房外的人。大家都穩坐着。文風兒不動的

不理會。已是惱羞成怒。向能惱羞成怒。總算還有羞惡之心。讀方遵原人論與此對照。不禁爲之一嘆。但仍舊自耐着。從短

衫上左角錶袋內。掏出錶來一看。才發話道。呀。此刻不過才打過九點鐘。怎麼

會烟紙店老虎灶

茶水爐。上海呼作老虎灶。

都已打了烺呢。莫非你們家的鐘是在跑馬不

成。裝作不氣惱。真好笑煞人。

阿寶笑回道。

此笑字。想見阿寶是時皮笑肉不笑之猙獰態度。傳神之筆。

畢竟你是自家人。贊一句。

惡極

所以能夠諳行。

更妙

本來呢。堂子裏的鐘。都是有名的催客鐘。當然格外

顯得快啊。

以話答話。妙絕。趣絕。惡極。按倡家之鐘。大都比外面爲快。原含有兩重意義。即催客走。和留客住也。凡老子看花者。皆能知之。

那廝聞

言。格外感覺着無趣。我在後房聽得。深恐那廝下不了台。弄成僵局。

暗寫老五不在前房。

正想喚阿寶進來。命她稍微賞他幾分顏色。開一回染缸。別過分使他受不了。

剛才要喚出口。恰值你們兩位已經到來。因關林在外一聲吆喚。

南京方言。稱呼喚爲吆喚。

我和小阿媛趕着從後房出前房來張望迎接。

寫小阿媛亦在後房。

因爲這麼一打岔。遂

致將要對阿寶說的話。縮在喉嚨管兒裏忘記了。

接筭簡捷。

不料那廝至此已按

捺不住。竟發起猴急來。捧茶杯。

打茶盃。名符其實矣。一笑俗稱打茶圍爲槓茶碗。

拍桌子。出惡聲罵人。試

想我們房間裏的人。誰是蓋省油燈呢。當然和他扳面孔鬥口了。彼此不鬧則已。既已鬧了。焉能就此饒放他過去呢。因此遂索性抓破他的臉。要罰他的燈草灰啦。二位請想。世界上竟有恁般不知趣的人。可不是真正天字第一號的阿屈死麼。

誠然。得卿一罵。這廝名垂不朽矣。然則何不直呼爲癡龜。

老五說罷。逗引得二人呵呵大笑。溫騰笑

對臧君綬道。幸虧這是我們今日親見親聞的事。倘不是親目所睹。僅僅由你在筆底下弄玄虛。編著在小說書裏時。我定要疑惑是你捏造謠言。不肯輕信

呢。然則小說家言又誰非空中樓閣耶。本回蓋偶然事實與理想巧合耳。讀者知之未。

臧君綬未曾答言。老五已驢言道。二少

今兒的事。你可莫當真登在報上。或是編在書裏去。給人看了笑話。

然則徧爲作者所聞。以

戲筆筆之于書中矣。卿其奈何。

臧君綬笑道。你放心。我絕不將此事作文章資料。登報或編書

因爲縱或將他作爲登報或作小說的資料。人家亦未必能相信的。眼前溫吞

水。便就是個例子啊。足下因祖護而不記敘也。其如作者已記述何。一笑。說話間。老五早已親取香烟敬客。

并開了瓶屈臣氏檸檬冰汽水。倒在兩只玻璃杯裏。奉敬二位。同時粗做已從

前房絞了兩把手巾。送進來打開。遞請二位擦臉。書明汽水牌名者。嘉其用國貨也。老五并滿面

堆笑的請問三少。可要抽兩筒大烟。消磨消磨時光。并伸手向臧君綬笑道。拿

來。臧君綬不由被她一呆。亦學着武家坡戲中薛平貴的口吻。含笑回問道。拿

什麼來。老五笑道。三少真是貴人多忘事。怎麼連這一點兒小事。也忘記了呢。

臧君綬猛然想起道。哦。是了。莫非是你就向我要的兩本尋芳捷徑麼。用他自說。

老五點了點頭道。正是。除此外。難道還能向你討別的什麼貴重東西麼。臧君

綬笑道。那也沒有什麼不可。只要我的能力。可以辦得到的。承你五小姐看得

起我。向我要點什麼東西。我還能給你唱反二簧麼。祇不過你知道我臧三少

現在尷尬了。不比得從前的景况富裕啦。豪情體諒我。所以才不向我開口啊。
會真記云。囉囉鶯聲花外轉。竊謂尚無此處問答好聽也。趣甚。讀前半回。彷彿如入市井村俗。令人不可耐。讀此一段。彷彿如花間聞鳥語。令人清幽。 老五笑道。

三少。你這話太客氣了。並非我看不起你。不向你要什麼東西。祇因礙着我們

七阿姐。未免有些兒不便啊。
輕輕一句。拆入老七身上。是轉筆。補筆。亦即暗寫也。 我向你開口事小。倘被

七阿姐知道了。和我吃起醋來。可就不得了啦。
一句撇開。讀者至此當已知臧君綬係七之客。 臧君綬笑

道。你這話可就不對了。我和老七也正和你一樣。彼此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

毫無一點兒關係。怎麼會吃起乾醋來呢。
假撇清。妙甚。 老五伸手。拳握起大食無名

小四指。伸直中指。向着臧君綬一指。使着媚眼。嫣然一笑。道。啾啾啾。
如聞其聲。如見其姿。

丹青擅此。不媿爲寫生能手。小說有此。自是名筆。 黃熟梅子。還要賣什麼青。你說和別人無關係。還可以

瞞得我過。說和老七無關係。可不是當面欺人麼。老七已在我面前親口招承。

你還要賴什麼呢。以前的日期和遭數兒。我也記不清楚了。祇是最近兩天之前。你和老七住在五洲旅館裏。共開了一禮拜房間。祇共只有你們一對兒。別無第三個人。老七本來告訴我。約我去那房間窗外。臨洋涇浜的馬路陽台上。吃西瓜乘涼的。我因你到我們這裏來時。守口如瓶。絕未提及一字。這分明是嫌我們討厭。迴避我們了。我如不知趣。貿然前去。豈不應了我們蘇州人的口談。成了個雙料的文旦穀子麼。

妙語如珠。含有無數春情在內。

……二人一問一答。溫吞水聽

在耳內。始知臧君綬係做此地房間裏阿姐老七的。聽老五的言辭。知道臧君綬不僅係叫老七的局。且和老七有很好的感情。正想屢言詢問。臧君綬老七是誰。我可曾見過麼。還未開口。却見臧君綬已微笑向老五使個眼風。

此眼風與上媚眼。

當對照

讀之。順手拉了她那只伸張出去的柔荑玉手。往懷中一帶。老五被他一扯

手。身體向前一栽。竟撲跌到他的懷中去。似有意。似無意。被他伸出那另一條空閑着

的臂膀來。將她溫香軟玉價向懷中一抱。老五卽便被臧君綬摟坐在懷裏。趁

勢左右開弓。連在她兩頰上。各吻了一吻。笑道。你真會虛造事實。竟能說得像

煞有介事。吳語稱頗像有其事。謂爲像煞有介事。我何嘗在五洲旅館。開什麼臨馬路有陽台的房

間呢。實情我因已好久不曾看見你和老七了。又無什麼恰當的機會。可以叫

你們的堂差。便是叫局。亦只有阿七跟着小阿媛同來。仍是見你不着的。所以

我才邀請了我這位朋友。一齊專心誠意的同到你們這裏來。張你講到你所

要的尋芳捷徑。當然我奉命維謹。不敢偶忘。既專誠到你們生意上來探望你。

又豈有不帶來的理呢。方才你叫我拿來。我所以呆了一呆。反問你拿什麼來

的。乃是我故意假作不知。看你有何言詞責備。却不道因此竟招惹出你這麼

一大串話來。

足下不善駕舟。却善把舵。誠不媿爲看花老手也。

老五笑謝道。多承你的好話。敬謝你惦记

着我。只怕你心中是罣念老七。所以吃鴨翅膀大轉灣。說是誠意來探望我。

名鴨翅膀曰大轉灣。寢假而成爲俗諺。此處云云。蓋卽諺語。喻其繞着圈子說圓話也。讀老五語氣。頗與臧語針鋒相對。

我且不管你是誠心來

望我。或是張老七。我只問你。既然帶來了小電話簿子。在那裏呢。爲何不爽直些。拿出來呢。不成是給我吃空心湯糰嗎。倘如你真不會帶來時。須得受我的重罰。臧君綬笑道。那是自然。豈有不帶了來。說是帶了來的呢。說罷。卽說溫君。請你將我適才交你放在身邊的那兩本小電話簿子。拿出來給她看。免她說我們是空手握了兩個拳頭來的。溫香水見說。不由心中暗道。君綬真善權變。明明你自己想探望老七。却把個順水人情做在老五身上。明明他自己身上不曾帶小電話簿子。却因知道我身邊有兩本。卽隨口說是交給我帶來的。

溫用

之暗思。以映射臧。邊想邊目不轉睛的望着兩人的狎暱調笑情況。目不轉睛四字對待伎女之手腕。

中意中。幾乎看出火來。妙。

邊探手入短衫袋內。取出兩本尋芳捷徑。起身遞給老五。口中

回道。這原係我帶在身邊送人的。何嘗是你適才交給我帶來送給此地的呢。

五小姐。你別信他隨口扯淡。多謝他的現成人情。不肯作應聲虫。而故意戳穿者。蓋寫溫騰心中。此時已含有酸味。

也。老五伸手接過。口中道了句謝謝你。即從臧君綬懷中。立起身來。翻閱小冊

子上。自家生意上的電話號碼對否。以驗是否正確。邊翻尋着。邊又問兩位可

要吃點西瓜。解解暑熱。復問可要抽烟。連寫倡家須多烟字。蓋作者深有恫于倡家之于烟禁。有密切的關係。而希望世人。主持烟禁

者。不可不同時謀。者。不可不同時謀。禁娼以拒毒也。臧君綬知溫騰道係有烟霞癖的。每次伴他打茶圍。總得抽上

幾口。籍此捱延些時光。讀者不可誤解。此處之所謂捱光。雖亦為五字訣中之閑字實施。但並非王婆教西門慶語中之捱光。蓋彼此頗有不同也。然其不同

也亦幾。况他開口已含醋意。我今日此來。本係因他前此曾屢次向我打聽老

五的芳踪何許。所以才偶然想起。特地引他同到這裏來打茶園的。我又何苦不樂得做現成的順水人情。使他借着吸烟的空閑時光。得和老五多談些閑話。總算我已代他探知下落。并且領他見面。給他做了引見的人呢。倘被他發生誤會。同幫的朋友吃醋。固然討人笑。且又將善意反成爲惡意。我又何苦來呢。其實在他的眼中。因以老五爲天人。在我呢。原本無心和老五怎長廝短。况又有老七在面前。無端致使她們同舟共濟的小姊妹。發生爭風的誤會。豈不大笑話了麼。因此臧君綬卽笑回道。很好。這位溫大少。本來係位癮君子。吸福壽膏。正是合他的口胃呢。又道。我們來了。攪擾你們心中。已是很抱不安。今兒天氣也還不算過熱。西瓜就留待明兒再來吃吧。說話間。粗做娘姨已將放在一傍粧台上的搖頭電風扇。拍落插在壁上。通了電流。開動了。呼呼風向。催得

滿房間習習生涼。同時又已由另一個小大姐。裝了兩盆鮮菓。和一盆糖食。拿來陳設在桌上。小阿媛正由前房走進後房來。向老五回話。說是出堂唱去。又向兩位招呼了一聲。請坐一會。停會兒再見。又對臧君綬。霎了霎眼睛。笑道。三少。你莫心焦。七阿姐馬上就要來啦。說罷。逕自往前房出局去了。同時老五已聽得臧君綬的回話。邊吩咐小阿媛帶先生。邊命粗做拿烟具全副。並親自放下小電話簿子。開衣櫥。取出烟缸。挑滿了一大盒烟膏。收好烟缸。親將烟膏送到床上烟扇裏。隨手去摘下電風盤的拍落。止了風。粗做亦已將烟燈揩擦得明淨。安放在烟盤裏。老五便讓請温大少吸烟。隨手又將各玻璃盆子。香烟罐頭。擺列到紅木烟盤內來。含笑請二位抽烟。並隨意用點水菓。又打着哈哈道。三少。你是做賊的胆。自虛。推托什麼。天氣涼爽。不用食瓜。其實。大概你昨夜又

和誰不規矩。所以才不敢吃西瓜。停會守七阿姐回來時。我定必當面挑你的眼。吹你的毛。你得當心點。吃七阿姐的皮榔頭。搗酥了你的骨頭。挑眼。吹毛。吃皮榔頭。搗酥了骨頭。臧君綬邊和溫騰兩人。分上下首躺臥了下去。邊笑回道。她的皮榔頭。我絕不怕。我祇怕你的……說到此。不由面皮陡現緋紅。望着老五微微一笑。側目向溫騰睜了一眼。因覺得礙口。竟將下半句。縮住在喉嚨裏。不吐出來了。却改口笑問道。我真糊塗。竟被適才在你們前房裏的那廝。嘩喇噲啣的震響。和四喜肉和他對罵的言語鬧昏了。到此竟忘記了兩件大事。老五忙問三少。那兩件大事。值得你這麼鄭重其辭的。何不曰像煞。有介事。臧君綬邊使烟籤子燒烟。邊口中應道。這兩件事。一件是你的。一件是我自己的。又道。啊呀。立客難當。五小姐。你立着太辛苦了。我們躺着太舒服了。分得太不均匀。你且請坐了下來。

聽我說給你聽。老五依言。便側身斜坐在他腿膝近傍的銅床沿邊上。伸手就烟罐裏拿了三枝香烟。俯身就燈上逐一呼燃了。分給臧溫兩位各一枝。一枝自己啣了。二人同聲道了個謝字。臧君綬吸着香烟。裝着鴉片。啣着紙烟捲兒。說道。一路讀來。如閱畫圖。的是名筆。一件是我自己的事。便是我今日下午。曾接阿七打給我

的電話。說有要緊話和我談。我吃過晚飯後。因和這位溫大少。往別處去有事。打了一個岔。竟至忘記了。及至回到編輯室裏。這才因爲和這位溫大少對坐着談心。遂因溫大少而想起了你。由你便想起了阿七的事。補叙明白。可云妙緒千端。因此

才專誠的爲了他和你。並順帶的爲了阿七及爲我自己的事。約了他一同到這裏來。……溫騰見臧三說到爲了他自己和老五的事。才來造訪。心中大樂。喜怒轉移。寫溫吞水性情。仍與初集所寫者。絕無差異。用筆細密之至。蓋自溫騰因轉局吃醋至斯。復又煽動酸風也。正待假問一句。我和老五

有什麼事。要你當面造謠。好使臧三直截痛快的說出他的思慕老五之心來。以促老五的注意。借此隔壁廣告的効力。可使自己對於老五。易達目的。色不迷人

人自迷。世之男子。甘爲女子之奴隸者。實皆情絲自縛耳。觀溫騰于五事。乃益信。

正擬驛言。老五已先問道。三少。這位溫

大少。我雖然和他從前曾在何處見過一兩面。此刻會見。能穀認得。但是彼此正如風馬牛。毫無關係。怎麼三少竟說爲了他和我的事。特地約了他同來看我呢。這話我可就有些兒不解了。五之所以急問。蓋疑臧係來會七。而借朋友墊脚。故欲戳破之耳。臧君綬見讓

邊將已裝好的烟。讓溫騰抽。邊答道。我的話還未說完。當然你不能就明白。我現在先要問你。阿七既約我到此地來。爲何她竟不在家等我呢。她此刻往何處去了。可曾告訴你往那裏去麼。究竟她有何事要和我商議。你可知道麼。答非所問。各有各的心。老五笑道。究竟是要好的人。所以事情放在心上。言下亦頗含酸味。又固不僅聽也。又

轉口自責道。俺我真糊塗。三少。你們來時。我本要就對你說的。不料竟因被那廝在前房一鬧。竟將此事忘記了。三少。請你不要見怪。說着又嗔怪小阿媛道。我被鬧昏了。忘記告訴三少。罷咧。徧徧連小阿媛這小妮子。也忘却提醒我一句。或是逕自告訴三少。雖然三少並不見怪。但是停會兒七阿姐回來。可不要嗔怪着我麼。

言詞玲瓏宛轉。用筆細膩周至。

臧君綬笑道。不要記你們被那廝鬧得忘記了。連

我自己是當事人。也被那廝鬧得說忘了。這怎好冤怪你們呢。究竟阿七爲樁什麼事。請你先告訴我聽罷。老五見他催緊的問。便看了看溫騰。才俯首湊着臧君綬的耳朵。低聲告訴他道。阿七昨日午後。由五洲旅館回來。自不小心。貪沁涼吃了半只西瓜。食後忽覺腹痛。她還要自稱好漢。強忍着痛。不肯說。直到晚間熬不住了。方才對我實說。其時我以爲是腹痛常事。亦未曾留意到傷寒

上去。她自己雖發急。但怕難爲情。亦不肯承認是這毛病。因此陰錯陽差。我忙着命三阿姨去討痧藥。十滴水等治時氣毛病的藥來給她吃。又往樓上去借了根鐵簽通條來。通了好些老膏。親自燒給他吃。總以爲可以止痛了。那知各種痧藥藥水都吃遍了。老膏也吃完了。她的腹痛。并不會好。反而加重了些。因當時多吸了兩筒老膏。被吃醉了。痛不會止。反而弄得嘔吐狼籍。烏亂到天明。經我再三盤詰。阿七才說出實話。我得悉病狀。慌忙悄悄問房間裏年長的各人。幸虧阿寶阿姨見多識廣。見問卽傳出一個祕方。說不須慌亂。只消用真好陳酒。浸好花椒。無論男女性別。幾歲卽浸幾粒。放在茶杯裏。在飯鍋內蒸。飯燒好了。酒早已蒸熱。花椒的性亦早已蒸出在酒裏了。卽將花椒和酒。使病人一齊吞服下肚。蒙頭蓋好。睡在被窩內。出得一身汗。立刻可以痊癒。我聽得這個

祕方。立刻喚起關林。往外面去買花椒陳酒回來。急速如法炮製。幸虧阿七食西瓜是在下午。離起身的時候已經稍久。托天保佑。吞服椒酒睡覺後。果然痊癒了。她母親得到信。親自趕來探視。怕她睡在生意上不安適。特地將她接回家去養息。養息。她因已打過電話給你。約你到此。本不肯回去的。怎奈被她黎山老逼迫着。沒奈只得一同乘車回去。臨行再三叮囑我。叫我轉言告訴你。好使你放心。並說。倘有機會。能夠出來。她必然再到生意上來會你。叫你在此地等她到十二點鐘過後。她如不來。你才可以回去。臧君綬聽罷。捏了一把汗。連稱僥倖。並再三向老五道謝。溫吞水見兩人交頭接耳。刺刺不休。不禁不耐道。你倆談些什麼祕密。何不公開談論。使我也聽聽呢。邊說邊將手中烟槍。遞給臧君綬道。快裝一筒烟。吃得人不痛不癢的。老五見說。方才直身坐起。臧君綬

隨手接過。笑道。你是溫香水。須不是個老槍。猴極什麼呢。又向老五道。請你拿一只小鑊子來。好燒得快些。老五應着。卽起身親自去取來。遞給臧君。綬。臧君綬接過。正要將溫騰如何托自己打聽你的下落。造出一番圓活的話來。告訴老五。忽聽人聲喧雜。脚步響處。已從前房走進幾個人來。老五及臧君綬。溫騰三人看時。認得當先走進來的。便是那個綽號四喜肉的阿寶。後面跟着好幾個。都是房間裏人。老五忙問如何。阿寶氣喘吁吁的先向臧溫二人請過安。卽向老五笑道。五小姐。天天的巧事真多。委實好笑。我們這裏有相幫來做客人打茶圍。鬧到茶會上去。前弄紅情家房間裏。却因烏師和客人吃醋。亦鬧到茶會上去。真正噱天噱地。臧君綬溫騰聞言稱奇。忙問其詳。如何究竟。那烏龜嫖客被阿寶等拖上茶會後。如何解決。請待下回續寫。

第三十二回 真發矇龜奴烏師雙鬧院 大怪事小姐夫人皆嫖客

話說臧君綬正擬乘着使小鑊子燒芙蓉膏裝烟給温騰吸的空閑。將温騰以前托本人打聽她的事。說給紅菱花老五聽。恰值綽號四喜肉的老阿寶。同着小阿媛的娘老大。本房間的助手阿姐老六老四等人。走進後房來。報告她們拖着那個來打茶圍。自討沒趣的烏龜客人。客人上冠以烏龜兩字。實開冶游界之新紀元。前往茶會上去的經過。因此遂又將臧君綬要說的話打斷了。當時臧温兩位聽阿寶說紅情家有烏師和客人吃醋亦鬧上茶會去的趣事。不由齊聲稱奇。忙問其詳如何。老五對阿寶道。那廝被你們拖上茶會後。茶會上如何說法。怎樣處斷的。我們有沒有面子。那廝吃未吃苦頭。你且先說給我聽。什麼紅情綠情家的閑事。你們且慢說不遲。一句撇開。心事如見。阿寶道。我們大家簇擁着那廝。同往茶會上去。那

廝在這裏未發腳的時候。非常倔強。口中更是不清不爽的混罵。那知却是個銀樣蠟槍頭。嘴硬骨頭酥。不值價的東西。初時他還以爲我們是擺很勁。唬嚇他的。及至見我們當眞圍攏來。簇擁着他同走。他已軟了一半。走出弄口。他本想脚底揩油。逃走了事。不料衣角被我和老大姐兩人扯住着。掙脫不下。逃走不了。只得跟着我們一齊走。先強後弱。是個沒用的烏龜。到茶會上時。恰值茶會上因有前

弄紅情家烏師和客人吃醋的事。剛才講開。所以時候雖已不早。人尙未散。當

時泡好了茶。卽由我將此事始末。向大眾報告。大家聽罷。一齊哄堂大笑。讀者亦忍

俊不禁。都責怪那廝不是。並問那廝可曾有過前程。原來那廝是拜過老頭子的。

見問他想借着老頭子的面子。好得着些便宜。緩和茶會上的空氣。于是竟說出他的前程來。請各位看在他的前程面上。原諒他一次。却不料因此反而

被大眾的惡罵。責他不應太不知羞恥。出外滋事。給他老頭子坍台。立刻着人去請他的老頭子。他的前程得信大怒。當即派一個小脚色到來。對大眾說。請各位代他管教。儆戒儆戒。絕不怪各位無情。大家得到回信。於是即將那廝當衆羞辱了一頓。左右開弓。打了那廝兩下嘴巴。叫他當衆立誓以後不敢再充客人。並經大家調停。說姑且看在他老頭子的份上。將三担燈草灰免罰。伏辯也免了。祇叫他拉二十只臺子。

術語。拉幾只檯子。卽是擺幾桌酒。賠罪之意。

並定明兒白天裏。到

我們生意上來點蠟燭放鞭炮賠罪。經那廝再三懇情。又經衆人做好做歹。才改爲十桌酒席。一齊折現。一半算是謝大眾的謝儀。言明另外再在館子裏。請各位弟兄吃一頓。並給我們房間裏大眾賠禮。另一半現洋五十元。給我們帶回。算是給我們生意上點蠟燭放炮仗。燒路頭。並賠償摔碎的東西。那廝身邊

無錢。

然則亦是個荷花。可名空心烏龜。

經衆人逼着叫他寫條子立刻派人去取。設法籌備好

不容易。經人跑了好幾處。方才籌備了三十塊錢。

可憐亦可笑。

交給我們帶回。另寫

了二十塊錢的一張期條。到期好向他索討。其餘五十塊錢也寫了字據。交給

茶會上。倒茶向大衆賠話。行禮奉敬過後。惠過茶錢。方才由茶會上派人送他

回去。借此去認明他的住址。同時我們自家人暗暗商量定妥。即將二十塊錢

的期票和十塊錢現洋。送給茶會上大衆。算做謝大衆的謝儀。方才告別大衆

回來。說罷探手入懷。將二十塊錢。拿出來交給老五。老五聽罷大喜。當將二十

塊錢。分一半給房間裏大衆均分。算是樹上開花。餘一半即由自己收入腰包。

同時又向大衆道勞道謝。這才又問前弄紅情家的事。怎生情形。阿寶笑道。此

事真正令人發噱。應了我們七小姐的口談。噱天噱地。

此四字爲當日菱花老七之口談。不慧昔亦嘗聞。

之。作者書此。可云寫實。提說起來。五小姐。你亦本已曉得。紅情家的阿姐。甯波老五。原本

係甯波堂子出身。因爲客人多。所以本節才經人介紹。到紅情家做阿姐。拆兩份半賬。據聞本節進場後。她已做了四五十個花頭。紅情家舖房間的。老三巴結生意。自願添她的份頭。要她多拆份半賬。共多四份。在現在時代。總可算是一位紅阿姐了。口吻如見。老五道。拆四份賬。這也不算什麼。當初我在未出門之

前。幫人家做助手的時候。還拆過五份呢。目前別人不曉得。臧三少當初是親見親聞的。阿寶聞言。向臧君綬望了一眼。臧君綬接口道的確。這果然是實情。

往年她在三馬路菱花家做助手時。我有三位朋友。都叫菱花家的堂差。指上文章

盛言三人。菱花房間裏。我是常去的。當時菱花家本來只租有一間統廂房和亭

子間。後來因房間不敷分配。和對房門紅情香家舖房間的商議。將客堂樓讓

了過來。方才敷用。這是我親見親聞的事。的確不是老五自誇。證實一句。是狎客順灌伎女迷湯法。

阿寶點頭道。這個我也曾聽見別人說過。當時五小姐的風頭。比現在要着實

健呢。亦順口贊一句。寫來如繪。妙。老五見兩人都贊自己。心中大樂。却感嘆道。唉。此一時。彼

一時。往年住樓上房間。是多麼熱鬧啊。現在住樓下房間。竟如此涼清。真正應

了古話。叫做人老珠黃不值錢了。阿寶道。慢慢的來。好好兒的生意當生意做。

不消怎樣。自可恢復舊觀。言下頗有弦外之音。老大復傍廝言道。老五姐。發甚麼牢騷呢。

只要臧三少和這位大小。溫騰爲第一次往。和老大原不相識也。故如是云云。在宴會上多介紹介紹。吾知

必不甘任此皮條捐客之職也。當代答曰。敬謝不敏。請另請高明。一笑。多邀幾位朋友。常來幫幫忙。照應照應。也就夠

哪。敲釘轉脚。是倡門練習語。臧君綬聞言嘆道。此一時。彼一時。我們現在亦都不比得往年

了。往年繁交際忙。宴會無虛夕。往往一晚多至五七處。邀請幾位朋友。眞正算

不得一回事。現在呢。可就艱難了。真所謂昨日今朝大不同。人世滄桑。不堪回首。憶當年了。老大阿寶齊道。三少何須如此客氣呢。老五道。我曉得三少此言。亦係實情。並非他客氣謙虛。可稱知己知彼。二邊說邊轉眼瞬了一瞬。已不見了。

老四老六。便問老四老六兩人呢。剛才看見她倆進來的。此刻往那裏去了呢。只聽二人在外面應道。在這裏呢。老五移步到門邊。掀起門帘一張。只見兩人面對面。躺在匠榻上。亦在那裏抽烟呢。歷寫烟字。所以促世之主便不做聲。亦不

走過去。仍回到銅床前來。因這一岔。老大即回身走向前房去。拿了包東西。回到門邊。對老五道。時候已不早。我回去了。小阿媛堂唱回來。就叫她住在生意上吧。不必回去了。春雲又老五點頭笑道。今夜莫非小阿媛的爺。在家住麼。讀者

亦信此人果爲小阿媛之爺乎。

果真是的。小阿媛究竟已長成了。回去未免總有些不便呢。停

會兒我准定關照她。叫她不要回去。老大見她打趣自己。略紅了紅臉。笑回道。

老五姐。你真是以自己比他人。所以才能設想得恁般周到。其實。這種風流事

兒。我們已經是過來人了。年華老大早已成了張不兌現的過期支票哪。新派人物

見之。當代改爲時代的落伍者了。那裏能及得到你們年青的人。來得起勁呢。明天會罷。說罷。又

探身進來。向臧溫二人招呼了一句再見。才回過身來走了。邊走邊又和前房

各人說句各位明天見。老五笑罵道。狗大的年紀。居然也自稱爲年長了。生薑

是老的辣。甘蔗是老的甜。你看你自己這股騷勁兒。可也就比別個強勝啦。怪

不得你家那個他。被你妖纏得瘦了啦。……再要往下說時。耳聽得她的脚步

已是踏出了房外。便高嚷道。老大姐。回來。我有話和你說哩。老大知她拿自己

開頑笑。便邊走邊高聲回道。有話明天再說罷。倘使你這會兒都說完了。可不

是我太忍心。催你上路麼。那還了得。這個罪名。我可擔當不起啊。互討便宜。應舌如刀。……

……臧君綬笑對老五道。皆因你這麼一岔。把紅情家的一段好新聞資料。給剪斷了。阿寶。你快些繼續着說下去。阿寶道。三少。你這一說。可是將我提醒了。這段消息。你千萬不可當作好新聞。拿了去登報。登出來使大家都知道。可是怪難爲情的。我打招呼在先。你如去登報時。我就不敢往下說了。溫騰亦正聽得高興。見她說不敢往下講。卽道。你放心。這個我溫吞水敢保險。阿寶聽他自稱溫吞水三字。不由一呆。定睛仔細朝他一望。不禁訝道。呀。溫大少。多時不見。咧。你一向安好啊。請你不要見怪。恕我一時眼生。怪不得我方才走進來。見你有些面熟。陌生呢。此刻如非你自己提起。我竟一時想不起呢。又道。溫大少。我此刻見了你。却想起屈大少來了。近來你可曾會見過他麼。可憐。自我女兒死

後。他的足踪兒卽不會到過西棋盤街。當我女兒患病重的時候。我在路上曾

碰見過一次。他對我說。晚上准定來看我女兒。並由新清和翻桌牌過來。卽滬俗稱

謂翻場和過來。那知他是給我吃的空心湯糰。當晚並不會到我們家來。可憐我女兒

眼巴巴地直望他到天明。一夜都不會睡熟。伎有情耶。蓋鴛之言耳。嘗讀水滸傳。閻婆對宋江言。可憐我女兒想得你苦了。

云云。讀此與之對照。不禁絕倒。自從那天後。屈大少的人影兒。便一次也未曾看見過哪。温大

少。倘然你和他會見時。費神請你代我致意問候。請他有空閑。到我們這裏來

走走。就說我很惦記着他呢。臧君綬聽阿寶的語氣。內中頗有含蓄。但亦不便

多問。祇是借着裝煙。裝做不理會。温騰微笑着回問過阿寶的好。並說屈家禮

和我已有一年多。未曾見過面了。據聞他現在無錫。弄得很好。但亦不能確定

他在無錫何處。他到上海來。守有機會。遇見他時。准定給你帶信帶到就是了。

阿寶聞言。隨口道謝。臧君綬深恐阿寶再說出下文來。因卽驕言道。阿寶你儘可以放心了。我絕不會拿着鷄毛當令箭的。况且又有溫大少保險。我絕不去登報。你快將那烏師和客人吃醋。鬧上茶會去的事。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免得使我們聽得耳癢難熬。阿寶被他一岔。遂接續着說下去道。紅情家本節新包的一個小先生。名字亦喚做小阿媛。因爲新出來應局。所以會不上幾齣戲。舖房間的老三遂給她請了個先生教曲子。那烏師逐日下午到紅情家來給小阿媛教戲。並拉胡琴吊嗓子。不知如何竟和甯波老五鬼迷上了。兩人卿卿我我。非常的要好。本來那烏師係個小拆白。和甯波老五要好。並非真心。不過是因知她拆的份頭多。行頭漂亮。料定她是個血旺的戶頭。所以才存心釣她上手。好拆她的白。不料甯波老五却是個吝嗇鬼。只肯和那烏師兩不來去。至多

貼補貼補些兒開房間的費用。倘要她多化費些財帛。卽不是生意經。烏師見在她身上一刀割不血來。心中懷了怒恨。遂決計拆她的爛污。每逢見她在抬面上應酬客人。和客人要好時。他卽擺嘴臉給她看。當面雖不在客人面前說什麼。但是才袋好胡琴。走出房門。卽便揚聲高罵。意思是欲使做老五的客人聽見。知道老五如此下賤。和烏師軋姘頭。冷了愛老五的心。以後不再叫老五的局。幫老五的忙。如此已有了好幾次。老五已窺知其意。祇得隱忍在肚裏。不去理睬他。一面暗暗告訴了老三。老三深恐影響了生意。遂於次日烏師來教小阿媛的戲時。對烏師面致警告。並卽日停止了他的拉胡琴生意。另僱了別個先生。那烏師格外懷恨。存心要報老五的這口惡氣。於是專門在暗中窺伺着老五的行動。好得到恰當的機會。卽便下手。恰巧今晚有老五的兩幫客人。

一幫在紅情家後房間裏打茶圍。一幫却在前房間裏碰和。老五奔走前後房間。敷衍兩幫客人。正在忙的時候。那烏師却走到房門口來。高喚老五說話。老五被他挾制着。只得出房去。姑且敷衍敷衍他。那烏師却借此大發脾氣。故意高聲在外面喝罵。在表面上。他是和客人吃醋。同爭奪老五的愛情。實際上他是和老五搗蛋。老五見他高聲。便帶怒索性走回房內。陪侍客人。不理會他。他竟老起面皮。大胆跟進房來。和老五扳面孔。因此激怒了碰和的客人。喝令他滾出去。他本有意來尋事的。豈肯相讓呢。當即亦以惡聲相報。於是彼此鬧將起來。幾致揪扭在一起。老三見不是事。趕緊喝令相幫們。將那烏師拖出房外。休放他逃跑。一面親自竭力向客人陪話。請各位息怒。並說准定將他拖往茶會上去。使他吃一番苦頭。他下次才不敢再向客人放肆。亂鬧房間。老三說吧。

這番話後。卽刻偕同老五。以及相幫粗做等數人。拖了那烏師同上茶會去。那烏師仗着他係有前程的。且頗有面子。以爲定必打起臂膀向內灣。絕不會不幫他的忙。故此雖然到得茶會上。他仍舊十分倔强。經人去將他的前程請了來。由老三將情由訴說過後。並說吃堂子飯的。雖係末等生意。却係攷究的頭等規矩。他既在堂子裏拉胡琴教戲。當然應該知道規矩。堂子裏的先生阿姐。姘相幫烏師的也儘多。倘都像他一般。和客人鬧起來。那還成什麼話呢。況且既吃着堂子飯。客人乃是堂子裏人的衣食父母。豈能輕易開罪呢。假使風聲傳揚開去。客人大家都知道。誰還肯再來帮忙照應。我們房間裏本節的損失。須得要他賠償的。讀者至此。當可恍然悟門內容。伎女之姘烏師相幫。幾乎所在皆有。特狎客未知耳。作者首在警世。筆而出之。蓋勸凡爲客者。速反

迷途

耳。那老頭子爲人公正。

絕倒

聽罷拍案大怒。立將那烏師辱罵了一頓。並力

斥他無恥。又埋怨甯波老五。不該褲腰帶兒太鬆。真足噴飯。既已和他要好。了何

苦。又中途懊惱。致使兩下弄成貓叫春。此就俗諺之原文而改者。噯。沒好散場。雖然係他不

好。但是。你也不能說是無過。伎之愛妍烏師或賤役之人者。鑒諸。現在由我作主。給你們兩下叫開。

從此脫離關係。以後不許再有牽絲攀籐的事。倘或藕斷絲連。那時我可不管。

說罷。又對老三及茶會上衆人道。此事。乃是。他違犯你們堂子裏的規矩。儘請

各位依照堂子裏的規矩。從重發落。我兄弟絕不護短。受大眾的唾罵。說罷。又

對那烏師道。這是你自己下作。自討沒趣。所謂自作孽。不可道。豈能怪人。你今

日既受了這番教訓。以後倘不改過。再在外面坍我的台。不僅各位不肯恕你。

便是我也絕不肯輕輕饒赦你的。說時。咬着牙齒。疊起指頭。直指到他的面門。

上來。唬得那烏師忙向後讓。那老頭子教訓過他後。又向衆人打過了招呼。才

匆匆的逕自走了。那烏師當被衆人一頓惡罵。經衆議定。拉了他四只椅子。要他當場向紅情老三陪過禮。方才讓他過去。……阿寶手指口講的說到此處。臧温老五等正聽得出神。猛聽得脚步響。門帘掀處。走進一個人來。大家看時。除温騰外。都認識她是本房間捐洋錢的助手。老七的三姨母。人稱她做三阿姨的。當時她進房來。見了臧君綬先請過安。卽說你倒很自在的在這裏抽大烟。你可知道阿七因爲你。已吃了大苦麼。臧君綬忙問現在阿七已怎麼樣了。可曾吃過點什麼東西。老五亦將自己已經告訴過臧君綬的話。對三阿姨說。知三阿姨笑道。小臧你不要怕。安心在此吃鴉片吧。阿七已經痊癒了。晚上已吃過點稀飯。此時她因記罣着你。怕你在此等得心焦。特地請我來張你的。她關照我。倘或你已來了。叫你不要走開。務必在此等她。並請我馬上就回去告

訴她。她立刻可以乘車子來會你。臧君綬聽罷。勞謝過三阿姨的步。然後說。不
要去喚她了。此刻時候已經不早。晚風甚涼。她才好點兒的身體。冒受了風寒。
可不是要的。請你回去勸她安心靜養。我和她明天會吧。老五聽罷笑道。你們
看他們這兩個人。穀多麼親愛要好啊。三阿姨。你快些回去。叫老七不要出來。
就說小臧很捨不得她呢。三阿姨笑應曉得。我馬上就去說。免得她不放心。她
是性急的人。見我回去遲了。或許竟會又就自趕了來。說罷。卽向衆人說了句
再會。卽匆匆的走了。老五這才問道。三少。你方才說因爲你和阿七的事。及我
和溫大少的事。才到這裏來的。阿七和你的事。我已告訴你知道了。至於我和
溫大少的事。你却不曾說出來。究竟爲了什麼事。你快回出我個娘家來。我便
放你過去。倘係你扯談。拿出你們文人做文章的伎倆。無因造出西廂記來。我

可不答應你的呢。是的臧君綬已裝好幾筒烟。給溫騰吸過。正在自己吸好一口烟。見問。便放下槍來。對老五道。我本是爲了這件事。才和溫大少一齊來的。當然要告訴給你聽。你卽不問。我也是要說的啊。不過我說了出來。你如不信。這個。我却不負責任的。老五笑道。可又來道來說呢。卽已先賴了。男子漢說話要賴。不怕難爲情麼。臧君綬笑道。豈有此理。怎麼說是我賴呢。比是我說出來後。明明是眞實事情。你却硬栽誣我是造的謠言。想借此敲我的竹槓。豈非使我平白地吃冤旺麼。所以我要事先聲明。不負責任。免得你不承認。好的現有溫大少在此。可以證明。倘如我是說的假話。他當然不承認的。那時你再不答應我。也還不遲哩。老五笑道。你們兩人是朋友。當然互相幫助。明明就是你造的謠言。他亦不至否認的。這個證人。可靠不住的啊。阿鸞此刻正回到前房去。

倒了兩杯茶來。放在烟盤裏。聽言卽驛言道。三少你且說出來。看是什麼事。由我評判。臧君綬呷了口茶道。很好。就由你判別。但是可不許徧護。阿寶道。那是自然。臧君綬正待說出溫騰往日托自己打聽老五下落的話來。猛可裏忽聽得樓梯上脚步聲大作。走下許多婦女聲音的人來。很熱鬧的笑語着走出門去。接着便聽見客堂裏大門口樓上窗簷邊雜亂的女子聲音。同時並作道。三太太。二少奶。七小姐。和各位少奶小姐。大家請走好了啊。怠慢啊。有空閑請常來頑耍啊。……烏亂了好一會。才又聽得那在門口客堂裏女子們。復從樓梯上。回往樓上去了。不由一呆。腹中尋思道。怎麼樓上來了這許多女將軍呢。莫非也是請客吃酒做花頭的麼。但不知這班女嫖客是什麼姓名。往回我雖會聽得。却不曾見過。今晚却是親自見着啦。隨又轉念道。婦女們在堂子裏請客。

雖說是生面別開。但亦算不得什麼稀罕。這原係小姊妹們的幫忙性質。在上

海的堂子裏。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的奇了。這真是我少見多怪啊。女子作嫖客。可稱為同類相

殘。一。同時又聽見前房老四老六和房間裏人。譏訕評論道。她們雖然老着

面皮。到堂子裏來出風頭。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的交際花。其實她們也太不自

己度量。摸摸屁股後頭的狐狸尾巴哪。自己是堂子裏的出身。却來跑堂子。可

不是氣數麼。這正和今日那個不知羞恥的楊家裏來打茶圍一樣。可算得是

八兩半斤。沒甚差別呢。幸虧她們是往樓上去的。倘係到我們房裏來時。定必

請她吃兩個老白眼。叫她們唱了反二簧回去。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觀于伎之詛評同類語而益信。老五阿

寶在後房聽得。忙緩言阻止道。你們只管說得痛快。倘被樓上聽見了。豈不無

意中結下個難過麼。況且這也不算得什麼。生意上像這樣由小姊妹們請客

幫忙的事。那一節裏沒有幾家有這種事呢。管他來者是男客女客。反正只要他們一般是化錢吃酒碰和。又有何不可呢。温臧兩人聽她們互相議論。忍不住好奇心起。便問老五。在樓上做花頭的這班女客。是些什麼人。你們房間裏。可有人和她們是相識麼。老五道。怎麼無人相識。說起來。或許你們兩位。也會認識她們。亦未可知呢。不僅你們和她們認識。或許往日她們在生意上的時代。你們竟叫過她們的局。亦未可知啦。說着。卽滔滔將樓上請客的這班女客。往日的出身。和今日請客的來由。說將出來。究竟其詳如何。請待下回續寫。

第三十三回

放浪形骸豔稱交際花

圖窮七見難煞儂薄兒

話說紅菱花說順了口。卽將樓上請客吃酒碰和的這班女客的來歷。告訴給臧温二人聽道。今晚在樓上請客的女主人。在現在已成了顆晶光燦爛的明

星。社會上誰都知道她的芳名。便是請來幫忙的那些來賓。大凡出入交際場

中的人。大概都能認識她們這幾朵交際花。按作者另有一部專寫女性的精警作品。亦係章回小說。名曰海上交際花。洋洋

數十萬言。命筆細膩香豔。詳寫出入交際場中之各階級女子。維妙維肖。繪影繪聲。極刻畫描摹之能事。堪稱形容盡致。該說部不僅將各交際花之背景黑幕。儘量揭穿。且寫其淫

蕩嬌豔。尤肉感動人。附註于此。以介紹讀者云。所以我說你們兩位。也許和她們係相識。或竟于往日

叫過她們的局。即係因她們大半都係堂子裏出身。二位縱或不認識她們。但亦定必聽人說過。講到今日在樓上請客幫忙的這位女主人。從前在生意上

的名字。叫做甚麼。我一時却記不起了。祇記得她有一節在民和里的時候。正

是我在三馬路沿馬路菱花家做阿姐的時代。她們生意上的房間。恰巧在我

們後面弄堂裏。上海俗稱之弄堂。即別地通稱之巷。和北平所稱之胡同也。彼此都是樓上房間。我們開開後房

亭子房間的窗櫺。恰巧正對着她們房間的前廂房。故此我們兩下亦可稱係

前後緊隣。當時她尙係做包賬的大先生。名字彷彿係叫做風豔。後來她調頭轉已到別家去。改叫別的什麼名字。我可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她在生意上的時候。叫做老九。其時我們時常在檯面上碰見。彼此雖無甚感情。但却係叫應的。後來我出門到廣東去。直到去年下半年。我從廣東回來。在生意上卽未和她會過面。聽得人說。她已經從良。嫁給上海本地有名的一個紳董。做第三姨太太了。適才樓上稱呼的三太太。就是喚的她。因爲才上樓房間的豔情老六。當初乃是和她同一個鴛母出身。兩人的感情極好。曾到城隍廟裏燒香。結拜過乾姊妹。所以她閑暇無事。常到樓上來。看望老六。並因老六近年的花運不大佳。去年連着兩節。都是蝕本。所以她很給老六耽憂。特地于上節連着邀請幾家公館裏好出風頭的太太小姐少奶奶等人。到樓上來聚賭抽頭。前後共

有過幾次。總算幫老六的忙。上節老六得賺有一兩千塊錢。彌補了去年兩節的虧空。本節調頭汎內。老九又請過一次客。仍是去年的一班舊人馬。抽了三百來塊錢的頭。無奈樓上房間裏的生意太壞。頭期賬內。除去老六名下。有老九幫忙抽的頭以外。共計只有十一個花頭。因此老六頗爲發急。深恐本節又要蝕本。所以又和老九商量。請她再幫一回忙。老九因已請過一次客。隔日未久。又請她們來報效。怕被她們厭惡。所以便改換了辦法。除去將她平時最有感情的二少奶和七小姐等數人。仍舊請來幫忙外。其餘已經請過的幾位太太奶奶小姐等人。此番就不會請。却另請了幾位往日在生意上結識的小姊妹。現在已著稱社會的交際花。來幫一回忙。方才你們未曾到來之先。我因和老六有件事商量。曾親往樓上房間裏去過。所以得能順便看見。她們這一班

女賓客。內中有不少。在先前亦都是相識的。此時雖已隔有多時。但仍還能認識。所以彼此見面。很敷衍了一陣。適才她們下來。如非因我們房間裏。鬧過這齷齪屎臭的把戲。她張見我們的門帘垂着時。我知她們定必要順便灣進來坐坐。和我敘談敘談。這是我知道我們房間裏大衆的性情。不愛招待女客。就是我自己。亦不欲再和她們來往。深恐她們下樓時。順便攏到我們房裏來麻煩。所以我由樓上回下來時。卽已暗暗關照過粗做等人。不論房間空不空。一律都垂下門帘。以免她們闖進來麻煩。講到她們這班交際花。現在固然一般都是什麼幾少奶奶和幾小姐的稱呼了。但是根基上。還仍不脫着以前的臭味。內中有幾個。表面上雖已從良嫁人。和現在什麼影戲公司內拍影戲。但在暗地裏。依然仍在零賣。祇不過不像從前在生意上的時候。來得可以任從客

便和價碼比前高昂幾倍罷了。她們此番來吃酒碰和。乃係帮忙性質。並算不得什麼真正的女嫖客啊。臧君綬聽罷。慨嘆道。畢竟上海不比得內地。無論什麼事。都開風氣之先。內地各處。雖也有什麼公館裏太太奶奶們。偶然高興。叫幾個局到家裏來唱唱曲子。和串串戲。但亦不過關着大門。在自己家中熱鬧熱鬧罷了。像這麼公然跑到堂子裏來吃酒賭錢的。究竟是沒有的啊。便是偶然在家中叫局作樂。仍不免要被外面人家談論。說這家人家的女眷們。太把自己的身價看得低了。簡直毫無人格啦。並得言三語四的痛論這家人家的家主。太沒有家規家教。假使因此帶壞了小輩兒女。豈非孽由自作麼。像這種事。倘或在內地各處發生了。怕不要被人家在背後罵得體無完膚嗎。可是在上海却以爲是出風頭的事。毫不足奇了。

言下有不勝感慨者。吾不知當事人假使閱讀小說。至本書本回時。當作何感想也。

噫。溫騰也道。上海地方。真無奇不有。別說她們是些著名的交際花。要出來跑堂子。便是差不多的人家人。也要出來溜溜總會。遊遊賭場。叫叫堂唱。出出風頭啦。此作者所以海上交際花之作。痛加譏評。竭力攻訐。使說到此。便問老五曾否出頭。其體無完膚。克自知悔。而歛其跡。以挽回妖風歟。

過婦女們叫的局。老五道。出也曾出過。並非她們不肯化錢。祇因我的脾氣不好。一見女人來叫我的局。我腹中便滿裝着怒氣。見了她們的面。從沒有好言好語對付過她們。總是擺嘴臉給她們看。借此打斷她們的下次主客。倘或那來叫局的女人。先前亦係吃堂子飯的出身。我見了她時。可更沒有好話對付她了。至少還要冷言冷語的打趣她幾句。倘或她不知道趣時。說不定我竟要使出灶君上天的手段來。毫不客氣直言說出。將她的往日出身揭穿了。使她無地自容。所以我從吃這碗堂子飯到今。並未像別人。能給交一個女主客。祇

從前在身體未得自由時。出道三五個女客叫的局。以後即未再出過。明知巴給巴給她們。包能得有好處。但因我性情傲慢。絕對不願自貶身價。逢迎她們。賺這種臭錢。臧溫二人聽罷。一齊稱贊道好。阿寶從傍插嘴道。休管她好不好。

小臧。你且將溫吞水和五小姐的事。從頭至尾說出來。不可借着樓上有女人

請客的事。便胡拉混扯的賴過去。算是已經說過了不成。

借阿寶一言。轉入本回。門笥靈捷。

老五

亦道。對啊。臧三。你如係僅爲了阿七。才特地來時。就不必假托溫大少。要和我有事。送這個虛無漂渺的順水人情吧。還是自己招承。免得造謠不像。反事受罰。臧君綬笑道。什麼話。豈有此理。我果真只爲了阿七和我自己的事。才特地來的。又何必將這位溫大少拉了一同來呢。本來我這個關子。太賣得十足了。方才在路上。溫吞水連問我幾次。我都不曾說明。祇回答他到了生吉里。你自

能明白。及至到了此地。他雖然已經心中明白了一半。但尙有一半不曾明白。妙在代溫作答。何以我說他只能明白一半。還有一半不明白呢。皆因他對於我怎麼

能夠知道老五在此。和老五這兩年不在上海。係在何處。幾時才回到上海的。經過都不曾曉得。尤其是四喜肉怎麼會不在西棋盤街。却在此地。更是一個啞謎。溫香水尙只能明白一半。何況你們呢。當然不得而知了。老五笑道。你別儘管繞着圈子說灣圈兒的話。像說書先生一般。祇講閑文。不道正傳。鈞聽客的胃口。快些說正文罷。臧君綬是時又抽吸了兩筒烟。復又裝好了一筒。因道。老五姐。溫大少的烟癮。尙未過足。我的裝烟手法欠佳。不及你來得高明。這一筒烟係裝好請你吃的。你吸過這一筒後。或是連着吸幾筒。或是裝兩筒請溫香水抽。我起來讓你們兩口子作一對兒。好對橫在床上。聽我將溫香水以前

怎麼托我的事。告訴你。並將你這一向出門的經過。和我何以能知道你在此地的來由。告訴溫香水。就此以烟爲媒。我給你們倆做一個現成的介紹謀人。算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對於溫香水繳了差。對於你五小姐呢。也總算給你介紹了一位很靠得住的坐莊客人。在你們倆呢。固然可以從此得達到一雙兩好的圓滿目的。妙語在我呢。總算兩面討好。來來來。老五姐。我這裏借花獻佛。拿你的拳頭堵你的嘴。教你蜻蜓吃尾巴。自己吃自己的烟。算是我請客。多抽兩筒。不必客氣啊。妙哉妙哉。裏面不費。樂得慷老五之慨也。說罷。便拗勁走起。走到對面老五坐的大沙發椅上坐定。讓老五去抽烟。老五尚要客氣。但已被臧君綬兩手攙住。她的腰部。向對面銅床前一推。老五雖然生得身長玉立。但是柳腰纖細。體量極輕。被他這麼一攙一推。早已坐身不住。不由臂離沙發。身向那銅床前一傾。

溫騰見着。假意用手輕拍胸口道。哎吓。嚇了我一跳。小臧真會惡作劇。老五因被他那一推。竟將謙讓客氣的話忘却了。遂卽轉身坐在床上。側身躺下去。拿起烟槍來抽時。方才想起。卽說三少。你再請用一筒如何。小臧道。不必客氣。我再抽。可就要醉咧。溫騰接口道。不要再給他抽了。他不會吸。再吸可就真要醉哪。這是我知道的。並非他客氣啊。寫溫騰情急心事。聲口如見。仍係上文轉堂唱之寫法。一絲不紊。老五聞言。卽

亦不再謙虛。遂將烟燈略往懷內移了移。並取下燈罩。使鉗將燈芯往上鉗起了些。修光了燈頭。復將玻罩罩上。卽將槍口遞向溫騰口邊。雙手擎托着斗門邊。給他提火。口中讓道。溫大少。請先用烟。推推有禮。溫騰此時當心花怒放矣。那得不爲所迷耶。溫騰虛讓了

一回。卽便接過。嗤嗤的吸將起來。吞雲吐霧。竟一口氣將一筒烟吸完。賣弄他癮君子善能吸一條龍的本領。摹寫一句。非寫溫之吸烟語行。確爲癮君子也。蓋寫其心中愉快。得意揚揚。而不自覺耳。老五

見他一口氣吸完。便禁不住噴的一聲贊美。順手伸過去。擎起那只有把的白磁茶盃來。遞送到溫騰的口邊。溫騰忙伸手接過。連呷了兩口。一個連字。活畫出其愉快神情來。妙

筆也

方才放下。老五邊口中命阿寶再去倒茶。邊縮回那拿茶盃的手來。先取

了枝香烟。擲給臧君綬。後才又取兩枝。分給溫騰和自己口中啣着。溫騰忙擎

起烟燈來。先給老五送火。

忙字。先字。活神情畫。妙妙。

後才給自己點燃。老五口中謝過。守

他放下燈。即將臧君綬的燒好的烟泡。使簽子將來裝好在斗門上。再遞給溫

騰抽。溫騰略一謙遜。即便接過吸完。如此連接着吸過三筒烟。至第四筒。溫騰

堅讓老五自己抽。並笑說道。我雖會吸。却可惜不大會裝。休說側睡在下首。裝

不起來。便在上首。亦裝不大好。不然。我理應亦像小臧般。借花獻佛。裝幾筒回

敬你。才是道理呢。請你不要怪我。

妙妙。如聞其聲。如見其說時神態。的是妙筆。非俗手所能寫其隻字也。溫騰言下。頗有自恨不會裝

之。尤妙。臧君綬是時已早由阿寶劃了根火柴。給他點燃了香烟。吸着。隱約聽

得温騰所言。隱約二字妙。羞形容其語時甚低也。不禁接口笑道。温香水裝烟極其出色。像牛屎般

一堆。非常有趣。何必如此謙虛哩。一句話說得老五大笑。竟將口中吸滿的烟。

噴將出來。幾乎咳噲不已。同時阿寶亦正由前房倒好了三盃茶。走將進來。聞

言亦忍不住打哈哈。手中一顫動。竟將熱茶一側潑濺在她那既闊又長。大如

盈尺的蓮船上。形容大脚。維妙維肖。的係名手妙文。不由連聲哎吓呼痛。老五咳噲好了。禁不住

嬌嗔着連罵短命小臧。害得人一口烟白吸事小。還使我噲個一停。說時阿寶

茶已送到。老五遂先接過。呷了兩口。潤順了嗓子。才又接續將烟吸完。邊重裝

邊催問小臧。快說温大少爲什麼要托你打聽我的事。老五此時。蓋已漸對温騰有芳心。可形勢矣。並

對温騰道。你聽着。倘或他係造謠言。說得不對時。你務必申明。我爲罰他。温騰

含笑點頭道。那是自然。他如信口開河。我豈肯輕輕兒地饒放他過去。小臧接過阿寶手中的茶。笑停了。呷了一口道。好燙。便擱在沙發傍邊的紅木小牙牌机凳上。裝腔做勢的咳了一聲。嗽道。你們聽着。對不對。自己腹中有數。倘如硬栽誣賴。推說不對。可就不是好東西。再有一件。明明是對的。你們硬賴不對。要想罰我。固然對不起我。倘果真不對。當然我該受罰。對了呢。溫香水可就該請我的客。老五也應該謝我的介紹之勞。倘若不然。將來溫香水如在此地請客。我定必要反對。非但我本人不到。並且要通知各朋友。大家伙兒一齊都不到。那時。你們可就爲小而失大哪。溫騰笑道。你說你說。我們決不賴。說得對時。我准定明天請你的客。老五也笑道。我現在不謝你。將來總屁股裏吃人參。後補你就是了。不僅謝你這位男媒人。卽毫未與聞的七小姐。我將來亦要借你的

人參多補補她的下元虛。保險辦到。決不誤事。妙語如貫珠。活畫名使。妙。臧君綬聞言面

容微現緋色。又吸了兩口香烟。呷了一口熱茶。才從容說道。講起此事。時日已

距今約有兩年多了。那時老五姐還在三馬路菱花家做阿姐呢。當時我的朋

友。共有三幫。都叫菱花家的堂唱。在國產交易所和我同事的盛洪蓀。是做老

七的。開設洋廣雜貨字號。和兼做匹頭生意的章一民。是做老六的。在辰一銀

行做事的言思永。是做你自己的。老五聽着點頭道。不錯。這與溫吞水有何關

係呢。怎麼會平白地纏夾到我身上來呢。臧君綬笑道。你不要性急咧。且聽我

慢慢兒的細說。須知性急了。是要出毛病的呢。密司忒溫對不對啊。問一句溫

知溫心已屬意于五。而避免其撻酸也。溫騰笑道。不錯。不錯。你說吧。別再打岔哪。小臧微笑繼續說

道。有一天。溫大少在汕頭路林雲家。邀請幾位朋友碰和。同時又有和溫大少

在四川交易所八十號經紀人房間內的同事。姓屈名家禮的。這位屈家禮先生就是適才阿寶和溫大少講的那位屈大少。其時姓屈的在四川交易所八十號職司賬房。他有位很要好的朋友。姓花名荷生。是在成寶紗廠任事的。當日溫大少在林雲家請朋友幫忙碰和。恰巧花荷生前兩天由新清和洪弟家。將當晚應酬屈家禮的各位朋友。全班人馬。翻到洪弟家樓上瑞娥房間裏去碰和。因其時花荷生身邊不便用應急的手段。寫局票叫汕頭路林玉雲的堂唱。局票上書明帶洋五十元。參觀初集第
二三四回。那林玉雲的房間。和林雲家係對房。當晚林玉雲果然應命。將五十元帶到洪弟家。面交花荷生。花荷生遂得安定穩妥的翻到樓上去碰和。得和瑞娥成就了好事。但因此忽然風聲洩露。當夜即被林玉雲知道了。心中很爲不悅。次日花荷生由屈家禮方面。設法借得五十

塊洋錢。于晚間親到林玉雲家付還。當被林玉雲埋怨了他許多言語。並說他不該揀佛燒香。既在瑞娥家打牌。應得也在我們家請客。花荷生被她瞞着。理短情虛。無可如何。遂答應准定明晚在她房間裏照樣也請朋友來碰和。皆因他在事前已得到溫大少的請柬。知道明晚溫香水邀朋友在林玉雲對房林雲家碰和。料知臨時必有法想。所以他心中很爲安定。一口卽答應在明晚碰和。果然第二晚。溫香水由西棋盤街連陞堂花媛媛房間內。將衆同事和我們國產交易所的各同事。完全翻到林雲家去。拉開桌子。倒出牌來。前後房共是三桌麻雀牌。劈拍劈拍的正鬥得熱鬧。花荷生却于是時由對房林玉雲家走過來了。當卽買了張票。並請屈家禮向溫香水及在座的各位朋友們轉言。懇請翻到對房去幫回忙。大家因他來意懇懇。又加上溫屈兩位的面子。更兼林

玉雲和林雲兩人係很要好的小姊妹。林雲亦在傍參加勸駕。有這三種原因。所以當時大家都不好意思推却。遂一齊應許等這邊牌局完後。即都翻到對房去。或是打撲克。或是打牌。花荷生見大家都已答應。心已安定。遂躺在匠床上去和主人抽煙。靜候牌局終場。……溫吞水聽到此處。不由驕言道。小臧提說此事。我却想起件連環有趣的事來了。

但非有趣之醜事怪劇。書名焉能副實乎。呵呵。

君綬忙問你

忽然想起何事。值得稱做連環的有趣呢。

此非小臧問。實讀者所共欲問也。

溫吞水道說起來。既

好笑。又好氣。却又坍台。

坍台兩字。係滬諺。即別地所謂丟臉。

大概你總還能記得。即在這天晚間。

花媛媛家亦係我請客。盛洪蓀身邊並未帶錢。他一到花媛媛家。即已顯露了破綻。然而他明知故昧。死活要打合來賓們賭錢。桌子拉開。坐下身後。大家洗牌時。他即輕敲桌沿。向我開口。說主人家。請你暫借二十番。俟終局還你。我當

時見他空車袋車米。心中頗不滿意。但因他已坐下身去。不能過于使他難堪。面子上祇得先借給他十塊錢。當時四人打牌。即由他自告奮勇。代抽頭錢。結果。三人都贏。單獨他一人輸。不僅將十塊錢現洋。輸得乾乾淨淨。兼又將他包的頭錢輸完。另外還欠下幾塊錢賬。大家立起身來。他即揚言向我聲明。說明天連借款及頭錢。一齊奉還。我當時不好意思不答應。祇得又墊出一場和錢。後由花媛媛家翻到林雲家去。大家才由房間裏人奉敬過煙茶。他又首先發起。招攬大家入房。當時由他所邀。和他同桌打牌的。除你外。尚有華文如屈家禮兩人。他坐下身後。復又抄老文章。依樣葫蘆的照舊辦事。仍係揚言向我暫借。我當時心中雖然極不快活。但亦無可如何。祇得仍舊又敷衍他。復行借給他十塊錢。這場牌。又是他担任包抽頭錢。真也湊巧。牌局終場。除你毫無進出。

外。華屈兩人。都係贏家。獨獨又是盛洪蓀輸。連頭搭本。輸完之外。還欠下華屈

兩人十來塊錢的債。當時盛洪蓀真窘極了。祇得又向我打招呼。

此與初集寫花荷生之吃鑲邊

酒。寫法變換不同。蓋各有其手段也。

彼時我只得自認晦氣。又平白地多墊付了一場和錢。這已

成爲笑話了。但還不能算是連環的趣事。原來當時我們在林雲這邊房內的牌局終了後。大家因才在西棋盤街吃過和菜酒飯。隔時未久。所以並不覺餓。又被林玉雲親自走來再三敦促着。並說停會兩邊房內的酒菜。同移併在一處開。好顯得熱鬧些。大家因被她催促着。又因爲林玉雲平時的待人和藹可親。絕無倡門惡習。所以大家不欲遲延。遂一齊走到對房去。打起牌來。祇是一層。當晚的人數。祇共只有三場和。三桌之中。却又有一桌係和花荷生係初次會聚的。花荷生這晚因爲無酒席。所以才翻過去碰和。原本係刮皮的辦法。

但忽然夾着這四位初次會面。理應客氣的朋友的在內。可就發生了難題了。因爲如要這四位抽頭幫忙罷。勢必須雙方都應客氣。花荷生就該馬上去叫一桌魚翅席來。方才像樣。但他本因無錢。所以才用這刮皮的辦法。不請酒而碰和。臨時叫上一席菜。本可以咄嗟立辦的。無如彼時我們偕同出入花叢的各位嫖友。大家叫的菜。普通總是十塊頭的起碼。十二塊至十六塊的翅席是常行。有時爲了要面子起見。酒席的價碼。往往增高倍數。多至二三十塊一席的。開銷下脚。至少亦是十塊。有時亦增加數目支付。這種情形。花荷生是素知的。當時他心中一盤算。爲了他們的十二塊。却要使至少二十塊錢的代價。方才可以換取到手。爲小失大。未免太不合算。偷打過招呼。他們定要客氣時。豈非甚妙麼。他想定了。於是卽親去向那牌桌上的四人打招呼。說今日兄弟臨

時匆促。不及備菜。承蒙各位老哥惠駕賞光。傾幸萬分。不過諸多簡慢。於心極其不安。今晚的東道。完全是兄弟自己獨力担承。所有各位的和錢。一律請從免賜。守下次再攪擾各位的吧。四人本係坐三。言明不另抽頭。當時聽罷。當然要和他客氣。花荷生道。各位休得客氣。以後來日正長。當再奉邀賞光。今日實情已由兄弟個人包辦。尊賜留待下次拜領吧。四人見他這般說。自然樂得節省。於是卽說恭敬不如從命。隨後花先生如果請客。通知吾輩時。我們定必到來和興。花荷生初見他們客氣。心中甚喜。本想就此順水推舟的。所以才又假意客套了兩句。不料他們竟已真不客氣。不由失望。但亦祇得口中申謝。四人的盛情。回身去拉了屈家禮悄悄和他商量。請他暫借兩場和錢。屈家禮因他前兩天借的五十元。尙未歸還。此時做主人家。袋中又是唱的空城計。不由心

中老大的不悅。當時卽緩詞回復。說他在對過輸去二十幾塊。此時袋中皮夾內。祇存有幾塊零頭洋錢。只覈買一張票。縱或有餘。亦有限得很了。花荷生見他不肯借。祇得又懇他向別人設法。屈家禮因在面子上。不能過於死板板地。祇得來暗暗和我商量。我因被盛洪蓀兩次墊借。並賠償了兩場和頭錢。身邊也祇有十塊錢模樣。心中本不願借。於是亦卽推却不肯。屈家禮照此回復了。花荷生。花荷生正在爲難。可巧盛洪蓀其時已接洽好麻雀搭子。乃是華文如。沈蘭馨以及梅文鳴。刑子玉。他坐下身後。又如法泡製的揚言向花荷生告貸。花荷生此時心中正難受。見他來借。腹中不由得又急逼。又好氣。暗忖這真應了俗語。叫做害病的和鬼商量咧。因在面子上。不好回稱不借。祇得請盛華梅。刑四人。暫且先用籌碼。守終局再算。當時你見要用籌碼。便忽然立起。推說有

事將牌讓給蔣慶生打。自己當場買了張票。卽匆匆走了。事後經我暗中調查。知道你當時走後。並非真正有事。係獨自溜往清和沿情鏡家去打茶圍。並借乾鋪去的。你走後。我和屈家禮等。也都買了票。花荷生見人數雖多。祇怪自己虛客氣了一下。竟弄巧成拙。減少了一個花頭。又疑心盛洪孫係抄襲了自己吃鑲邊酒的文章。來請自己入甕。故意坐在牌桌上借賭本。不肯拿出現錢來。

應初集花吃鑲邊酒事。

分着他的三塊錢票價。係要由自己墊的了。前夕在瑞娥家碰和。是

兩桌牌。作了四個花頭。這是林玉雲已經知道的。今晚焉能比在瑞娥家的花頭少呢。因這一想。花荷生急中生智。等到牌局終了。卽索性將現洋收起六元。只付給林玉雲十八塊現洋。另在身邊取出一本他個人和銀行裏往來的支票簿來。開了張三十元空頭支票。付給林玉雲。算是四場和錢。林玉雲當然道

謝照收。請問過主人及各友。於是即隨主客的意。大家分在兩邊房裏吃了和菜及乾稀飯。當晚盛洪蓀一連向作主人的借三次賭本。豈非是一件趣事。花荷生身邊只帶着三塊大洋。到林雲家買了張票。腰間已空無所有。居然敢大膽冒險的做主人家。使用空頭支票。豈不亦是件趣事麼。所以我說他們係連環趣事。即是因此啊。臧君綬聽罷。不禁笑道。往時花荷生專門善於吃人家的鑲邊酒。却不料竟亦有人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真可稱爲報施循環。哪說着。便又將溫騰如何訪問老五的事。及老五出門的經過。繼續說將出來。畢竟其詳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似曾相識燕歸來有緣終遇

滿園春色關不住紅杏出牆

話說臧君綬繼續說道。卽於這晚。盛洪蓀曾在連陞堂花媛媛家及汕頭路林雲家兩處。連叫菱花兩次堂唱。同時有我給你代邀的一位朋友。就是我才說的言思永。小言因礙着盛洪蓀。本想不叫菱花的局。祇因盛洪蓀在兩處都叫。他在檯面上勢不能不轉。因他係做老五的。既兩次皆轉。菱花家的先生。當然要打電話回去。喚老五來坐堂唱。因這先後兩邊兒。都和你見着。她那晚兩次堂唱。更換了兩次極時新豔麗的服裝。尤其是衣襟上的一朵緋色絹綢大襟花。嵌着個使用乾電的小電泡。在檯面上光亮耀眼。格外惹人注目。你當時會十分的注意她。想就在檯面上轉她的局。因這日兩處都係你自己做主人家。怕花媛媛老五和林雲老五兩人吃醋。更怕小言心中不樂意。且你和小言係初會。不好意思當面就割他的靴腰。所以你當時雖十分注意。却並未就馬上

實行轉局。

吾恐怕溫騰怕小言不樂意向在其次怕林雲花媛媛而老五吃醋是實。

過後。你會屢次問我。小言現在是否

尙叫老五的局。和老五的感情如何。這話可是有的麼。溫騰點頭應道。不錯。果然是實確的。臧君綬笑道。只要你是確實不錯。便足可證明我適才對老五所言。並非虛誣了。說罷。便又接着說道。當你問我這話的時候。小言那時正還叫着老五的堂唱。盛洪蓀亦尙做着老七。所以我亦據實而答。後來。菱花家鋪房間的阿姨。因節下受經濟壓迫。無力再鋪房間。適值菱花牌子。亦被搖去。她遂將所包來的大小兩個先生。分別轉包出去。收了房間。那時老六却因房間中人的慫恿。和她的幾位要好客人。應允幫忙。遂親自出馬。在民和總弄。租賃了雪琴的牌子。鋪了房間。並拉攏老五老七兩人幫忙。卽在這節裏。小言因我已完全脫離了交易所。向他索債。他竟賴債。遂致我和他反了臉。我其時既已被

他辣手賴債不認。

編者自按。本書初集學生訴淒涼回及練習生居然大嫖客回暨二三集中寫小言發標勁請客事。原以賴債爲結束。因其居心險詐。故已編入本

書之下集。『如此人心』中。以符書名。因本書篇幅所限。不及寫小言賴債之惡辣手段。兼因賴債一事。乃係折柳之題外文章。故在該書『如此人心』中報告。特自註明。以免漏

洞。當然不肯再掙他的木梢。借款給他了。他因無我接濟。那能再跑堂子呢。因

此在節下無法支付。遂都一齊漂了賬。又是個漂賬客人。小言既已漂賬。無顏再見老五。

於是遂不再做老五了。那時我曾報告過你。說老五現在雪琴家作阿姐。小言

已不做她了。你如要叫她的局。已毫無障礙了。記得先前我本即對你說過。小

言和你並非直接的朋友。又不同幫。你如要做老五。並不成問題。況且朋友們

合做一個先生或阿姐的很多。又非你當面明佔小言的邊。有何不可呢。那知

你定要怕難爲情。堅欲耐守機關。及至我報告你時。你正另有相好。不欲多開

戶頭。又因同游的朋友們。都已失敗大半。已風流雲散。雖尙有幾位仍在上海。

但亦都係閑員。不再出來應酬。已迴不如先前的熱鬧。所以你的應酬亦比往日銳減了許多。故此你當時須備守到下節。再做老五。不料等到這一節過後。你要叫老五的局時。已有人面桃花之感。因爲其時老五老七兩人在半節裏。卽已先後和老六脫離。出門往廣東去了。節後老六亦收了房間。那時你叫雪琴的堂唱。房間已易新主。舊有的人。已完全分散。故此你祇叫了一個打樣局。以後卽未再叫。後來你因打聽不着。便中向我打聽。我將老五出門的話。告訴你後。你亦祇得徒呼荷荷。另開別的戶頭。及至上節裏。我因欲編印尋芳捷徑。在近西飯店開長期房間。逐夕邀集朋友。大叫打樣堂。恰巧有幾天。你因有事。不會到近西飯店來。卽在這幾天裏。有一天。恰巧有一位和你舊同事的蔣慶生。忽然到我編輯舍裏來會我。因被我將他邀到近西房間裏。作叫打樣局。

的朋友之一。恰巧他所叫的堂唱內有一個係老七跟的局。我因和老七係素識。當她在雪琴家時。我也曾做過她。此時見了面。正是久別重逢。那得不轉她一個局呢。本節老七調頭到這裏來。我於她進場的當晚。即叫她的局。當即被她邀到這裏來打茶圍。因此才和老五及阿寶會見。彼此都係素識。當然得暢談暢談。我本想第二天就告訴你的。不料你接聯着幾天。都不曾來。過了幾天。你來會我時。我又因別的事情多。將老五已回上海。要告訴你的話。忘記了。本節我雖有應務。也曾到此地來過。但都不巧。不和你在一起。直到今晚。我和你從別家回到編輯室裏。因見你面有不豫之色。同時我又忽然想起老七白天打給我的電話。因此二五湊成十。我遂由老七想到老五。所以立刻拉了你就走。同到此地來。先時儘你在路上詢問。我只不明言。使你在葫蘆裏摸天。借此

打破你心中的別項心事。到此後，你和她見了面，當然你能立刻恍然明白。將不悅變做了開心。說到此，卽又轉口道：溫香水，我現在總算已給你將老五打聽着了。並且引你和她當面會晤，做了個現成的介紹人。但是你該怎樣的謝我呢？又道：老五姐，我現在給你做個媒人，將你介紹給溫大少。隨後溫大少好常到此地來走走，並多來報效報效。你看好不好呢？老五聽罷，含笑申謝說好。臧君綬笑道：彼此有言在先，我如造謠，須受你們的罰。如今你們既都已承認，可應該如約請我的客啦。溫香水，你別假痴假呆的不做聲，就算過去了啊。溫騰笑道：自然。是得意時情，願口吻。我明天准定請你，並請五小姐作陪。不知五小姐可肯賜光麼？老五笑道：謝謝你，承情看得起我，我怎敢推托不到呢。溫騰說道：我明天不僅請臧三的客，卽連老七姐亦同時請她來聚聚，算是謝她的女媒，並給

她起病。一舉兩得。不知臧三可贊成麼。臧君綬笑道。這本來係應該的。你既請我。怎好不請她呢。不過要多破費你些了。未免不過意。老五笑道。這也不妨。萬一你真不過意時。不妨改日請還就是了。臧君綬笑道。哎吓。好厲害。還未曾怎樣呢。說話已經幫啦。將來可不要更甚嗎。溫騰忽然問道。君綬。我平時只聽得生意上人稱呼三少。從未見有人喚你做小臧。因何你現在陡然不做大而忽做小了。臧君綬道。這個。你問老五便知道啦。老五接口道。此乃我們房間裏給他起的名稱。因為我們這裏另有一位客人也姓臧。恰巧排行也是第三。是在政界上做事的。年紀現已三十幾歲。約莫將近四十歲了。比臧三的年齡。將要長上十多歲光景。我們因兩位都姓臧。深恐纏錯了。所以才給他姓上加了個小字。以作區別的。溫騰道。原來如此。這就怪不得啦。補出前文所無。……說話間老

五向着四喜肉阿寶使了個眼色。並放了籤子。做了個手勢。阿寶點頭會意。返身逕去。不多會。已悄悄地從前面房間裏。開了兩瓶冰汽水。分傾在兩只大玻璃杯內。使小茶盤兒托着。送將進來。先送一盃安放在臧君綬坐的沙發椅傍的小紅木骨牌凳上。口中讓請三少用盃荷蘭水。一面又轉身托送另一盃到銅床面前來。安放在烟盤內。口中亦讓請溫騰喝汽水。並說今晚天氣怪熱的。二位到此。本該就剖開西瓜。請二位噴噴的。因適才被那廝們一鬧。鬧得頭昏腦漲。所以直到此刻。五小姐向着我望了一望。方始想起。再則恰巧前日賣的平河雪瓢西瓜。被兩窩客人。伎家稱客人曰幾幫。曰幾窩。其心目中的一種對待原則。已可從說話口吻中。如見其肺肝然矣。奈何作狎客者。竟不辨其意義乎。特表而出之。爲一般作走馬王孫者告。不斷的來打茶圍。挑好的剖食得完結了。祇餘存幾只揀剩下的小西瓜。拿出來敬客。既不成個樣兒。也狠沒意思。所以才請兩位大

少爺呷口汽水解湯。略潤一潤嗓子。又說這會兒因爲兩位正在用着烟。這張燈雖然也是廣罩的。但却不是「氣死風」的高燈。不能夠在風地裏吸烟。所以只得不開電風扇。宛轉玲瓏。面而顧到。的是此中老手的打招呼口吻。臧君綬笑着接口道。心定自然涼。

溫大少先前惦記着你們家的五小姐。心神不定。所以每天都沒口子的嚷熱。現在他已如願以償。他當然心定神安了。那還會覺得熱呢。溫騰見他打趣自己。正如搔着癢處。心中狠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幾乎得意忘形的笑嘻嘻地張開兩片嘴唇。一時合不攏來。不禁欠身坐起。笑說你別儘拿我開胃。其實你此刻因已得知阿七的病已安好。心神安定了。所以狠自在的不覺得天熱。反而用我墊脚。借我作幌子。表白你的心事。這又何苦來呢。說罷又向老五和阿寶二人道。五小姐和阿寶阿姨。您們的以爲我這話如何。老五未應對。阿寶已

笑着應聲道。不錯不錯。你們兩位所說的話。都是實情。極其有理。怨不得二位都不怕熱呢。這真是我們多慮了。又笑道。五小姐。這位溫大少。既怎樣的有長心。專意醉心的看得起你。可知他的確係真正的愛你了。這一來。五小姐你。從此有了靠山。無庸再着急焦愁哪。說到此。便乘機轉口的向溫騰道。溫大少。我們五小姐。目下正因為沒有忠實可靠的好客人撐腰。獨自冒險。舖這個房間。好比大將出征。僅憑着單身獨馬一條槍。和人交戰。豈非危險已極麼。所以他心中無時無刻的不在焦憂。現在能做着了。你蒙情肯來幫忙。可不正是我們五小姐的絕大造化麼。來了。阿寶設言陳辭。深得此此為營之法。狎客遇之。怎得不墮入其玄中。溫騰這時正在志得氣揚之際。被她這一拍。心中好不快活。遂假作謙虛的說。我們既來走動。當然要儘力的報効報効。怎敢說是帮忙呢。阿寶笑道。溫大少。你不用客氣。往年

你在花媛媛家盤相時。休道是我便是滿一條棋盤街。誰不知道你溫香水的

手面呢。

一個推托。一個緊拍。是跟蹤進步法。敲釘轉脚。不怕你狡。

我們這裏現在外面客堂裏坐着的一個

相幫。便是當日連陞堂的舊人。你剛才繞着客堂背後走進來時。他早就一眼

看見了你啦。

隨口舉出一個證人來。使溫君無從設詞閃讓。溫吞水其將被激而變做百潑水平。一笑。

你如在我們這裏。不多多

的熱鬧熱鬧。將來他們必要在背後披嘴。譏誚我們五小姐的運氣不佳。遇着

這麼樣的好客人。不好好兒的招待。沒福消受你溫大少的照應。豈不是我們

五小姐的自作孽。不可追麼。所以我說。溫大少你不來則已。既已來了。非得給

他們些兒顯色看看。不能堵塞他們的那幾張臭嘴……老五斜睨着兩人。聆

言觀色。深恐阿寶使的蒼蠅拍子太辣。照頭一下子。就將初次來打茶圍的客

人。唬得下次不敢再來。反而弄巧成拙。把事弄僵。於是趕緊放下手中的烟槍。

側身坐起來。接口笑對阿寶說道。那是自然。溫大少是位富有經緯的人。他此次是存心來照應我們的。關於這一層。你儘管放千二百個心。這是絕對的不用你向他陳情訴苦的。嘮叨懇求。然後才肯的啊。又換轉一種口氣。不說罷又轉

向溫騰微笑道。阿溫。你以為我這話對麼。兩下裏一吹一唱。說得溫騰心中似覺得意。又似惶恐。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經她倩然微笑地一問。更是不知如

何措辭。竟狠慥促的沖口而出道。對一點兒也不錯。我既到此。豈肯來做個丹

陽客人。

倡門中所言之丹陽客人。非真指丹陽地方人。乃就二字諧音。一打樣」而言。言其人僅打打樣而已。後即絕跡不來也。

在背後給人家笑

罵批評呢。他這幾句話一吐出了口。老五阿寶二人聽得。自然樂得趁風揚帆。順水使舵的。接口稱頌。豎起大拇指。誇他為第一流的最高等客人。阿寶更從而央及他。請他幫忙。說本節的頭期賬。至今還不曾拆過。因為開賬路頭裏。做

下來的花頭不多。除去七小姐名下。有臧三少給她請過兩位客。做過兩打花頭以外。差不多竟可說是絕無僅有。現在想臧及你大少給五小姐撐撐場面。堵塞堵塞那些相幫們小人的嘴。免他們在背後飛短流長的嚼舌根。不知你可肯見允麼。可說溫大少。照理你今兒尙係初次光臨。本不應該就向你提出這個要求。實因近來的生意太冷淡。次則你溫大少雖係初見。但以情誼而論。却可說得不是外人。所以才狼冒昧的向你請求。請弗見怪。溫騰隨着臧君綬來打茶圍。絕對的料想不到。會迎面經受着這麼一下頂門磚。初和她倆講話時。說得高興。順溜了口。自然就趁勢吹打的自誇了幾句大話。不料就此被阿寶把握定了他的言語。進一步來要求他請客幫忙。心忖如果不應允。必然將老五的心冷淡了下去。焉能轉她的念頭呢。因此。不由口中沉吟着目覷臧君。

綬。臧君綬靠。坐在沙發上。手擎玻璃盃。喝着汽水。默然無語的細聽他和她們的問答。早就知道阿溫要馬上嘗試阿寶的辣味了。忍不住腹中好笑。此刻見他眡着自己。遂說阿溫。你何必要這樣遲疑不決呢。其實。在我看。你既要時常在此地走動。當然總是要報効報効的。這不過是時間上的遲早問題罷了。與其待到隨後她們這裏有事。諸如待仙做壽等等。她們打合好別個客人請酒碰和的富兒。你也軋在裏邊湊熱鬧。反而地方侷促。不大舒適。何不在目下空閑時候。邀集朋友。到此聚飲的爲妙呢。溫騰眼望小臧。原係希望他給自己解圍。那知他竟附和着老五阿寶倆的話。咬定了教自己請客。心中雖老大的不悅。但在口中却只得也順着他的語調。滿口的答應下來。說我來此原係想和五阿姐親近的。當然是要報効的。早晚總得請客。既是現在頭期賬還不曾拆。溫吞

水總是一位老於此道者了。然尚信倡言而不疑。以墮其玄中。是又何怪初入花從的小伙子。容易被賺上當。而不自覺呢。我就准如所請的給五阿姐

請一次客。做幾個花頭。湊湊數兒。以便你們把頭期賬。併在二期一齊拆時。好

分拆些。日後你們有事。好另央別位客人作東道的。反正總是一樣。時間的先

後。是沒甚關係的呀。寫阿溫狡猾。始終不漏一筆。試凡其幾句言語。已表明隨後不肯作東。老五和阿寶兩人見他經過

一說便允。不由得滿心大悅。伎女心事如此。聞言即說當然。承你的情。在現在給我們

幫忙。使我們的頭二期賬好拆。真已感激萬分。隨後焉敢再要求你又請客幫

忙呢。說着又都滿面堆笑的向溫臧二位道謝過。並請問溫大少酒菜由你自

帶。還是由我們代叫。如由我們叫。共要菜叫幾桌酒需若干。可要先看菜單。並

點什麼菜。又說日期准定排在明兒還是後天。可先排定了。以免臨時偏促。溫

騰回說菜由你們這裏代叫。先定一席。臨時如來的客多。再去添一席。也還來

得及。人少就另添一桌和菜。酒要多少。亦在臨時定奪。菜單就請五阿姐給我酌量。揀時鮮味美的就是哪。又說日期准定後天禮拜六。說時阿寶早已在一傍桌上的都盛盤內。取了幾十張請客條子。遞送到溫騰手裏來。請問他就在這裏寫。還是帶回府上去寫。並問這幾張夠不夠。可還要再多拿幾十張麼。溫騰接過。隨手揣入懷內。應說儘夠得很了。能用得完。已是好事啦。同時老五每聽溫騰說一句。她即答一句。溫騰說罷了上述的幾句話。她已從床上立起身來。親自取下烟斗。走往梳粧臺面前。抽開大抽屜。取出放烟灰的罐頭來。挖淨了斗內的烟灰。換了張新斗紗。返身從新裝好在槍上。手指按發斗門。口呼象牙製的烟槍嘴複試了一試。這才放在烟盤內。讓又側身偃臥在銅床上。口中却讓請小臧來用烟。並說三少。你的火因子的食量。我是素知道的。像適才小

小兒的幾口烟。絕對不會醉的。然則阿溫說他多吃了要醉者。乃是急於要和老五對橫。享受美人手內燒的烟福。並仍有獨占意味也。其實

你是和我客氣。且要讓我和溫大少談心。多承你的美意。我已先放肆吸過了。

並也裝過幾口給溫大少吸過咧。來來來。我應得親手自裝。請你舒舒服服地

吸上幾口。姑且先謝你這位大媒。聊表我的敬意。說罷。即請溫騰移身坐到她

自己的膝骨小腿邊來。假使纏夾先生見之。必將以爲溫吞水在菱花老五的膝下矣。溫騰巴不得這一聲。遂即移

坐在她的腿邊床沿上。口中以話答話的和她說笑。兩手却很不容氣的伸過

去在她的身上。摩撫着。阿溫此時快活可知。邊亦隨順着她的語意。請小臧到床上來躺

躺。臧君綬客氣了一回。便來床上溫騰先已躺過的地方。臥身下去。老五邊給

他裝烟。邊又謝他的照應幫忙。臧君綬謝過她的勞乏。又順口搭訕着和她談

了些閑話。兩人低言悄話的不知談論了些什麼。祇見老五時不住的吃吃低

笑。是時溫騰因爲兩手摩撫着老五的身上皮肉。心旌搖蕩。正自暗暗打量老五的芳姿。領略她的風韻。祇覺她的一言一動。一顰一笑。無一處不是可人意兒。他既心神完全。母火注在老五的身上。自然便對於臧五兩人所談論的言語。未能入神聽得。仔細因之。他亦未曾驛言。問他倆說笑的何事……於是臧君綬也和老五說着閑話。也已吸了兩口烟。遂說你太辛苦了。我的量淺。還是你自己請用吧。老五於是裝好了一筒。霍地翻身坐起。讓給溫騰吸。溫騰本有一種最愛看烟燈。躺烟鋪的習慣。這會兒見她抽身起來相讓。便也就不客氣的歪身躺了下去。但恐她起身下床。却離了自己身畔。遂用兩只腿。將老五的下半身圈住。使她不好走開。口中並說你就坐在這裏。陪我們說說。寫溫騰的神態。始終如一。

一老五笑道。我不走開。你放心。說着。一歪身體。已在他的腿邊床沿上。坐將下。

去。溫騰擊槍在手。就燈上照火吸着。一口氣呼完。應前一條龍。喝了口茶。本必定是喝的滿口湯。

一笑。便借着老五身上的衣飾。欣賞她的時髦美麗。品頭評足地竭力稱揚了

她一番。深得對待婦人之法。說得老五吱吱咯咯地抵着嘴兒微笑。一壁却謙遜着。略停

了停。便問溫騰後天請客。席面上可需另外由我們自己燒幾樣可口些的菜。給朋友們下酒用飯。溫騰見問。便目視臧君綬。轉問他以為如何。臧君綬道。好不過這一來。又得多破費你們些了。化費錢鈔事小。操勞你們。却很有些兒過意不去呢。老五遜謝說是現成的事。算不得什麼。這不過是聊表我們的些微敬意罷了。說着便取拿出幾色菜餚和兩道點心的名目來。徵求二位的同意。問明之後。便喚阿寶來。吩咐她後日一早。親自提籃往小菜場上去採辦。阿寶這時正因適才已說合好了請客的話。返身往前房去張羅了件別的事務。絞

好了兩把熱手巾。並倒了兩杯新泡的熱茶。送將進來。分遞給兩位。聞言即便連聲應諾。臧君綬接過手巾。擦過了手臉。隨手取出胸前的金掛錶來。一看見時辰已過十一點鐘。遂對溫騰道。我們來了好幾個鐘頭了。時辰已晚。我們該回去咧。溫騰是時正當心悅神怡。原不欲就走。此是謂溫吞水也。因見臧君綬要走。不便獨留。祇得也坐身起來。老五口中還說着客氣話。留二位坐一會再走。身體已起立離床。走往衣架邊去。取二位的長衫。同時阿寶也來帮着。於是二人伏侍着兩位。穿好長衫。老五又搶着吸燃了兩枝香烟。分遞給二位各一枝。阿寶亦從一旁取過二位的草帽。直送二位到房門口外來。二位走出大門。剛走到生吉里口。迎面一輛簇新的包車上。坐着紅菱花家的小阿媛和另一冶葉小老七兩人。一逕直進里門內來。兩人在車上見了。忙給二位請安。說時候還早呢。

二位怎麼就回府去了呢。二位側立在旁邊。讓包車過去。口中邊和兩人答着話。只見緊接在包車後面。另有一輛黃包車。車上坐着一個穿西裝的少年。拉進里內來。當兩人和二位打招呼說話時。那西裝少年的雙眼。如電炬般直向二位的身上射來。二位初本不曾注意到他的身上。經他這麼一凝神逼視。腹中不由生疑。迨至讓過了他乘坐的黃包車去後。只見那西裝少年兀自目不轉眼的回頭顧視着自己。二位遂亦暫且立住足步。不即走出里外。但看他是否你往紅菱花家去的。果見他所乘的黃包車。緊隨着包車之後。停歇在紅菱花家的門首。給過車資。即便跟着小阿媛等之後。偕同進內去了。二位看在眼內。腹中忖念這人是誰。也已逐漸移步。踱出里外……畢竟這西裝少年是誰。請待下回談寫。

第三十五回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仙乎仙乎化爲蝴蝶

話說臧溫兩人目睹那西裝少年從街車上下來。緊隨着小阿媛和小老七兩人。走進紅菱花家門內去後。便抽身移步。媛媛踱出里外。溫騰卽問臧君綬。可知這位西裝少年的姓名職業麼。臧君綬笑答我和你一樣。那能知道他呢。溫騰笑道。今晚這個關子。被你賣得十足。直到見面後。經你說出原委來。方才明白。豈非太惡作劇了些兒麼。又說我今日和老五總算尙係初次見面。怎麼才打第一個茶圍。她們就要求我請客呢。莫非她們把我當着大菜盤子一般。使用麼。臧君綬正色道。你說這話。敢情疑心我是串通了她們。安心捉你的頭頸麼。那可是你太多疑了。要知我適才所以代你一口答應的。因爲給你設想。此刻不答應她們請客。隨後你要長跑。恐怕未見得能受她們的歡迎。再則你存

心往後不來她們這裏走動則已。倘欲常到她們這裏來走動。早晚總得給她們請客的。與其到得那時軋鬧猛。上海人所說的軋鬧猛。即別地方言之湊熱鬧。何如先在這會見就給

她燒冷灶呢。要知道正當她們現在空閑的時候。你就給她們請客。這是真幫她們的忙。她們是極其見情的。倘等到日後她們有事時期。經過她們的幾次央及。方才肯給她們幫忙。你一般的化錢請客。她們的心中。却未見得就能見你的人情。這是我的見解。所以我才代你作主。一口答應下去。以後她們有事。如非到十二分的爲難。面子上實在過不去的時候。她們決不會貿然又來向你開口的。這便是打人先下手的方法。虧你也是位老于看花的能手。怎麼連這麼一點兒經驗都沒有呢。一番話說得溫騰唯唯應諾。連連點頭。遂說這並非是我錯會了意。你休要見怪。只因我近來很少出來應酬。朋友漸漸的疎散。

了。現在貿然的答應她們請客。請柬拿了她們這麼許多張。假使客請少了。須於面子上難看。但在一時間。要我立邀許多朋友來打牌吃酒。事實上頗有些兒感覺困難。我想請你給我忖度忖度看。可能有那幾位好代邀麼。臧君綬笑道。人當然是有的。不過依我之見。世上單嫖雙賭的。並非絕對的沒有。况且反正是化錢。只要你肯獨自挖腰包。不要別個破鈔很乾脆的單請朋友白吃一頓。和錢由你自己隨意乾者幾個花頭。豈不漂亮。那又何需代邀呢。溫騰笑。道這辦法。雖然很好。但在表面上。未免太覺冷清清也不熱鬧了。使人家看着。須不成個樣兒。顯見得我在外面。簡直的沒有什麼交際了。豈不難堪嗎。再則請人白吃。倘或那被請的人。絲毫沒有交情。豈非太白便宜了他嗎。臧君綬笑道。話雖有理。但依我的意見。這並不生問題。我以爲反正總是一樣。你現在請

人白吃。隨後人家也得請你白吃。你現在要人家買票。或是碰和打扑克。隨後你也得照樣回敬人家。所以我給你設想。與其將來一次一次的去應酬人家。

絡繹不絕的還花酒債。脂粉債。花酒債。作者善造新名詞。何如現在就一次清償呢。況且應酬場

中。轎夫郎中。是最多不過的。幾乎防不勝防。稍不留意。不僅花酒請他白吃。還

得代他賠償和錢。正所謂賠了夫人又操兵。此乃極普通的事。虛寫翻戲一筆。隱藏許多趣史。

所以你現在獨日惠鈔。看似吃虧。實際上還比分次惠鈔的來得便宜呢。經驗獨到

之談。狎界諸公。諒必讀而首肯。這並非我設辭推託。故作疑難。假使你定要我給你代邀。我亦

無所不可。這完全聽從你自己的尊意決定就是啦。溫騰道。我想最好請你代

我多邀幾位朋友。庶先在後天晚上。能更形熱鬧些。那才顯得有面子和興趣

啦。往後他們請客。只要由你通知我。我決無不到。這是相互的交換條件。請放

心吧。臧君綬笑道。我怎會不放心呢。難道說我還怕你失信嗎。二人且說且行。不一會已回抵君綬的編輯室裏。溫騰從懷中取出那捲請客條子來。立即在君綬的寫字台上。提筆把他自己廠內的幾位同事和同業中的幾位朋友的姓氏。逐一寫好。餘者就請臧君綬代寫。你這會兒正自空閑着。趁着我在此未走便已寫了。使臧君綬應了他的要求。遂即在寫字桌上。揀自己的朋友和溫騰先已會過面的。想了好幾位。隨想隨寫。給他將取來的請客帖子。逐張寫好。溫騰大喜稱謝。分別計點了一下。恰巧自連請代邀。總數共是三桌。仍交給君綬。略坐了片刻。遂當即作別回去。次日上午。臧君綬着令茶房將隔夜寫好的請客帖。按址逐一送去。到晚溫騰來了。二位相約着正擬同往紅菱花香巢內去。恰巧紅菱花老七。僱乘了一輛街車。逕至門首停下。給過車資。輕移蓮步。緩

緩兒地走將進來。臧君綬見她的芳姿。果已消瘦了許多。格外顯得清潔了些。但在這病後的淡裝素抹。却更見嬌弱不勝。楚楚可憐。便說大熱的天氣。這會兒雖已在黃昏過後。究竟馬路上的餘熱未淨。你的身體。尙未復原。萬一竟因此受了暑熱。或是感受了傍晚涼氣。寒暖不均。又弄出別的枝節來。那又怎麼好呢。今早我就打過電話到你們房間裏。叫三阿姨去轉言關照你。休要怕我不放心。又特地的奔了來。感受了時氣。不當要的你。這會兒既已來了。且到裏面去躺一會。休息半晌。邊說邊上前迎着她。同往內室裏去。陪她同在床上偃臥着。邊又問她今日覺得身體已怎麼樣。又留痊好麼。吃過些什麼。並說你現在須得自己小心。衛生保重。冒暑受熱。既不可。冒風貪涼。也不能。他問一句。老七應一句。兩下一問一答。低言悄語的在裏面喁喁情話。溫騰在房外聽得。不

禁笑着罵言道。哎呀。你們兩位這麼要好。是多麼有愛情啊。

狎客和伎女講愛情。可云係痴人說夢。

話邊說笑邊已一腳踏進裏面去。君綬用的茶房因未奉主人呼喚。不敢貿然

入內。及見溫騰進去。便也傾了三杯涼茶。送將進來。遞給三位各一杯。老七在

君綬的臥榻上。斜靠着休息了一會。和君綬兩下耳鬢廝磨地說笑一陣。這才

說我回去了。你們略停一停再來。因為我來時。她們一個也不知道。你們來時。

切勿提起。

可知伎女之於狎客有情者。並好絕對沒有。不過少數中之少數而已。未可作一例看也。

二人應稱曉得。於是君綬命

茶房先出去給她僱好街車。並付過車資。然後親送她出門上車。看她出了里

外。方才回進裏面來。二人略停了一會。默計老七已歸抵粧閣。這才起立穿好

長衣。逕行到紅菱花家來。恰巧房間空着。二人誇進房門。阿寶首先看見。便搶

着迎接。口中稱呼着。隨手將門帘放下了。老五等在後房聽得。一窩蜂也似的

擁出來迎接。老七却故意懶懶地緩步走出來。埋怨小臧不早些來看看自己。小臧回說因有別事絆着。所以不能早來。說着話脫去了長衣。攙了老七的玉手。同走進後房去銅床上歪着談心。阿寶敬過烟茶手巾。老五便將預已開好了的菜單。取出來給溫騰過目。溫騰便與臧君綬斟酌。擇緊要的改了兩樣。便仍遞給老五收了。並說明晚准定擺兩席吧。請的客多。恐怕還不夠呢。老五等聽得滿心歡喜。口中齊聲道謝。邊又張羅着取出烏烟水菓糖食等項來。安放滿了一床。請兩位隨意用點。並問二位可要用什麼點心。二位回稱不餓。分佔了上下手。老五老七姊妹倆亦貼股隨坐在兩位的身旁。陪侍着二人閑話了多會。並堅留着二位用過了夜點。方才放令二位動身。二位出門。各自分手。第二天臧君綬恐怕那些被邀的朋友。因係代邀。不肯就來。特地又分別打電話

並寫條子去催。一面逕自首先老早的就往紅菱花家來等着。那知他到時温

騰亦適巧匆匆的同着兩位同事。一齊乘車從廠裏來了。

寫狎客之爲花忙、竭力報効。鞠躬盡瘁。在傍

觀者見之。正尤烈火燈心。可笑亦可憐。

兩下會會在一起。大家相見過了。房間中人忙着張羅烟茶

手巾。請問過點心。吩咐相幫去叫。略歇了一歇。便由温騰張羅着幾位同事。先行入局碰和。不多會。主人自請的賓客。和君綬所代邀的朋友。亦先後絡續而來。這許多來賓和。温臧二位在前本都係會過的。故此時見面俱係素識。彼此一度寒暄後。便各挖花的挖花。碰和的碰和。扑克的扑克。買票的買票。各從其好的分別入局。房間中人往來前後奔走。紛忙着張羅招待。一會兒牌局先後終了。便由温臧兩位遂一邀着入席。果然人數衆多。兩桌酒席不敷。時前早已先去添好。這時前後房共排列着三席酒筵。賓主入座。徽花俏酒。小阿媛先來

在溫臧二人身後。坐了東堂。五七兩姐妹。於小阿媛唱罷兩支曲子後。便分侍坐。二人身畔侑酒。緊接着各人所叫的堂差。亦如貫的絡繹而至。頓時擠滿了前後房間。鶯歌燕語。熱鬧非凡。而笙簫絃索。洋洋盈耳。尤其令人心曠神怡。這一番熱鬧。在紅菱花老五。此番懸牌應徵以來。尙是初次的繁華。忙得房間內外女女男男。無一個不汗流浹背。氣喘吁吁。雖不能與古藉上所說的吐氣成雲。揮汗如雨相媲美。却但也要算是濟濟跄跄。頗極一時之盛況了。數語概括不少熱鬧

在內

維時羣芳咸集。賓主盡歡。直熱鬧到夜闌更深。方始逐漸各散。

寫此次宴客徵伎侑酒

非觸醉月。前後情事。寫來無一復筆。此處用省筆寫。絕不犯重。

維時臧君綬因非本人作東。故僅轉到他所代

邀的賓客。絡繹散去後。遂手攜老七。悄悄地溜進後面小房間內去。一張西式半床上橫躺着。令四喜內阿寶往外面大房間裏銅床上。把烟具拿了進來。老

七等她把烟茶各項安放好了。便歪身臥在君綬的對面。給他裝烟。阿寶知道他們的關係。不便呆守在此礙眼。遂退出外面去張羅着別事。隨身却將掙起在門框上的門帘。給放垂了下來。寫倡門中老世事之傭婦。筆筆傳神。細膩令人叫絕。二人在裏面吸烟。邊在枕上唧唧噥噥的低聲情話。不知說了些什麼。前寫臧五二人低定悄語。不刻說了些什麼。此處又寫臧七二人情話。不知說了些什麼。一般寫法。兩項作用。妙在不明言。可使讀者自能知之。輕描淡寫的一句。暗藏無數的春色在內。有諫果回甘之妙。二人祇管淺笑

着談論個不休。臧君綬伸手撫弄着老七的玉手。並不住的就鼻端口邊狂吻着。老七這時竟致把裝煙的工作。於無形中忘却停止了。三阿姨在前面房間裏幫着照料客散後的一切事宜。瞥眼間見臧三和老七倆潛往小房間裏去。料知他們定係另有事故。在三阿姨心中虛寫一筆。春重微露妙。故假作不知。心照得妙。寫老七的自己人關心。是文章着眼處。照例在前房和房間中人一同飲食。絕不詢問一句。迨到經過了良久時間。

兀自不見他倆的動靜。不禁生疑。這才悄悄地假作有事。走往小房間門外經過。瞬息斜睨着就那低垂下來的雪白門帘鑲緣的荷葉邊傍隙縫裏。朝裏面半床上張望。可巧這時候那小房間的獨扇房門。不知在何時先已經誰的手。將來虛掩上了。張進去竟看不清楚。妙在看不清楚。而房門掩上。用虛寫不着痕跡。留神聽了聽。祇隱

約聞得裏面有二人極細微的聲音。

看不清楚。聽亦只聞得隱約。虛寫得細切。

忖知無事。

寫自己人關心。傳神入

微。不由放了心。

試掩卷猜之。無事者果真無事耶。而不放心者。究係因何就憂乎。

遂移步走往別處去了。當她在

門帘外面側目窺探時。早被四喜內阿寶在遠遠地立着留神看見了。待她去到面前時。不禁望着她扮了個鬼臉兒。霎了霎眼睛。嘻開兩片嘴唇。微微地一笑。笑得三阿姨面紅耳熱。竟低垂下粉頭。只做不會理會。搭訕着從她面前走了過去。阿寶見她不理會。遂笑着伸手在她左肩胛上。輕輕地拍了一下巴掌。

低罵道：好一個假洋盤屈死。

源諺寫人語。在兩人的言動上。將小房間內情事。曲曲傳出。妙。

你想在老娘面前。

喜什麼撇清。咱們是折了胳膊。往袖子裏藏。不過是啞叭吃餛飩。肚皮裏有數。

罷咧。你難道竟認真的把我當作傻子看待不成嗎。

經阿寶這樣俏皮的一罵。可謂內幕完全揭穿。

三阿

姨冷不防被她這麼低聲一喝。幾乎唬了一大跳。不由紫漲了面皮。直紅到耳

根。愣生生地呆望着她發怔了半晌。方才輕啓櫻唇。略露見齒。朝她微微兒地

一陣憨笑。

妙在一驚之後。繼以一陣憨笑。而不作答。

阿寶見她只笑不笑。遂又低言道：你裝什麼佯

糊。難道一笑便可以遮掩過去了嗎。不行。我們只要見者有分。便可以大家蓋

着盒兒搖。

又進一步逼緊。惡極。

說時雙目專注三阿姨的面上。故意裝出惡很很的模樣。

立待她的答覆。三阿姨見她說出這番包含針刺的話來。誠恐她的語聲一高。

被房間內外的粗做相幫等大衆聽得。弄出別項事端來。勢必節外生枝。須增

許多不便。於是忙把身體朝前一湊。貼近了她的身體。望她使了個眼色。並低

笑道。阿寶姐。你這話是指着那一個人和那一件事情說的呀。真正教我像山

東人吃木各一樣。一懂也不懂得。這會兒我沒有空閑工夫。和精神和你多講。

等一會我再和你細細地理論吧。說着伸出右手的食指來。向她的額角上輕

輕兒地戮了一戮。便別轉身來。走往後房間裏去了。

朝前一湊。低聲笑答。使個眼色。並戮了一下。明雖不理會

。暗實包羅着無限風情在內。

阿寶見她要走。忙緊了緊脚步。從後趕上。伸手一把抓住了她

的後領頭。把她倒拽了回來。口中笑說道。憑你乖似鬼。也得喝你老娘的洗脚

水。那怕你是個鬼靈精。也跳不出你老太太的手掌心。

吐語連貫。如老道士念咒。讀之絕倒。

好妮

子。你待往那裏走。慢着。你媽還有話和你說呢。三阿姨被她捉住了後領。只得

順着她的手勢。退了回來。邊說別拉別拉。請快放手。阿寶笑罵着把手放了。三

阿姨立定了身體。望着她恨恨地道。誰和你開什麼短命的玩笑。把人的領頭。扯扯拉拉的給人看着。像個什麼樣兒。阿寶兒她揪起了兩片嘴唇。面色沉沉地。鬚鬚是真像動怒的樣兒。不由笑道。啊呀。你竟這麼玩笑不起嗎。我抓了你的領頭。拉扯了一把。你就要說給人看見了。不成個樣兒啦。你和你漢子調笑時。給他壓在身體下面。大氣兒也透不出。那你就嫌他把你弄得不成個樣兒哪。這才是千錢買不到一個情願呢。說時。做了個姿勢。用嘴唇向着裏面的小房間披了一披。微笑道。噲。你看可對麼。三阿姨見她說話裏含着骨頭。明知她係另有所指。遂微作嗔怪她的樣兒。埋怨她太多說話。並說這麼火熱的天氣。誰耐煩和你揪扭作一團。鬧作頑兒呢。說罷掉轉身來。走進後房裏去。維時後房裏正自靜悄悄地。只有溫騰和老五兩人。面對面地側身偃臥在銅床。

上面一燈相對。吞雲吐露地抽烟談笑着。原來溫騰在席終人散的前後。瞥眼間不見了臧君綬。便去進後房間內去尋。遍尋不見。心中雖很訝怪。但因要顧着招呼送客。故祇略在後房間裏打了個轉身。卽仍到前房間來陪待別個朋友。直至客散完了。他纔偕同老五。進後房裏去抽烟。便向老五探詢小臧是在什麼時候走的。怎麼我竟不曾曉得呢。老五見問。舉目朝衣櫥傍邊的衣帽架上。望了一眼。不由忍不住微微地一笑道。你看。這衣帽架上掛着的。不是小臧的草帽和長衫嗎。他的衣帽都放在此地。那裏會光着頭。穿着短打便已走了哩。說罷便喚阿寶來。問她可曾看見臧三少出去。並問阿七往那裏去了。阿寶見問。不禁微微地一陣傻笑。灣腰低頭。附着老五的耳頭。低聲回答了她一句道。他們倆躲在小房間裏吸烟窩心呢。

一語道破
春光盡洩

老五聞言。不由張目朝那邊

小房間的房門口一望。只見後房門虛掩。門帘低垂。留神細聽。並不聞那面有何聲息。心中明白。便亦不再多問。讀者至此。當亦可心中明白。不至再要多問矣。阿寶回了老五的話。把

腰直起來。伸手在烟盤內取了茶杯。逕去倒茶送來。溫騰見她倆說話的神情。含着許多神祕的成分在內。便低問老五。阿寶說的句什麼。老五笑道。你這個聰明人。怎麼這一點兒小事。都猜測不透呢。你和小臧是朋友。難道還不曉得。他和阿七是極其要好的麼。既已知道他二人的關係。那麼他倆這時都一齊不見了。可知他倆是一同溜往那裏去的。絕無疑義了。何必還要再尋根問底的呢。一句撇開。似答而實未明答。溫騰見她回出這幾句話來。心中更加狐疑。但又未便再

向她細細地進問。只得含糊着在枕上點了點頭。待到阿寶倒茶送來去後。他腹中的疑團更甚。忍不住又悄悄地問她。竟究臧七二人。是一同溜往何處去

了。老五笑道。我那能確實曉得呢。如果真已曉得。還不就告訴你麼。寫倡門隱

事。繪影繪聲。情景筆現紙上。

不過在我的意料中推想起來。大約小臧同着阿七。悄悄地往

什麼地方行樂去了。如非兜風。便是游夜花園乘涼。看露天影戲。因爲要瞞着別人。所以故意的把衣裳帽子都留放在此地。好使得別人不疑心。你倘然定要查究根底。只有待到明天。會見了臧之本人。方才得有明瞭的可能呢。伎女深情

。送客留髡。卽同幫客人。亦遮蔽不使知悉。景態如見。

你這會兒便打破了砂缸問到底。亦不能覈窮源竟

尾啊。溫騰見她這般說。只道她係真正的不知。便也不再多問。恰巧是時小阿媛同着小老七從外面堂唱回來。進後房先向溫騰請過安。便去開櫥換衣。二人更罷便衣。同往前房去吃夜飯。溫騰見着小老七。徒然想起前夜看見的那個西裝少年來。遂向老五探問。老五道。那是小老七的客人。也姓臧。我們因他

的年紀比臧三少較大。所以都喚他做大臧。溫騰道：原來就是他。我先前以爲他的年紀。不知怎樣大法。所以才有此稱。却不料他也是個少年後生呢。又說小老七是新從廣東來的。據聞她以前並未在上海做過。現在尙係第一節呢。想情此人定係她的新客了。不知他的已有過關係麼。但如說他們並沒有過道理。看光景恐怕却又有些兒不像呢。老五笑道：有也好。沒有也好。反正都與你無關。毫沒來由。要你這樣煩神費思的。管別人家這筆閑賬做甚麼呢。你今晚辛辛苦了好久啦。快給我閉上雙目。休息養神吧。溫騰笑道：並非我好多管閑事。因爲前夜我們由此地出去。在弄內恰巧和他遇着。那知他竟兩眼不瞬的直注射到我們兩人身上來。恨不得要張開他的血盆大口。把我們吞下肚去。那光景好似和我們吃醋的樣子。可不奇怪嗎。

在溫口究追彼前夜西裝少年遇見時的神情。

所以我猜

他和小老七是已有過關係的了。否則他的神態。又何至於那麼難看呢。老五笑道。也許他和小老七是已有過點兒小道理。亦未可知。不過他做的是小老七。和你是絕不相關的。怎麼會滿含酸意。吃起這種無味的隔壁醋來呢。可不是大笑話麼。說話間。忽見三阿姨輕輕地走進後房來。挪身到那小房間的門首。朝着裏面張了一下。回身又走往前房去了。接着便聽見阿寶和她打趣的話聲。俄頃又見她走進房來。面容上微露着愧怍之色。並略有喘氣的聲息。好的這時騰溫臥在上首。面朝着粧檯衣櫥的方向。不看見她朝小房間內張望的行動。所以並未提問。老五雖然看在眼內。却只做不會理會。仍自搭訕着和溫騰說笑裝烟。三阿姨走進後房。因無事可以遮掩。遂走近床前。張羅着給二人倒茶。並去開了只濱瓜。放了兩把調羹。送到床上來。溫騰乘便問她老七呢。

三阿姨把頭搖了搖。回說不知。大約她係因爲身體不爽。老早的回家去歇了息。溫騰又問小臧呢。三阿姨道。不曾留神他係什麼時候走的。我猜他或者係伴送阿七回去。你未可知。正問答着。猛聽得樓梯頭上鈴聲大作。接着便聽見樓上有人高呼紅菱花家電話。三阿姨忙轉身朝外走時。阿寶早已搶先出房上樓去了。不片刻已是下樓進來。逕到老五面前。灣身附耳對她說了幾句。畢竟電話是誰打來。阿寶附耳所說何言。請待下回續寫。

第三十六回

請客有心檀郎買笑

送窮無術倩女離魂

話說老五聞言。點了點頭。坐起身來。附着阿寶的耳朵。說了兩句。阿寶連聲應着。轉身出房。復又上樓去回過了電話。下來在前房打了把熱手巾。送進後房來。給遞溫騰擦臉。老五早又躺下身體。仍舊給溫騰裝烟。溫騰揩擦過手臉。因

目睹着這種情形。心中生疑。但又未便多問。正在腹內忖度之際。猛可裏忽聞外面客堂裏相幫們的呼聲道。紅菱花家客人。阿寶接過溫騰手內的毛巾。搶步出去迎接時。早聽得三阿姨和小阿媛等人一齊聲喚問道。小臧你獨自一人溜往什麼地方去的。怎麼竟放下溫大少一人在此久等你呢。溫騰聽見忙喚君綬進來。早見門帘一掀。臧君綬已走進房來笑道。好一個溫吞水。果然名不虛傳。到這時候。還兀自獨個子在這裏和五小姐窩心呢。我如不係因爲衣帽在此。已一逕回去。不再走來啦。老五和溫騰齊問他往那裏去了這半天。怎麼連招呼都不曾打一個。接着三阿姨阿寶等人亦都從前房跟着走將進來。三阿姨倒了杯熱茶。遞送在小臧的手裏。臧君綬一面呷着茶。一面笑說道。我纔在席終客散的當兒。送一位朋友到房門口。被他詐稱有話講。拖着我的手

不放。一逕扯拉到門外。強邀我到隔壁玉琪家去。我要回進來穿長衣。他死命的拉着不肯讓我轉身。恰巧玉琪從外面堂唱回來。在門口下車看見了。亦走來幫着。遂被他倆推推拉拉地走到隔壁去。原來這位朋友在隔壁作東。請客打牌。客都是從這裏臨時翻過去的。他在事前故意的喜弄花巧。不肯說明。直待到得玉琪房裏。他纔說是因爲三缺一。不得不請你幫忙。我情難固却。只得應諾入局。直到此刻才了。我因怕你久等。故此連稀飯都不會吃。卽已趕速的過來了。老七呢。怎麼不見。已早回去了麼。假意問得妙。三阿姨接口道。咦這就奇了。我們大家還都以爲老七是和你一同出去的呢。所以都不會尋問。那知你並未和她在一起。難道她竟老早的獨自一人先行回去了不曾。一個詫異。老五道。小臧你旣在隔壁。怎麼連堂唱也不來叫。使得我們大家都很給你耽憂。一個嗔怪。

更害得温大少在此久等。順口一句。竟說是温在久等。意在使温見着臧。一同回去。臧君綬笑道。哎呀。好厲害。爲了我一個人。竟使你們大家都不安。這真是我的罪過不小。又說我在隔壁打牌。因欲早了早走。且才由這裏去的。衣帽都在此地。馬上就要仍回到這裏來。又何必再叫條子呢。所以就不叫堂差了。說着坐身在沙發椅上。嚶嚶嚶的一口氣把一玻璃杯熱茶喝完了。早又從又阿媛的手裏。接過香烟來吸着。並說我向你們問阿七。那知你們反要來問我。可不是怪事麼。正說着忽聽老七在小房間裏發話道。好小臧。你獨自一人溜往那裏去了。這麼大半天。把我冷清清地丟在這裏。害得我老在此地等你。直到此刻纔來。該當何罪。又說你那裏係在玉琪家碰和。實情係不知溜往那一位貴相知家去打茶圍娛心去的。所以才被那位恩相好絆住了脚。直到此刻才來。不然。你怎麼會唬得像

小鬼似的。連堂差也不敢來叫呢。一個埋怨。更妙。說罷。已從裏面開了電燈。走將出來。

老五和溫騰是時已從床上先後坐起。大家陸聞老七在小房間裏發話的聲

音。和開電燈的聲響。接着又見房門輕啓。門帘一掀。她已走了過來。不由齊把

目光注射到她的身上。只見她鬢髮微亂。衣襟不整。睡眼惺忪。薄怒嬌嗔的走

到小臧的面前。頗像含怨他不該拋撇下她一人久等的樣子。語氣中亦滿含

着酸索的成分。在衆人眼中。寫老七嬌憨可掬。臧君綬忙放下手內的香烟。一把扯過她的玉

手。送至口邊吻着。並順手將她摟在懷內。吻她的粉頰。一面用溫慰她的話調

安撫着她。自承不該小算。未曾寫條子來叫局。累害她久等。又附着她的耳朵。

低言悄語的說了好幾句。這才把她的一團怒氣。化作了祥雲。恹地滿面堆下

笑來。歪身倒在他的懷裏撒嬌。佯作不信的樣兒道。你那有這麼好的良心呢。

妙在只露得一句。又說我適纔在席面將終的時候。曾告訴你因爲身體困倦。瞞着別來獨自先往小房間裏去靠一息。等候你進來。給你裝烟解酒。然後同你一道兒走。由你伴送我回去。你那時曾滿口子的答應。怎麼在一眨眼工夫。你竟把我和你說的話全忘記了呢。即使被朋友拖往隔壁去。你又何妨跑進裏面來。關照我一聲。我也好陪着你一同過去的。難道還怕我不讓你過去麼。你也不至因爲有我跟着。就會掃沒了臉面的呀。怨怪得更像。何苦來把我一人冷清清地丟在裏面。竟致朦朦朧朧地睡着了。直睡到這會兒你來了。方才被大眾說話的聲音驚醒。你瞧。我的鼻孔已覺有些兒塞着咧。想你因爲不曾稍微蓋一點兒毛巾單被的角落。竟致傷風了呢。這都是你害人啊。說到你害人三字時。不由使着水汪汪地秋波。向他膘了一膘。接着微露見齒。嗤的嫣然一笑。越裝越像。趣絕妙絕。

臧君綬忙又向她認錯。並說端的是因被他們糾纏着不放。又多喝幾盅酒。竟致一時忘記了。隨轉面問着三阿姨。埋怨她怎的不進去看看。給你姨姪母兒。蓋一條毛巾被。三阿姨道。呀。誰知道她獨自睡在裏面躲着了。呢。早知道我們豈有不進去喚醒她麼。老五笑道。這不好怪別人。只好怪她自己。誰教她一人貪睡。躲在裏面愜意呢。語中有刺。一句話說得老七兩頰飛紅。不禁低下頭去。用別話岔開。問君綬打牌輸贏。臧君綬回說無甚進出。祇輸得五六塊錢。總算是買了張雙票。說着話。阿寶又已打了兩把熱手巾進來。分遞給臧溫兩人擦臉。於是君綬立起身來。說八圈麻雀。打得背酸臂疲。且很覺得吃力。且來呼上兩口大烟。愜意愜意吧。又說溫兄和五阿姐正在吸到得勁的當兒。我不能來和你們打攪。來。來。來。阿七。我和你索性另拿一副傢伙。同到小房間裏去。免得在

此做討厭人。使他們兩位礙眼。反覺得不方便。說着便攙了老七的手。同走進小房間內去了。溫五二人齊聲笑道。你們要自圖愜意。怕我們給你們做文蛋穀子。

蘇諺。因文蛋（即少田柚）皮可作盛置早烟的烟木碗用。故諸言論爲不知趣者也。

反用我們給你倆墊脚。二位儘管放

心。我們絕不會進小房間來。做二位的討厭人的。

口口聲聲的你們我們。儼然如有甚深之關係者。語調描摹逼真。

說着臧七二人早已進了小房間。這邊溫五二人亦各仍就原位躺了下去。三阿姨阿寶兩人。忙着倒茶分送給兩邊。三阿姨送茶進小房間。安放在烟盤內。忍不住望着二人一陣傻笑。笑得二人都不好意思起來。齊含笑假問她笑的什麼。三阿姨笑道。我笑的適才在玉琪家碰和的一位客人。他把麻雀牌故意錯認做挖花牌的鬥法。老是碰的對對和。無一副不是像挖花一樣的碰做成雙作對的方式。人家問他這是碰的什麼和。怎麼這樣打法。他說這叫做碰鴛

鴛和。乃是最新發明的。試想像他這種明知故昧。裝做假洋盤屈死的模樣。賣

弄他的花巧。企圖誑騙別人。豈不可笑麼。我見小臧剛巧正從玉琪家應酬朋

友來。不由連帶的想起。所以就忍不住要笑啦。句句含着骨頭。即以玉琪家打牌爲題。可謂用子矛刺子盾。二人

聞言。不禁齊面浮紅雲。祇得同聲各報以一笑。不作答辯。無言可答。自然只得一笑了之。稍停

老七轉問她這半天人在何處。爲何不進小房間裏來走動。却反讓阿寶在前

面張着。幾乎被她闖了進來。三阿姨笑道。誰想到你在裏面吃烟。會打磕睡

着了。連一件衣角都不曾蓋得呢。你自己不小心。責怪得有理。怎麼反來怪我不給

你留意呢。說罷。隨又笑道。幸虧我不曾闖進來。倘若真個進來。把你的好夢驚

醒了。恐怕又要埋怨我這個老不死的痴駱駝。駱駝背高。蘇俗諺借喻作去。有鄉人不識駱駝語。太不識

竅了呢。再則我做嫡阿姨的。雖不會給你當得心。但是那個叫名頭的四喜肉

阿寶阿姨。她却很給你關心。煩勞她主在前房間裏。遠遠地注目到這裏的門

口。頗像給你做站崗守位的街捕一樣。可真難爲她呢。

從三阿姨口中。補敘出適才阿寶在外面望風情形。

我猜想她定已先受過你們的什麼好處了。不然她那有這麼好的心性兒。肯

恁般地體己。照應人家呢。

一句直揭破阿寶受賄來。

我本來在外面張羅着別事的。後因好

久不見你們的動靜。所以才悄悄地潛行到這裏門外來窺探。却不道門帘已

經掛着不算。房門且亦掩着。裏面的電燈。和盤內的烟燈。亦已都隱滅了。烏暗

黑黢地不見有曦微的亮光。那能辨看得出裏面的情形呢。如非約略聽得床

上有呼吸的鼾聲。我早就要很大意的一步跨進門來啦。

借自述補寫先時的細情。

你還怪

我呢。我不抱怨你未曾先向我暗中打一個招呼。已是好不完啦。我枉空做了

個自家人。反被蒙在鼓皮裏。可不給人家尤其是阿寶那個老貨色在暗地裏

好笑麼。幸而她是個小兒科的郎中。不是什麼大方脈的大夫。她的胃口不大。假使換了別人。如或被此人撞破了時。說着伸出右手的五個指頭。朝隔壁的後房間裏一指道。那今兒這宗事情。可就要鬧大。讀者猜之。此人係指誰。而三阿姨說這番話時。語音甚低。雖非附着老七的耳朵發言。但是除老七能聽得出仔細外。便是近在咫尺的臧君綬。亦不會能可細聽明白。祇不過聽得大略。能完全了解她的語意罷了。所以這一席話。在隔房的溫五等人。全未能聽得一言半句。表述一番。所以顯出三阿姨是老七的自家人之體已來。當時老七被她姨媽數說這一頓。直說得面紅耳赤。含羞帶媿的目視臧君綬。半晌不答。末後。反竟嘆喏一聲。忍不住笑將出來道。這有什麼要緊。堂子裏像這裏的事。並不是劍見。早成做公開的祕密啦。不講別處。單講我們此地。也不知已經有過幾次哪。一語揭破倡門無數隱事。並包容無限風情。

休說她不會來撞破。便是被她親眼見着。她本人就是一個始作俑者。已身不正。焉能正人。她怎好來管我呢。這乃是你太多心怕事了。啊。說時。也用手指了指隔房。三阿姨正實道。你這話可不能說。須知她是主。你是客。萬一她竟不講交情。抓破了臉面說話。用末等生意。頭等規矩的話來壓迫你。那你可就得多化錢。反受氣。還要被客堂裏坐着的那些小人們明譏暗笑呢。現在事已過去。我也不再說哪。自己轉彎。善於收篷。說罷。卽轉面問君綬。可覺得肚餓。要吃什麼點心。並喝兩盅白蘭地。煖煖腸胃麼。臧君綬這時見她抱怨老七。心中正覺得不好意思。見問便借此解圍。說正覺得有些心潮。你且取張局票和支毛筆來給我寫好了。着相幫去叫。三阿姨遂回身去取來。遞給臧君綬。君綬接過。先把自己要吃的菜點寫好。始問老七和三阿姨兩人。要叫些什麼。老七道。你叫的西菜點

心還是中菜。臧君綬回說是大菜。老七道：你就給我照你叫的各添上一客吧。三阿姨歡喜吃奶油細米布丁、火腿吐司和鷄絲鮑魚湯。你就給她寫上這三樣吧。三阿姨道：我不吃。別給我代寫。省得停會兒給老五在背地裏咒罵。說我們依仗着客人的勢。在半夜裏還要叫大菜點心吃。虛寫一句。倡門主政者之錙銖必較。臧君綬不

待她說完。卽說你放心。這是我請你們的客。與此地的本家無干。我早已在紙上寫明。教他們帶賬單來啦。不要她破費。難道還怕她說什麼嗎。照理講。今晚阿溫在此請客。這一頓夜點。本應是由此地的本家專請的。現在由我自挖腰包。已是和她例外的客氣啦。你怕什麼呢。說着。邊已給她把一湯二點寫好在那局票的背面咧。三阿姨接過。走往隔壁房間裏去。向溫五二人。可要叫點心。溫騰因先時忙着招待賓客。並未怎樣的吃飽。老五在席面散後。先忙着送客。

並看着粗做等人收拾房間。後又因被溫騰擱住。相對的橫躺着。陪他裝烟。簡直不會空閑。腹中尙是空虛。故此二人見問。溫騰便首先說很好。坐起接過紙筆。在臧君綬寫過的各樣菜點之後。寫了他自己所愛吃的兩樣飯菜。一客是芥辣鷄飯帶湯。一客是炸豬排骨加糖醋。寫好。邊將臧君綬寫的菜點從頭細看。邊問老五要吃什麼。看到帶賬單三字。就問做甚麼要帶賬單。難道是付現款的嗎。說時。目光注射在老五的面上。意在問她是怎麼回事。莫非此地叫大菜。都是付現。不上經摺往來嗎。老五見說帶賬單。知係小臧請客。心中大喜。遂先對溫騰說了自己愛吃的大菜。後才假意的詢問三阿姨。是誰叫帶賬單。可是臧三少請客麼。三阿姨點了點頭。老五微露笑容道。心中大喜。故不禁微露笑容也。筆細有緻。在我們這裏。怎麼反要他破費呢。這當然是應該由我們負擔請他才對啦。三阿

姨笑道。這也沒甚麼要緊。向後的日期長得很呢。這一次由他請了。下二位再由溫大少惠鈔。給你代請。又有何妨呢。妙在迎合老五的心理。敲釘轉脚。既幫威。使

使老五不化一文。說罷對溫騰笑道。溫大少。在理。今晚是你的主人家。常言一客不煩二

主。這一個小東道。本該仍由你惠賬。才說得過去呢。依我看。索性這回就先由

你請客。往後小臧做主人家時。也照此理行事。五阿姐和我們大家都靠着你

們兩位大少爺的福。措一點兒油。你看好不好呢。妙妙妙。舌頭一轉。立刻敲到阿

以閃避。溫騰尙未回話。早由老五忙搶着代答道。寫老五幫溫。三阿姨幫臧。各有各的心事。肺肝如見。真好

看煞人。阿溫今晚已請過客。這是節前生枝的事。那能再要他破費呢。如果你因

爲七阿姐的關係。看着你姨姪女婿化錢請客。有些兒給他心疼。並代你姨甥

女兒打算。給她儉省浮費。企圖做人家。那麼。這個小東道。就由我來作主人吧。

句句如芒刺。看似幫溫。實係給生意着想。乖絕。

三阿姨你拿鑰匙把箱櫃抽屜開了。取大菜館的摺子。

交給外面相幫們去叫。

故意做作。

三阿姨笑道。這又何必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又要拿什麼鑰匙。多費手脚呢。又說溫吞水。你看我們五阿姐。幫你的忙。才幫得十二分的道地啦。她帮你做人家。反說係我給小臧節省耗費。且一口硬咬定了我。說我看見小臧化錢心疼。有些捨不得。哎呀呀。這才真是冤枉孽障。小臧化費。與我又有何干呢。這正是狗咬呂洞賓。不知好人心了。須知我叫你阿溫先請。乃是給她五小姐省儉。那曉得非但她不見情。竟反而招怪我。太不體諒你溫大少。她竟肯情情願願的自己掏腰。賠貼你這位溫家少爺。這是多麼的要好。親愛。有情啊。溫大少。我忖度你在前世裏。不知敲破了幾個木魚頭。纔能修得到此生的艷福哩。說罷。打着哈哈。逕自移步出房。命相幫去叫。復又笑。

哈哈的轉身走了進來。老五望着她笑罵道。我最恨你這張刁鑽刻毒的小嘴。賁嘴賤舌的專會挖苦別人打趣。待會兒守大眾睡了。看我不把你的這張惡口。撕成兩片。搥打你一個稀爛。便不算得我五小姐厲害啦。三阿姨聽得早已笑嘻嘻地走進小房間裏去了。遂在隔房笑回道。停會兒大眾睡了。你正被浸在溫香水裏娛心。那還能有這麼多的閑空工夫。來撕我的嘴巴呢。便是你自己要來。溫香水也決定不肯輕易放鬆了。讓你起來搥我。只恐怕你在那時早已沒有餘多的精神力氣來打我咧。

語謔而虐。句句調侃得趣極。

說罷。呵呵大笑。引得凡在

兩面房間內的人都一齊忍俊不禁。尤其是臧君綬聽得笑得在半床上拊掌喝彩。那溫騰更是聽得娛心。幾致喜笑得張開了他的那張血盆大口。半响合不攏來。

形容盡緻。妙到毫顛。神情心事。如見紙上。

老五聞言。邊笑邊罵她嚼蛆。當心將來入阿鼻地

獄要被閻羅王割去舌根。雙方說笑了一陣。方始終止住。一句煞不多會。大菜已是送來。阿寶在前房接着。忙引導着分送進裏面兩邊房間。安放在桌上。就着桌子設好坐位。請大家從床上起身進餐。三阿姨早去隔房將白蘭地酒及酒盅取來。給臧七二人各倒了一盃。然後這才自啖。小阿媛和小老七兩人。本已在前房間大銅床上眠息了。被送菜驚覺。亦各下床。跣着拖鞋進來。笑道。是那位請客。如何揀佛燒香。獨不請我們。怎竟如此的欺負人呢。臧君綬正接過賬單。探囊取鈔票惠帳。聞言卽說是我的主人。適才因爲不曾看見你們兩位。所以才遺漏了。現既起來很好。你倆歡喜吃什麼。剩着送菜來的人未走。順便就叫他回去送來。再一齊結算吧。二人這才知是他請客。遂各帶笑說了個謝字。便向那送菜的說了幾色菜點。關照他就去速來。等會兒一齊收傢伙和款子。

那送菜的應聲曉得。剛要舉步。却被臧君綬喚住。問阿寶可要吃些甚麼。並說別個不請。也都罷了。怎好把你忘了呢。豈不要給你招怪麼。阿寶因剛才的事。見未曾請她。本心中有些不自在。這時經他一說。反覺不好意思起來。忙滿面堆笑的回說不餓。等下次再叨擾三少的吧。君綬老七倆都料知她不悅。遂一齊都讓她多吃一點兒。免得大家都請。獨她向隅。阿寶經兩人一讓。不好推却。只得領情。當對送菜的說了兩色西菜。命他快去。送菜的應聲即走。待到大家吃尙未完的當兒。他已送了進來。便在前房裏桌上放下。小阿媛等三人都往前房同桌而食。送菜的將第一次賬單。送進裏面來。當由臧君綬把兩次合併計算。付給了銀洋。並另賞了他四角錢送力。那送菜的道謝收了。守着大家吃好。把刀叉盤子一齊收去。大家又都向小臧道擾。阿寶早忙着打手巾送給

溫臧五七等人擦臉。於是溫五臧七四人仍分做兩處。在兩邊房內對眠吸烟。三阿姨換了便衣。向臧溫等道了聲明天再見。便獨自僱車回小房子裏去了。阿寶在兩邊房間裏張羅了一會。即亦悄悄地往前房湘妃榻上去解衣就寢。俄頃間小阿媛等都已睡眠。全房皆已靜寂無聲。祇聞有前房間和客堂裏大眾的鼾聲鼻息。溫五臧七四人在兩邊各抽了會烟。解酒消食。見大家已睡。時已不早。便由五七兩人親自將床上的烟具移去。掃淨枕席。讓請溫臧二人安息。她姊妹倆亦各在兩邊陪伴着。大家和衣而眠。一宿夜景無話。着此一筆。無話恐反正係有話。次日四人直睡到近午時分。方才起身。溫臧兩位洗漱整容後。由五七兩人陪伴着同用了點心。便留兩位在此用中飯。兩位因各有事。遂都笑回心領。便各穿衣戴帽。相偕出門。乘車分道而去。臧君綬回到編輯室裏。胡亂用過午飯。

把特約的稿件。趕速撰著好了。分別命茶房送去。又將日常事件處理過了。天色已晚。因這晚先已有約。便更衣前往赴宴。席間少不得要叫老七的局。老七同着小阿媛來了。見無溫騰在座。便問君綬。爲何溫吞水未來。君綬回稱。另是一班朋友。和溫騰並不相識。所以他不曾到。小阿媛守先生來了。喝過了曲子。略坐一會。把手裏的香烟吸完。便對小臧說。要去轉堂差。請在散席後。同七阿姐一齊來白相吧。恕不久陪了。一面起身向席上大衆。打了個招呼。便留下老七。獨自先行去了。老七於小阿媛去後。便和小臧低聲說笑。一面又催促他快吃。直等到席終。俟着君綬別過了賓主諸人。便相偕乘車。同回粧閣。剛踏進房門。早已聽得裏面房間內一陣笑語之聲。正是溫騰和老五阿寶等三人的聲音。是時房間裏的助手阿姐和粗做娘姨等人。早已迎上來一片聲尊稱着三

少。紛忙着給君綬接掛衣帽。敬茶奉煙。並說溫吞水在裏面呢。請裏面坐吧。寫

騰是時之醉心老五。大有一日不見如三秋之概。老七在聽出係溫吞水的聲音後。聽出二字。冷筆。係文中着

實含有的聽出非溫係他人。則將迴避不入也。便帶着笑首先走了進去。阿寶在裏面聽得亦搶着出來

迎接。打起門帘。讓請小臧到裏面坐。並招呼阿溫說朋友來了。寫偶門情景如繪。可謂始終

一絲不走。臧君綬緊跟在老七的芳躅之後。走進了後房間內。只見溫騰和老五

兩人。正自從床上抽身起坐來。待要迎接。面都朝當中的房門口望着。雙方見面。同時各點頭問訊。臧君綬笑道。我早就和老七說過。料定你此刻必已先我而至的來在此地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竟已先到了。溫騰笑道。好啊。你們在背後談論了我些什麼言語。幸虧你見面就不打自招的供了出來。不然我還給你們蒙在鼓裏呢。老五笑道。你信他們的話呢。我料他們在背後必無什麼

好話。你試想狗口裏那會長得出象牙來呢。老七搶在小臧的前面。首先跨進後房。帶着笑容。本要調侃溫五兩人。開一回玩笑的。因被君綬和溫騰見面。先開口說話一岔。所以才蓄而未發。至是忍不住接口笑道。你們看啊。究竟是新結合的貴相知。不比得傍人。所以格外的來得親愛。簡直的句句說話都要幫着。討別人的便宜。絕不肯讓人。稍微吃一些兒小虧。溫香水。你現在有了我們。這位五阿姐。真可以說是無往不利。到處不愁吃虧啦。說笑間。老五早已起立。讓小臧在床上坐臥。親取吞煙敬奉。老七又緊接着道。小臧。你從此後見了我們五阿姐和這位溫香水先生。必須要特別留神。謹防被他們亂咬。因為他們一對兒。都係狗口裏不生象牙的。萬一大意。定要被他們咬上幾口。那時豈不要受傷嗎。老五聞言。正待要回他的話。忽聽得外面相幫們在客堂裏一聲高

嚷紅菱花家客人。慌忙三脚兩步的搶先走出前房去迎接。溫臧二人遂同側身偃臥在銅床上。老七轉面坐身在君綬的膝蓋邊床沿口。一面留神靜聽前房來的客人是誰。維時溫騰因見老五首先搶身出去迎接。不由生心。所以亦具有和老七同樣的心理。祇有臧君綬視同漠不相關並未留神。却因三人中有兩人凝神靜聽。後房間裏遂頓時靜寂了許久。以致外面的人聲。頗能聽得清楚。溫騰聽了一會。便悄悄問老七外面是誰。老七帶笑低回來者就是昨夜曾打電話來的那位。算起來他正是你的情敵呢。有意無意間一語洩露了無限風光。溫騰道。這人是誰。和老五的感情怎樣。怪不得她要搶先迎出去呢。當她昨夜和阿寶說話時。交頭接耳的顯靈出狠神祕的情景。我本就有幾分疑心。但因不欲多事。所以纔未嘗置問。現在她在外面招待着這位客人。阿七姊。你不防可以說給我聽。

了。不知可肯告訴我麼。

寫溫君之酸意。前後一絲不走。如見。

老七笑道。溫大少。這並非是我老七

放刁。不肯告訴你。因爲凡事總是耳不聽。心不煩。雖說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

人。一個客人。不做一個先生。沒有什麼吃醋不吃醋。但凡遇事不曉得也就罷

咧。大約既經曉得。無論何人。絕沒有個不吃醋的。所以我勸你將此事不要放

在心上。還是給他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爲佳。免得因此。心中積有微嫌。存

下芥蒂。竟致并成不開心。那不是尋煩惱了麼。跑堂子本是尋歡樂的事。反而

惹生煩惱。豈非太不值得了嗎。

妙在不答復。而以勸對解作對。

溫騰笑道。呀。這可不是笑話麼。

我不過順便問問罷了。誰存心要和別人鬧意氣。吃無名目的乾醋呢。

明明是溫偏偏說乾

。賴得一清。二淨。妙。

七小姐你說出這番大道理來。可真是誤會我的意思了呢。

讀者心中

以爲阿七是否真誤會否。

臧君綬聞言。忍不住接口笑道。跑堂子是來尋歡樂的。鬧閑氣吃

醋弄成煩惱的結果。那是的確地不值得。阿七這話說得有理。阿溫要打聽這人是誰。雖說你沒存心鬥意氣。但亦未嘗不色含着三分酸溜溜的醋味在內。所以我狠贊成阿七的主張。給他個見怪不怪。免得曉得了。心中反覺得有幾分不自在。溫騰笑道。連你都說這話。真是越發文不對題了。須知我適才所以要打聽這件事的用意。無非探聞探聞明白。果真此人是起手數的恩客。那麼她已有了撐腰的人了。我又何苦來給她做什麼墊脚的板凳呢。假使這人並不是她的什麼思想好。在交情上也不過和我一樣。那我向後在此走動。尙還可以不至做冤大頭。這是我的主見。再則此人果真和起手的關係密切。那麼我們在此之佔着房間。心中豈不要生氣嗎。萬一因此使他們兩下反了目。以致絕裾而去。我這個孽可不就作大了麼。

明明是挑酸。偏說是別人誤會。看正善於措詞。

拿我這個沒

有關係的和別人家有其資格的較量。豈非吃無名目的乾醋嗎。人家不知我是個出名的溫香水。錯認作我是和她有深交的相好。無端的把這個醋罐兒給打碎了。豈不是因為我把她累害了麼。所以我才要哨探哨探清楚。好早些兒走了。讓他免得在背地裏被人家咒罵。你倆都疑心我吃醋。可不是大錯特錯麼。

妙在吃醋而咬定不是吃醋。真善於自圓其說。

臧君綬道。原來如此。阿七。你既知道。何妨就告訴給

他曉得呢。老七轉面朝君綬瞪了一眼。回頭仍望着溫騰笑笑。實情我係不知來者是誰。存心試探你的氣量。故意捏造。說來人就是昨夜打電話來的那位。果然你經我一試。就顯靈出含酸撥醋的意態來啦。還要硬生生地咬定了。怪別人錯誤了你的意識呢。其實別說來者我認識他是誰。便是昨夜那位打電話來的人。我又何嘗能曉得他是誰呢。

案與一齊撇開。推脫淨盡。

三人說話間。恰值三阿姨

已悄悄地輕移蓮步。從外面走將進來。默默地立在床橫頭近房門口的一邊。靜聽他們的對白。當見溫騰一邊追根問底。老七一邊推却不知。忍不住抿着嘴兒望着溫騰哂笑。有意思。溫騰在枕上猛可裏回頭看見。正待問他笑什麼。忽聽得前房老五的聲音道。走好。明天見。說着走着。以下的言語。因爲老五的足步。漸漸地由近而遠。走出了房門前面。祇隱約聽得一句明兒請早些來。以外的話。便都聽不清晰了。溫騰既分心點聽着外面的言談。從這幾句話上。聽出老五已在送客作別。料知那來的人已經走了。於是心中徒覺一快。竟把要問老三因何發笑的話頭。阻斷却忘了。略一眨眼的工夫。果見門帘一掀。老五已從前房走將進來。三阿姨側身待她走過。隨卽抽身走往前房去了。老五一逕走到床前。在溫騰的腿膝邊坐下。口中搭訕着和溫騰說話。順口又問小臧纔

在那邊應酬時。可曾賭錢。勝負如何。並問老七小阿媛轉堂差去了幾何時辰。怎麼到這時候還不見回來。末又轉面詢問溫臧兩位。爲什麼不吸煙消磨時光。解除厭氣。寫老五之八面玲瓏。真有珠走玉盤之概。原來老五走進後房。瞥眼見溫騰的面上。頗露不豫之色。已忖知他的心事。故此佯作不知。假意和臧七閑話。並用話來逗他。免他腹存芥蒂。當時她在問過二人吸煙之後。卽伸手在床上煙盤內。取了只牛筋製成的煙盒。走去開廚親挑烏煙。轉身來放好後。又親取茶杯。喚粗做進來。接去倒茶。隨坐在床邊上側身灣腰。又把盤內銅籤。就着燈上燒烟。一面兜搭着問溫騰來了許久。想應餓了。可要叫點什麼精美的食品來充饑。溫騰當她送客進來時。心中本有幾分不期然而自然的不自在。及至經她滿面堆笑的用言語來挑逗。並在眉目間竭力的賣弄姿態。活潑玲瓏。嬌態可掬。眼風到

處。不由得不被她的魔力所征服。頓時把一團火氣化歸。要何有之鄉。只覺她的一顰一笑。百媚橫生。真個是儀態萬方。美妙天然。一剎那間。竟已轉怒爲喜。伸手撫摩着老五的藕臂。目不轉睛的覷着她的芳容。見問笑回了一個好字。老五原是存心逗他。將他的怒意打消。轉換一副快樂的神態。好把滿腹存着的芥蒂。一掃而空。這時見他回言。不由大喜。忙高呼阿寶進來。一面問溫騰要叫什麼點心。隨口轉問臧三少可要吃點什麼。臧君綬見貌辨色。早已忖知她的用意。遂說我纔在那邊吃的酒醉飯飽。此刻胸中還覺得有些兒脹滿呢。不要客氣吧。說罷回問老七。可要吃什麼菜。我請客。老七笑回不要你費心。溫騰已欠身坐起。對阿寶說了兩色西點。實則他腹中本不覺餓。因被老五的妖冶魔力所軟化。不由得脫口而出的隨聲應對了個好字。所以此時只揀了兩色

極輕的西點。令阿寶去叫。老五見無別人同吃。遂說我也叫兩樣點心來陪你。於是一面令阿寶取摺子。一面將點心對她說知。阿寶應聲去後。老五便又把溫騰輕推躺下。斜欹在他的身上。拉過他的手臂來給自己做枕頭。輕展玉手。就着烟燈給他裝烟。將槍口送到口內。一手給他照着燈火。一手擎起茶杯。高喚粗做的進來倒茶。溫騰被她這一番做作。早已如同安樂公一般。只覺得此間樂不思蜀了。那還有鬧意氣的份兒呢。見狀頓覺得狠不過意。忙說你這樣未免太辛苦了。吃力得狠。還是讓我自動手吧。又說這杯茶纔倒來的還燙熱呢。不用換了。說罷纔呼呼嗤嗤的就着燈上。把一口烟呼完了。老五忙把手中茶杯。送到他的口邊。讓他嚙啣喝了一口茶。這纔放下。口中並說我倚靠在你的身上。正如坐臥在肉墊子上一樣。幾何適意啊。怎麼吃力呢。說着故

意使出浪的姿態來。在溫騰的身上揉了一下。揉得溫騰心花怒茁。奇癢難搔。不由摟着她的軟頸。嘻嘻一陣傻笑。寫老五一番做作。有如繪影繪聲。接着並湊在她的頰上。

陣狂吻。老五含笑促令放手。並說當着你的朋友。我的姊妹們在此。不怕難爲情嗎。溫騰笑着放了。老五仍舊裝烟。待到裝好。便遞送到臧君綬的口邊。讓請

三少吸烟。臧君綬是時側臥在下首。目覩老五對待溫騰的言動。心中正自暗暗叫絕。一面和老七低言悄語的閑話着。陡見老五把手中搶擊着遞送到口邊。來讓烟。忙說你且讓溫吞水先多吸幾口。給他適適意意的過足了癮。妙哉言也

然後我再敬領你的盛情。又說勞你這樣吃力的給我裝烟。我真正過意不去。尤其欲使阿溫看着。心中覺着肉疼。不如我索興讓你到下首來靠臥安穩了身體。專心一意的給阿溫裝烟。我和阿七倆且同到隔壁小房間裏去。讓你

們好毫無顧忌的同床共枕。一燈相對。細談衷曲。免得我們在此做文且殼子。給你倆在腹中暗罵。真會做順水人情。說罷推過搶桿。扯着老七的手。霍地拗身從床上坐起。推了推老七的身體。於是二人同時立起。手攙手兒並肩緩步的走向小房間內去了。老五笑罵道。小臧真正太乖巧了。你倆要自圖適意。却不好意思就躲躲藏藏地去偷偷摸摸。故意借題發揮。拿我們墊腳。明係讓我們稱心。實係圖你倆自身的適意。既做了人情。又堵塞了別人的嘴。可不是個慣會調皮的小兒麼。一拳打在心窩。臧君綬在隔房笑回道。啊喲。真正好人做不得。我們讓了你們。反而遭受他的批評。這才是應了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兩句俗語呢。又說五小姐。我在這會兒且不和你拌嘴。等待往後有機會時。再翻你的本。讓你先便宜討足了。饒過你這一遭兒吧。於是老五抽身往下首去躲好。即將

裝就的烟。遞給溫騰讓吸。一面呼房間中人。送烟茶糖食水菓等類。往小房間裏去。一面親自服侍着溫騰。和他細談家常。一會兒阿寶叫點心回來了。安放在碰和桌上。待二人請用。二人重復向臧七二人虛邀客氣了一回。這才對坐同食。食畢擦過了手臉。忽聽樓梯頭上的鈴聲大震。接着樓上有人高呼紅菱花家聽電話。阿寶搶步上樓去聽。下來對溫騰道。溫大少。電話是打給你的。請你親自去聽呢。溫騰聞言。卽忙起身出房上樓。就電話機上。取過聽筒一聽。纔知端的。原來是臧君綬編輯室裏僱用的茶役打來。催他卽刻回家去的。因爲溫騰昨夜未回。致令他的老母和母眷婆媳的不放心。特地差娘姨到臧君綬的編輯室裏來問訊。茶役只道他家中。有要緊事。所以於那娘姨回去後。立刻就打電話來告知溫騰。溫騰聞說家中派人尋找自己。亦以爲家中一定有事。

故此掛了聽筒。下樓走進小房間。卽和臧君綬說知。並說你且在此多盤桓一會。恕我不陪你了。要先行回去啦。臧君受因和他係分道而來。故亦卽不客氣的讓他獨自先行。不偕他同走。溫騰說過話後。便去往隔壁後房間。穿整衣冠。老五聞說他要走。忙着起身取衣帽給他穿戴。又忙着吸燃了烟捲。遞送在他口內。直送他出門上車。方才說了句明日請早些來的例語。回進香巢。到小房間裏轉了轉身。卽忙着自去整容更衣。修飾打扮畢後。和阿寶咬了個耳朵。便悄悄地獨自出外去了。臧君綬於溫騰去後。又盤桓了一會。本待欲走。因被老七留住。遂卽住着未去。當因是夜老五未住在她自家的生意上房間裏。故此後廂房內的銅床。空着。遂被臧兩人鳩佔鵲巢的在她床上眠宿了。待到她次日午後由外面回來時。臧君綬早已在午飯前走了。當夜老五出去後。阿寶等

人正如沒鑾頭的野馬一般。毫無拘束了。於是便有人發起打牌。擲骰。打圈的。溫。頓時把一間前廂房。鬧烘烘地人聲嘈雜起來。阿寶因年事較高。且又曾受囑托。故此未嘗附和。却乘空走進後房來。伺應臧七二人。順便借事要挾地要

求小臧給她邀人打牌。另在大旅館裏鬪室挑頭。並要求七小姐給她幫忙。央

及她在三少面前多說好話。

讀者掩卷猜之。阿寶要挾何事。

老七當然依允。便代她設辭向臧

君綬央及。原來隔夕臧君綬和老七兩人在小房間裏吸烟的時候。因爲多呷了幾盅酒。兩人都懷有幾分醉意。常言酒是色媒人。兩下對橫在半床上面。四顧無有閑人在傍礙眼。便都倚酒三分醉的增加了色情狂的熱度。心猿意馬。頓時如火如荼的按捺不住起來。並因是時天氣正熱。酒後更覺遍體奇溫。老七因在小房間裏。料無別人進來。故將外面衣褲。一齊脫去。上身祇穿着一件

妃色印度綢製的西式兜胸的跳舞馬甲。下身着一條短不及膝的雪白小紡短褲。又把腳上穿着的一雙長統肉色絲襪。露出了一對六寸膚圓。跋着涼鞋。橫陳在小臧的對面。臧君綬見她赤裸裸地露出了雪白地藕臂酥胸。一對新剝的鷄頭肉。在那妃色長背心裏面隱隱地隆起顫動着。那雙春葱般玉笋尖也似茱萸。就着明亮的烟燈裝煙。手指甲上染着的蔻丹。和掌心裏薄塗着的脂胭。在燈光下面一閃一閃地照耀着。越顯得紅白嬌豔。美色可愛。加上她的芳姿映麗。豐容盛鬋的妖冶天生。尤其是一雙脈脈含情的水剪秋波。看在君綬的眼中。怎得不令人魂意也消。因是二人邊在枕上說笑。邊裝吸着烏煙。初時不過謔浪調笑。繼竟推過了煙盤。君綬把她擁抱在懷內。口吻香頰。手撫醉胸。漸漸地不老誠起來。二人本係早有過交情的。這時正所謂點燃過的紙吹。

一點就着。於是二人便在裏面試驗那句妓不如偷的成語。是否真有意想不到佳妙。當他兩正在裏面擁抱在一處。調笑到火熱之際。恰巧阿寶從外面倒了兩杯熱茶。似有心似無意的闖了進來。瞥見他倆是時的神情。慌得她向一傍桌上。放下了茶杯。默不作聲地回身不迭。狠迅疾地退出外面。順手却將房門輕輕地帶着掩上了。當她闖進來時。老七恐怕被她看見了不雅。急忙伸手過去。抓着繫在床欄杆上電燈開關一振。把電燈熄滅了。阿寶退到外面。誠恐有人大意撞了進去。故即遠遠地立在前房間裏。目眦着小房間的房門口。做了個義務守望崗警。後來她見老三溜身到小房間門口。偷偷兒地朝內張望。悄悄移步出來。只道她係早已前知。故即和她鬥趣。打了回哈哈。末後阿寶上樓去接電話下來。她仍舊暗自留意着裏面的動靜。滿心以為但看他們怎

樣走裏面出來。却不料臧君綬會從小房間的另一面房門出去。繞過了屏風。仍由客堂裏走進前房間。把這幕喜劇。遮掩得天衣無縫地隱蔽了過去。照應前文

溫騰兩人從客堂背後走進後房間的一節文字。

不禁暗自佩服他倆的善於掩飾。當夜因礙着人多。未便卽向二人啓口。顯見得太會借事要挾。反而不美。所以纔乘着老五出去後。大家都忙着在前房聚賭。無人注意的機會。獨自走向後房來。假借着伺應二人。趁便向二人開口。先訴本人捐洋錢在此賺工錢拆份頭。原本希望本家的生意好。多賺幾文。那知竟至大大地失望。次又竭力恭維了臧君綬一番。稱譽他樂善好施。極肯憐憫窮人。不搭架子。非常和藹可親。遇有別人逢着危難。無次不竭力帮忙。慷慨解囊。在此地的大衆客人中。真要推尊爲第一個肯用錢在刀口上的闊少。末後才訴說本人目下的苦哀。央求三少給他邀友抽頭。說罷

這番話後。她又竭力恭維了老七一番。誇獎老七是位軟心腸的小姐。素肯在她們這班貧苦無告的人們身上捨施。在大少爺面前。肯給她們說苦話。所以七少姐的人緣極好。從來無人在背後說過半句不佳。後才央懇她給本人在臧三少面前設法。臧君綬見她忽然來獻慇懃。奉承自己。早就料到她係來想自己的荷包。於是待她說完後。便問她希望抽得多少頭錢。纔能夠需用。阿寶滿面堆笑的回說。本人虧欠五十塊錢印子。好容易纔設法還得一半。現在尙短少二十塊元。無有着落。這是每元兩角重利的印錢。多經一月。就得多給五元的利子。實在担負不起。只得懇求三少給我老太婆帮忙。感恩不淺。臧君綬聽罷。明知她是信口捏造的事實。但因她所要求的希望不大。於是便說開房間請客抽頭。名目上雖說很好聽。但實察上除去開支。淨到手的數目。並不見

得多。而且因此極易遭人物議。反爲不美。好的數目不大。不過二十來元的事務。我還可以應承得起。不必再求張三拜李四的懇情。別人幫忙。流傳一個邀人聚賭抽頭的惡名譽在外面了。你放心。這點小數。准定在明後天晚上。我交給七小姐帶來。轉送給你就是啦。阿寶聞言大喜。連忙口中不住的念佛道謝。隨口又打疊了好些話。又稱頌了三少一番。並再四拜托老七。懇求她費神。待得到老七允諾後。這才歡天喜地回往前房去了。老七怨怪臧君綬不該不折扣。就一口答應。須知這種老太婆的心。是絕對不知足的。一次被她嘗着了甜頭。下二回她又耍來纏擾不清。雖然你肯化錢。完全爲的是我。但是這種錢化得太無名目了。恐怕在背後反要給她們嚼舌根呢。君綬笑道。只要你明白。我所以肯化錢在她身上的。完全是爲的你。那麼。便是比此數多化上幾千百。

倍的數目。也就很值得的了。怎好說是無有名目呢。說罷。二人便又調笑了一回。這纔終止。當夜二人同眠在老五的床上。一覺直睡到次晨九十點鐘。方才起身。君綬洗漱早點畢後。便穿戴衣帽。匆匆出門乘車回去。到了晚間。臧溫二人約着。又同到生吉里來盤桓。君綬悄悄地将二十五塊錢。交給了老七。命她轉交給阿寶。稍坐了一會。便因有別事。先行去了。溫騰本係一人獨溜學嫖慣了的。所以君綬雖已先走。他和老五在後房間裏有說有笑的。並不覺得。直盤桓到午夜。方才歸去。寫溫吞水名符其實。自是以後。溫臧二人有時同往。有時獨溜。接着又都連番的報效了好幾次和酒。一節易過。早又屆臘催鼓。年爆竹除歲時節了。維時紅菱花老五。因爲淫業不振。賠累甚鉅。竟致債台高築。無法支持。只得一面安排收場的手續。預作下台的步驟。一面央及新有的客人。儘量的懇情。

借貸。說明無須再報效和酒。並向客人索討局賬。在表面上却推說客人全皆漂賬。係由她自己照賬賠貼。依倡門規矩。當然按每局賠三角至半元計算。餘下的便都落了腰包。因為客人不再報效和酒。當然無賬可折了。這麼一來。她遂得多撈進了一筆款子。抵補若干虧空。但仍無濟於事。於是她又無法中想出方法來。用手段將小阿緩轉包出門。中飽了一整筆鉅款。事前事後。都瞞蔽了小阿緩的養母老大。使老大弄成了個人財兩空的結果。待到轉包小阿媛的賣買成交。送上輪船啓程以後。却用小阿媛本人名義。委托了一位律師。送了封嚴詞恫喝的信給老大。指斥老大逼良爲娼。強迫養女賣淫的罪惡。申明自此以後。恢復了身體自由。即日和老大斷絕養母義女的關係。如果定欲追究。准卽法庭相見。那老大雖係個多年閱歷的老鴇。但因彼時年事已高。胆

小怕事。不敢聲張。只得自認晦氣。隱忍了事。老五既使用了這條計策。平增了一筆收入。後年節難關。方才得能牽蘿補屋。地勉強支撐了過去。但仍有幾家債務。不曾清償。於是她又急中生智。在除夕的前兩天。便和溫騰商略。乘着新年的空閑機會。及時行樂的辦法。打合溫吞水去開大飯店的房間。和她租臨時小房子度歲。溫騰只道她和自己的情好彌篤。所以獨約自己開房間。過年行樂。這是送到口的肥羊肉。那肯不隨口吞下呢。於是便興高采烈地偕同老五往近西飯店去開房間。事前瞞過了衆人。不給任何人知曉。以免討債鬼上門。維時老七亦和臧君綬同在近西飯店闢室度歲。雙方雖同是在一家旅館裏。可是却因溫五同居在三樓。臧七同居在四樓之故。竟致形成了室邇人遙。咫尺天涯的景况。彼此各不知悉。後來還是溫臧兩人在電梯中遇着。方才得

知。但已在大除夕的下半夜。新正元日的晨間二時了。臧君綬因在老七口中早已得悉老五的境况。料她必定采用住旅館避債的計策。當然在事前緊緊地瞞着別人的。所以這時雖已明悉了她的芳會所在。却並不隨溫同去。闖破了她的機關。反囑溫騰休對老五說知曾遇見本人的事。以免她多心憂疑。一面邀溫騰同到四樓自己住的房間裏來消遣。並與老七會晤。溫騰因恐老五一人在房間裏寂寞。故只侵坐得一坐。便告辭下樓去了。溫騰剛走後。不久臧七二人正在沐浴更衣之際。陡見房門呀的一聲。氣急敗壞。匆匆地闖進一個人來。正是四喜肉阿寶。見了二人。喘吁吁的連說寶不好了。小老七因爲債務緊逼。無法應付。竟尋了短見。在她住的小房子裏。吞服鴉片烟自盡了。二人聞言大驚。忙立起身來。齊問阿寶怎麼得知。現在小老七的性命如何。共計虧

欠多少債務。怎麼竟致被逼得尋死。年紀輕輕的。爲什麼把性命看得這樣的不值錢。輕易就尋死覓活的白傻踏了。豈不太賤了嗎。真正愚昧極啦。但不知此刻她的生命。還可有挽救麼。阿寶兒問。嘆了一口氣。將小老七尋死的原委說了出來。畢竟小老七的性命如何。所虧欠的是些什麼債務。竟致被逼得出此下策。請待下回續敘。

第三十七回

村姑作葉冶一鳴驚人

烏師任護花三生有幸

話說紅菱花家的小老七。原本係姑蘇城外橫塘鄉鎮上的人氏。自幼兒即父母雙亡。依類着她的叔父母撫育長成。她叔父小名阿榮。拉得一手好胡琴。本係在上海妓院內給各家妓女做拉胡琴教曲子烏師的。爲人浮滑奸刁。大凡是久居上海。老於看花的狎客。大概都能知其名而識其人。每當華燈初上。如

果他從四馬路胡家柵等一帶地方走過。極易在馬路上。能不時看見有一個三十來歲約近四十歲年紀。身穿藍布大衫。在腰間繫掛着一個京胡口袋的烏師。急匆匆尾隨在一班出局妓女的包車後面。有時步行或乘街車。川流不息的往來奔波着。好像死了什麼人。慌忙急促地飛趕赴各處去報喪的一樣。這烏師便是在枇杷門巷。經已著名的小滑頭阿榮。人家見他像流星趕月般地疾速奔馳着。就已知曉他是又在忙着跟他所教戲曲或拉胡琴的妓女們出局啦。這阿榮仗着有這手操琴的技能和浮滑奸刁的本領。所以便能在上海立定了脚跟。並得溷跡在倡門的脂粉隊裏。混了二十幾個年頭。憑着他的雙手。一張口。享受現代文明的物質供應。度過吃着無憂的安泰日子。他老婆名喚阿金。本係蘇錫交界的蕩口地方人氏。從十六歲上。即到上海妓院內。

來幫傭。先充粗做的小大姐。被一個同在妓院內充當相幫的誘引成姦。便苟且結合的做了夫妻。不滿半年工夫。那相幫因爲另有了新歡。遂將她實行遺棄。阿金在怨恨之餘。遂又與一個在妓院內拉包車的結了露水姻緣。滿想可以同居偕老。誰知經時不久。竟又與那包車夫感情破裂。雙方賦了仳離。這一回的離矣。並不是男棄女。却係阿金愛上了另一個相幫。倒串了個女休男。當她初到上海來時。尙係個粗蠢的鄉村女子。及至在妓院內幫做過活了一年半載以後。耳濡目染。受着娼家的薰陶。漸漸地改變了本來面目。正應了句黃毛了頭十八變。變成一個小妖精的話頭。陡然更易了一副品貌。打扮得妖妖嬈嬈地。成了個二三等脚色的美人胎子了。當她和這另一個相幫結合時。她已由粗做的小大姐。升格爲揩房間的助手阿姐。雖然亦係賺工錢的傭傭。但

已不做粗生活了。由是她卽力爭上游的使出她的淫浪伎倆。勾引那些來院冶游的狂蜂浪蝶。竭力的奉承巴結。少不得假以詞色。放鬆褲帶。於是竟被她的媚惑魔力。籠絡住了幾個二三路的走馬王孫。她遂乘機在這班急色兒的。二三等狎客身上。敲筋吹髓的搜刮撈摸。經過不到一節工夫。竟被她撈獲了不少的油水。現金以外。又平添了不少的時式服裝。至此。她已造就了自己的相當地位。自然便有別家老鴇。貪她有客報効撐腰。特地給予較優條件。轉人設法的來羅致她去做拆份頭的阿姐。於是她在下節調頭汎的期內。便由措房間的賺工資阿姐。一躍而又升格做跟堂差拆份頭的助手阿姐了。這時她帶着手頭有的是現款。和夾袋裏有的是客人。她遂以捐洋錢給本家的資格。拆一份份頭。又以有客人報効和酒的資格。再拆一份半份頭。她以一個極平

凡的人。陡然一鳴驚人地拆了兩份份頭。在花事蘭珊的當兒。真可算做個中佼佼的紅阿姐了。在她自己正好似一交跌在青雲裏。立地成仙啦。自然要生有傲視倚靠。目無餘子的概念了。因為這樣。她的那個現役之夫的相幫。當然不放在她的身上目中咧。至是她遂很不客氣的把那個相幫棄如敝屣的拋撇在胸後。初還每晚推說生意上有自己的客人做花頭。沒有閑空工夫。可以回小房子住宿。後竟明目張胆的和那相幫叫明了。指斥他是癩蝦蟆妄想吃天鵝肉。着他從此打斷了這個念頭。那相幫心中雖然很爲依戀不捨。覺得好一朵鮮花。本已栽在自家的園地上了。不防她會陡然移植到別家花台兒上去。供別人家嘗玩。思前想後。實有些兒不甘。但因阿金已經變了心。斬釘截鐵地絕無可挽回了。只得咬牙切齒惡很很的咒詛了她一番。算是略消胸中烏

氣以後也就別無他法了。阿金既和那相幫拆開了姘頭關係，便和一個客人結合了暫時的姻緣。那客人本係在小花園附近一家女鞋莊內當職員的。因為阿金常去訂購新時的鞋子。雙方遂致相識。當夜便來叫她的局。經過了兩個茶圍。一番報効。遂發生了肉體關係。兩下打得火熱。進一步竟租了小房子。成做同居之愛的情侶。但因那個鞋莊職員。每月的進款有限。那能供給得起她的用需呢。加上她又另有許多自命為落花侍者的客人。少不得要時常應酬。應酬他們。不回小房子過夜。因此那鞋莊職員既苦於經濟枯窘。將要無法應付。又深覺她的客人太多。自己化錢買笑。反面做了只半明半昧的開眼烏龜。實在有些不值。至此。他遂用滿腹蘊藏着的酸素。煩腦怨恨。起了化學作用。頓時發作起來。和她在小房子裏拌嘴相罵。結果竟致打散了道。阿金既和

這鞋莊職員勞燕分飛之後。深覺自己如再和外界結合同居。將來終不免要醋海興波。拆散鴛鴦的。因爲任何客人。那怕他的性情再和藹些。但絕無一個不吃醋的。時日稍久。絕不會有好結果。與其這樣。不如還是就倡門內界中人。物色一個面首。到還可以相安無事。因爲他既身居堂子內。吃着這碗把式飯。必明悉堂子裏的規例。對於陪客住宿。自能安之素來。視如不見的。絕不會和客人撚酸潑醋。倒可以免除無謂的紛爭和煩惱呢。隨後如能遇着年貌相當。有財有勢的好客人。那時再丟下了現在的這個妍夫。正式的從良。跟了那個客人。也不爲晚。她既想定了主意。遂不再和什麼客人租屋同居。每晚除去應客人的邀約出外過夜之外。便都在生意上棲身。在這兒。那個出入倡家。拉胡琴教唱曲子的烏師阿榮。早已存心和她勾搭。想誘惑她上手。作自己的內助。

實行倒串一回婦倡夫隨。卽此企圖得能從本業上謀將來的發展。他既存有此心。自然每逢見了阿金。便得借事和她攬搭。竭力的向她勾引。不時的獻慇懃。陪小心。儘量的奉承巴結。稱切諛揚。使得她稱心如意。移愛鍾情到他自己身上來。這阿榮何以恁般地看中了她。竟至要這樣的醉心迷戀她呢。皆因阿金本係由做小大姐出身的。經過了許久的奮鬥。方才得能造就她現在的這般地位。明知她很有幾個肯化錢報効的客人。手頭又有積蓄。能以現款借給舖房間的本家。且有這樣地兩項資格。才得充當做花頭並兼捐洋錢的阿姐。按期已能地着兩份半的份做。將來她的客人如能一天一天化頭加多了時。她定能且有獨樹一幟。自舖房間做本家的資格。待到那時。她的前途正是未可限量呢。再則他自知甚明。料想本人不過操的是個烏師行業。地位並不見

高忖念那些才貌雙全的時髦先生阿姐們。絕不把本人放在她們的心眼上。縱或向她們施用誘惑的手段。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能把她們勾引上手。但她們所結識的豪客貴人已多。那會真心戀愛自己呢。最多亦不過是暫時的消遣尋樂。所謂偶爾高興。胡調胡調而已。絕不能成爲永久的結合。如果要能得到她們的倒貼。那須要看自己的造化。和她們的情願。方才得有希望的。能。何況她們的出身。都比阿金高貴呢。阿榮既看透了這一層。又明悉阿金的腰包內頗爲充實。即僅就衣飾兩項而論。估計至少亦可值幾百番以至近千元的數目。故此他遂認定了阿金。是他最合目標的意中人物。逐日價施展出他追求異性的手腕來。引誘阿金入他的牢籠。自古烈女尙且怕閑夫。何況阿金本係個水性楊花的女子。正合着倡門之女難言真的古訓。原係易人魔障。

深墮情網。不知自覺自拔的人。加上阿榮的一張利口。真有唇槍舌劍的本領。死的且要被他說活了回來。差不多的漢子們。經他一番說明。尙要落他的圈套。何況阿金是個鄉村出身。見識淺短的女子。怎得不墮入他的言中呢。次則阿榮是時的年齡。正在少壯時代。雖不能算他做出落得一表的人材。但也還比較的可算是個中人之姿。和阿金相配。正可算做門當戶對。年貌相仿。更兼阿金因受過那鞋莊職員和她嘔氣潑醋的激刺。深恐再蹈覆轍。決意不欲再和別個客人租小房子。做臨時夫妻。情願降格以求。本亦存心在素和妓院接近的男子中物色一個相當的人物。做暫時的伴侶呢。因爲雙方的心思不謀暗合。故阿榮的誘惑伎倆。更容易展佈。祇經過了不久時日。便已把獵艷吊膀的大功告成。和阿金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當兩下結合訂爲伴侶的那時。阿

金和阿榮的約法三章。第一條便是阿金的行動自由。阿榮不許干涉。諸如因爲生意上的種種關係。勢須陪伴客人。不回小房子來過夜。阿榮只有默許。不得和客人撒賴吃醋。其次兩條。便是雙方採取互助的辦法。共同維持生活。和將來的人如有意見不合。儘可提出正當理由來。雙方拆散走開。絕無忌言。阿榮所以要誘惑她上吊鈎的。目的原注重在金錢方面。對於她的陪客過夜。只要金錢到手。樂得置之不問。才好多撈進幾許錢元。當然無意管束她的行動自由。和化錢的客人們吃醋。這一種能可答應。其餘兩件。自可不成問題了。二人既有了交情。便同去賃了小房子居住。當時頗有和阿金交好的小姊妹們。聞悉其事。特來會她勸阻。說你好容易力爭上游。才能造成現在的地位。憑着你這樣的年青貌俊。還怕不能在許多王孫隊裏。覓得一位如意郎君麼。何苦

一定要和阿榮同居。自減身價呢。大家誰不知阿榮是個有名的小滑頭。堂子裏曾經被他糟踏了身體。賠貼了金錢的女人。結果反被他一脚踏出門外。打散道場的。已不知有過多少了。這都是絕大的玻璃鏡子。你怎麼也會受他的愚騙。上了他的算計呢。快乘此和他斷絕了。免得日後上當吃虧。懊悔不及。阿金聞言。雖覺得姊妹們爲自己打算的。確說得不錯。怎奈她的一顆芳心。早已被阿榮的詭話。瞞哄得像中了蒙汗藥一般。况正在被他調得火熱的時期。那還能擺脫得下呢。只得婉言謝了衆姊妹們的多情關照。准定設法慢慢兒地和他脫離。衆姊妹見她的意志已被阿榮迷蒙。料想多勸無益。反得遭怪。遂亦只得不再深說。作別而去。阿金和阿榮同居後。經時未久。果然已被阿榮瞞騙得像猪油蒙塞了心竅一般。竟心悅誠服地把歷年辛苦積聚的金錢首飾。拿出

來供應阿榮的衣食用需。一面更向一班客人們設辭借貸。拿回來供俸阿榮。阿榮仗着有她這棵搖錢樹。可以供養生活。他遂每日除去清晨托鳥籠出外冲鳥。往茶肆啜茗消遣。下午趕書場聽書。晚間往浴室洗澡等事以外。便是在家裏睡烟床抽鴉片。竟將白天給人家拉胡琴吊嗓子。唱曲子說戲。晚間奔馳往來於書寓酒館等吃喝娛樂的各處場所。給出局的鮮花治葉們拉胡琴唱曲子侑酒的本身烏師工作。一齊拋諸腦後。不再理會了。他每天在小房子裏享受着這種穿綢吃油。冲鳥聽書的安閑現成的福。滿以為可享受一輩子了。因為他和阿金結合姘頭關係後。他便寫信回家。給他的兄嫂。告知業已在滬娶親成了家室。並請兄嫂領着姪女兒。同到上海來小住盤桓。乘便和新娶的弟歸孀子相會。他這封信的作用。主意是在他兄嫂面前。賣弄他的本領。竟有

獨自在外成家的能力。好使他倆在鄉間親友們大眾面前誇張他的能爲。再則料定他倆接信後。必然很欣悅的領着小孩。來滬探望。她倆初次和弟婦嬉嬉回面。定要儘量的攜帶許多禮物土產。到上海來作見面之禮。這樣一來。更可使阿金死心塌地的歸了自己。以爲自己的兄嫂們都極其看得起她。尊敬她和經過正式結婚的花燭夫妻一樣。並不把她當作姘頭看待。心中必然大悅。從此把她跟自己做老婆的心思堅定了。便可享受她的供俸。過現成快活日子。無用再憂衣慮食的想窮心思咧。三則兄嫂帶領小孩到滬。目睹我和阿金倆都享着物質繁華。尤其見阿金的衣服炫耀。首飾燦爛。皮夾錢袋裏滿貯着現洋鈔票。必要看得眼紅。那時再經我向她倆一提議。把姪女兒留居在滬。歸我撫養。日後唱會了曲子。送往堂子裏去做先生。准定可以發達。他倆定必

首肯。待到將近阿金年老色衰時節。這小孩子正屆荳蔻年華。秀色可餐的黃金時代。她是從小兒由我領帶長成的孩子。還怕她將來會變心。不把我當着生父孝養嗎。這樣一來。有她孀姪倆一老一小接替着孝敬我。我真可以安樂快活一輩子。作一個無愁天子啦。他想定了主意。方才把這書信郵寄回去。果然不出所料。他哥嫂夫婦。竟帶着小老七。從蘇州鄉間。趕奔到上海來。那時小老七纔祇有三歲。尙在扶壁學步。話還未曾能夠說得完全的時期呢。隨着她老子娘到了上海。依阿榮的意思。原只要把姪女留下。打發他兄嫂仍舊回去。怎奈小老七的父母。因貪戀上海繁華。又眼看着阿榮阿金倆的受用。不禁歎羨。便央及他倆給自己夫妻在堂子裏謀充相幫及粗做職務。一家好同居在上海團聚。捨不得把一個纔離襁褓的三歲女孩。單獨丟在上海。給阿叔阿孀

撫育。恰巧阿金的意思。亦嫌小孩的尿糞騷臭。自己打扮得像花枝兒也似的。早晚還須要別人服侍。那慣小心性兒的張羅小孩子呢。因爲這樣。阿榮阿金。倆商量的結果。只得將哥嫂等三人。一齊留居在小房子裏。一面設法給哥嫂二人謀事。所幸是時阿金正在走紅的當兒。給大伯夫妻倆謀事。並不覺得怎樣爲難。故此未經多日。便已謀幹成功。事前講明有個小女孩子。須要隨身帶到生意上來。以便親自照應。情願少賺幾文工資的。故能幫傭親育小孩。不生問題。時光易過。小老七的父母在妓院內幫傭。不到兩節工夫。適逢暑熱天氣。時疫流行。她老子娘忽然都傳染着了時疫。在三天裏。先後患急痧死了。丟下了小老七這個孤雛。只得由阿榮阿金把哥嫂倆草草殮之後。把小老七領回小房子裏來撫養。在阿榮的心中。恰係正中下懷。原屬極端快慰。不過在阿

金的心中。却很有幾分不悅罷了。但也無可奈何。只得以嬸母的資格。照應照應。這個無父無母的可憐姪女。左不過在表面上。她担了個撫育遺孤的名義。實際上。她每天日夜在外的時間多。只有阿榮纔好算得是小老七的保姆哪。所幸小老七小時。並無什麼疾病磨難。倒可算得是易長易大。而且生得既白又嫩。好似個粉堆玉琢的小孩。非常惹人喜愛。所以阿金並不很歡喜小孩的。至此亦對於小老七表示很親暱的好感情。每天從外面回來。總得把她抱到懷裏來。媛媛寶寶的親嘴接吻。並帶點糖果餅乾之類的小食物品。給她零食消遣。有時並把她抱着帶到生意上去玩耍。直到夜深方回。前文說過。阿榮自從和阿金結合以後。他便衣之食之的過着安閑歲月。書場浴室茶坊酒肆是他足跡常到的地方。這一來。早給他的幾個情敵。即阿金先曾姘過的兩個相

幫和一個包車夫看得眼紅。心中很覺不自在起來。大家都以爲阿金這塊肥羊肉。乃是自己口中的食物。現在却被阿榮奪去。享福受用。每一眼見阿金。想起前事。便不期然而自然的激引動了肝火。於是三人便都在背後造作流言蜚語來。到處傳說。企圖中傷阿金。打斷阿榮享受快樂的財帛來源。果然好事不出門。醜事聞千里。不多幾時。便已傳播遍了各條里巷。有那和阿金感情不大好的先生阿姐。大姐姐姨。便摭拾了傳言。更添加資料的編排出許多話來。在阿金的幾個客人面前搗鬼播弄。說阿金的面首極多。從前曾姘過某人某人。現在倒貼給一個烏師阿榮。在客人身上拚命的搜括。回去却供養漢郎頭。這樣的說話。傳入了那些客人們的耳中。初時雖還不甚相信。後來聽得傳說的人多了。那還由得不信呢。耳中一偏聽。心中便不期然而自然的發生了

酸素作用。對阿金的感情。自然就逐漸地冷淡了下來。畢竟阿金的賣笑生涯。是否即因之大受影響。結果究竟如何。請待下回再敘。

第三十八回

信間言流氓辱倡女

作惡劇暴徒摧錢樹

話說阿金的一般客人。被別人播弄是非。頓時在感情上。發生了惡劣影響。大家對於阿金。不約而同的全冷淡了下來。客人既吃了醋。那怕阿金的褲帶再肯放得寬緊些。亦籠絡不住那些客人的情愛熱心了。因此不到兩節工夫。阿金的幾個有深交肯報效的老客人。全都絕裾而去。不肯再來了。阿金受了這個打擊。她在生意上拆的份頭。自然就狂跌折減了下來。因之她的收入。驟形減少。頓覺有些經濟拮据。不敷用需起來。明知客人忽然斂跡。定係在背後聽得了什麼風聲。欲謀挽回這個頹勢。除去另外竭力設法。用媚術拉攏新做着

的幾個客人。別無他法。於是她即對於各個新客人。施用種種媚惑的手段。勾攝他們入彀。她看透了客人來逛窯子的心理。無非總是想佔妓女們的身體。發洩他們的肉慾。企圖滿足他們性的要求而來。只要肯犧牲色相。給些甜頭。他們嘗試着。他們自然肯儘量的報効。受妓女的籠絡。此乃不易之理。她既看透了此層。遂即利用客人心理下的弱點。抱着郎君捨得腰間物。奴家供應海中鮮的政策。向這班新客人賣弄風騷。勾攝撩撥。果然她這會計劃實踐以後。那班新做着的客人。全入了她的牢籠。成了她的情俘。於是她的地位。頓時又一躍升高。如前一樣的紅了起來。她在外面的花運亨通。那阿榮的物質享受。自又不受影響。依舊過着美滿的優裕生活了。那幾個暗算中傷他的相幫包車夫。以至和阿金不洽的小姊妹等人。當然便恨得在暗地裏咬牙。多方面的

設法破壞。加緊對阿金的進攻了。他們都料定了狎客的心理。絕無一個不吃醋的。所以亦利用這個弱點。如前一樣地再度向阿金新做着的一班客人播弄。說阿金怎樣的爛污倒貼。情愛不專。挑撥惡感。可巧其時阿金的新交中。有一個做外國機器匠頭目的。名喚銅匠阿三。是個好勇鬥很的小流氓。爲人性情極其暴躁。仗着他所拜的老頭子。在上海的特殊社會上。頗有名望勢力。乃是個極有面子交情的人物。他自己所收羅在門下的一班小脚色。亦大多數係在外面混世已混出了頭。地能可獨樹一幟的小輩英雄。因此他遂於上海的畸形社會裏。自立門戶地建樹成了一部份的相當勢力。他因所操的職業。是充當外國機器銅匠的頭目。每月的固定收入。已是很豐。又兼在外面做着混世魔王。手下小脚色又多。差不多每天總有一兩件經手的事情。所吸收的

鮮血甚多。加上在暗中經營黑白紅三寶。和總會賭台等各種不正當營業諸方面寶攤所撈取的浮油。故此他的每月總收入。數目頗爲可觀。因之他的生活亦很富裕。遂不由而然的飽煖思淫。呼朋引類的嘯聚在一起。未到花街柳巷。作桃源問津的漁郎。以他這樣的一個下流社會的人物。來到長三么二的書寓堂子裏送色微歌。那能受着這班鮮花冶葉們的歡迎呢。可巧正值阿金感受流言的影響。拆的份頭。陡然減少。急於設法挽回頹勢。所謂捷而走險。急不暇擇。那還顧慮得許多。因見阿三的舉正闊綽。衣冠華美。極肯使錢充闊。頗可稱得起一個豪字。不比那些窮嫖急賭的荷花大小們。時常流露出措大的寒酸相來。看在眼內。真覺得些面目可憎。要比較的強勝幾倍咧。加以上海的花街柳巷裏。有幾句流行的歌謠。叫做若要風光。須妍流氓。吃盡當光。莫叫冤。

枉。偷說冤枉。兩幾耳光。

滛諺。言兩下巴掌。打在面龐上也。耳光即嘴巴。

這幾句話久已聽熟在阿金的

耳鼓裏。可惜只因熱中心太甚。只記得首兩句。却將下面的四句。都一齊忘了。

利之所在。智昏若此。

因利其多金。肯浪擲濫用。遂眉語目笑的向阿三獻媚。並把蜜也似

的甜味。先放一馬的給阿三嘗了。然後纔很很地在他身上開刀割血。

特殊社會中人稱金

多爲血旺。故云。

既要求他給自己添衣服。兌首飾。又央及他給自己請酒碰和。大幫場

面。零並設辭向他借貸。接二連三的很在阿三身上。撈取了不少的浮油。在阿

三原屬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多化費幾個錢。並不介意。在阿金却深蒙其惠。獲

益非淺了。於是她遂翻新行頭。增添首飾。續取當頭。購置手表。更換襪履。單單

一雙高跟皮鞋。即已化去四五十元。其他的用需。當可從而推知了。阿三既肯

在阿金的身上。這樣的化錢報効。當然是抱的獨佔花魁主義。恨不得把阿金

視同禁鬻。不許傍人染指。置之金屋。供他一人享受。艷福方纔算是稱心如願。猛可裏從許多人的口中。同聞得許多閑言雜語。試想阿三是一個性情暴躁的草包。耳中聽得這番說話。那裏還能容受得下。頓時按不住無明火。高三千丈。霍地暴跳起來。遂卽叫阿金的堂差。當面嚴詞詰責。直斥她爲爛污。阿金陡聞這種話頭。恍如當頭起了個霹靂。震得目瞪口呆。半晌假聲不得。但在衆目之下。遭受這種辱罵。焉能承受得起。自然只得硬着頭皮。一言不發地立起身來。跛脚就跑。含着兩胞眼淚。滿腔羞憤。氣得芳容失色。渾身發抖的回到生意上來。剛踏進房間。早已忍不住珠淚交流。掩面嗚咽地嚎啕大哭。招惹得房間中人齊來問訊。阿金正哭得眼淚鼻涕的氣阻抽噎着。那還能訴說得出原因來。倒是同她一齊去應徵出局的先生。代她把被阿三指面羞辱的情形。告訴

給衆人知道。大家這纔明悉。於是一面婉勸阿金止淚。休要把此事放在心上。一面說本來阿三不是什麼好人。只因你和他狠要好。所以我們來便深說勸阻你遠他。如果你和他並無交情。他又未曾在你身上肯化費過時。我們早就
要勸你趕快地把他丟開。不要做他這個起碼的流氓客人啦。現在難得他自己
已先來得罪你。這正是你的造化呢。從此可以和他一刀兩斷。割地絕交。免除
後患了。可不是你的不幸中之大幸嗎。你還氣得哭呢。如在我們做了你時。正
要歡喜得笑啦。快別裝裝。把寶貴的眼淚。出在這種小抖亂的起碼白相人身
上。真也太犯不着呀。阿金被衆人勸着。漸漸地止住了眼淚。便有同在一家
的姊妹們。看她哭得像帶兩梨花。氣得面如金紙。怪可憐的樣兒。不由得不忍
忙。一面勸她心中譬開些。只當做碰着了一個活鬼。或是做了個惡夢似的。休得

記在腹內氣苦。一面命粗做的打了盆滾熱的面水。給她擦手洗臉。並移過粧台上的鏡箱。取出各種化粧香品來。給她重施脂粉。再整芳姿。一面開廚給她另取一襲新衣。給她更換好了。邀她同往外面去游玩。解悶散氣。阿金經各小姊妹一番勸慰。譬解。並陪同游玩了一晚。早也就把這件事丟開了。祇不過在背後和人談論起來。多少得嘆息兩聲。並惡言惡語的咒詛那阿三幾句罷了。也是合當有事。不知是誰把她在背後咒罵阿三的話。故意加油添醬的播弄給阿三知道。那阿三火一般的流氓性情。聞知阿金在背地裏咒他。那裏還能容忍。一口氣便想奔來尋阿金問罪。却因一時無空閑。只得暫且放過。可巧那天晚上。阿三同着兩個朋友。在三馬路一家菜館裏吃晚飯。維時正當上市之際。那家酒館的門前。頗有車水馬龍的盛況。樓上各房間以及樓廳各處的座

位上都告了滿座。阿三等三人因來得晚了些兒。只得在樓廳口近走馬樓的迴廊邊。揀了吃客剛去的一張空桌上坐下。堂倌走過來招呼酒菜。叫下去要了送來。阿三等剛喝到酒甜耳熱。興致正豪的當兒。適值阿金亦來到這家酒樓。應別個客人的堂差。因阿三的座位。係在樓廳口的走廊邊。乃係大眾往來必由之路。除非從樓梯上來。由走馬樓的迴廊上。繞着圈子。多走幾步。方才可以繞了過去。不打從阿三等坐的席前走過。否則絕難超越。是時阿金同着齊出來應徵的先生。從下面上來。走到樓梯口邊。四下一望。早已看見了阿三的背影。本想回下去的。却不防已被那個叫她的條子的客人。在遠遠地看見了。正立起身來望着她。二人招手啦。阿金無奈。因爲這個客人。亦是個新客。正答應在明晚請酒。預備擺雙檯。菜單早已開好。交本家叫下去了。這會兒如果

回身下樓。勢必惹起他的誤會。假使竟因此扳了差頭。把事弄僵。豈非倒霉。故此只得同着那朵鮮花也似的先生。放輕了脚步。悄悄地由阿三的坐着身體背後。潛行溜了過去。逕往那個客人坐的房間裏去坐下。只裝做不會看見阿三的樣子。竟對他一理也不理會。低頭不朝阿三這邊望着。祇管和那個客人有說有笑的敷衍着。待到烏師來了。先生唱過了曲子。客人已是散座。便大家約着。隨阿金二人一同回去打茶圍。阿金爲情勢所迫。有苦說不出。無奈只得偕着客人和同席的衆朋友們。一齊移步走往樓梯口去。當她倆潛溜過阿三的背後。走進那邊房間坐堂差的時候。阿三等二人都已後先瞥見了。那兩個朋友。先曾幾次見阿三連叫過阿金的局。却不會曉得阿金被阿三羞辱斥罵的一回事。所以這時看見阿金走面前經過。竟低頭逕走。見如不見的絕不招

呼。不但未曾請問阿三要否轉局。且連頭都不點一下。不由生氣。更都給阿三抱屈。認他前曾給阿金請客等情。爲做了天字第一號的瘟生。遂向阿三挑眼。說阿金真是婊子無情。上了俗話的譜啦。何不用張局票。把她轉過來。責問她是何理由。給她一個現開銷。使她下次不敢再像這回的怠慢客人。阿三被二人一吹毛慫恿。不禁氣上加氣。立刻喚堂倌取局票筆墨過來。幸虧尙未曾寫。三人所叫的堂差。恰巧正於此時。不先不後的到來。因這一岔。遂爾中止。待後阿金陪同客人等走出來時。阿三等人連同叫的三個堂差。亦尙高坐堂皇的未走。所以阿金等打從阿三背後經過。依舊絕不理會。阿三因礙着三個堂差。只得暫且容忍。祇不過朝着阿金的背後影。喝罵了一聲爛污婊子。阿金雖已聽得。但却只裝做耳閉。連頭都未回。卽已默不作聲的搶在客人前面。匆匆先

跑下樓去。阿三等叫的堂差。見阿三朝着樓梯口陡然高聲怒罵。不由大驚。忙問他爲何動氣。罵的是誰。阿三帶着氣恨的樣子。回稱這個賤貨。已下去哪。三個堂差方知他罵的是阿金。但也不敢多言。忙各用別的話岔開。再稍坐片刻。卽同時起身。告別去了。阿三等於堂差去後。一邊止酒吃飯。一邊互道阿金可惡。太無情義。目中無人。如不給點顏色她看看。以後她出局。在別處宴會的席上遇見她時。她還無更把眼睛生在額角。看不見人呢。阿三越說越氣。再被兩個朋友一挑撥。酒興壯膽。頓時按捺不住。決意施用辣手。去報復阿金。毀壞了她的容貌。使她不能再依仗着姿色。搦誘客人。以出當晚所受的惡氣。定計以後。於是匆匆把飯吃飽。會賬下樓。三人同行。一逕回到阿三的家內。立刻由阿三命令手下的小脚色。飛往外面去。設法備辦了兩大瓶銷鏹水回來。分倒在

兩只飯碗裏。由阿三等三人在前面引導着。令兩名慣在外面生事闖禍的大膽小脚色。各擎托了一碗銷鏹水。緊跟在三人後面。並命幾個慣作打手的徒弟。隨同前往。作臨陣的幫手。一行人衆。逕趕到阿金所在的那家妓院內來。阿三等在路上商量。恐怕親自闖進阿金的生意上房間。被她自己及別人看見。大家都是素識。往後定有許多不美。不如不走進去。隱身守在兩頭弄口。等候她出來。一個暗號。大家動手。阿三等三人藏躲在暗處。不給她看見。以免遺下後患。三人商定。照言而行。到了目的地。阿榮便躲那家妓院貼隔壁的腰弄口。裏地裏掩立着。兩個朋友分躲在兩頭弄口的斜對面守着。各徒弟却在弄內靠近阿金登的那家妓院的地方。巡來巡去。專待阿金出來動手。株守未久。恰巧阿金從館子裏。陪同那起客人回來茶圍之後。客人的朋友。分別先後歸

去。只剩下那客人自己。盤玩到更深夜晚才走。阿金送客走後。她才更換便衣。卸除首飾等項。收藏好了。方始走出院門。緩步前行。意欲僱車乘坐。回小房子裏去。不料走未數步。忽聞一聲哨號。陡從身前背後。趕來好幾個短衣惡漢。大家一擁齊上。把本人圍在垓心。阿金不由大吃一驚。慌忙欲奪路逃回妓院的門內去時。早被兩個漢子。一邊一個。分做左右。把她的兩臂扯住。使她倔强動彈不得。另有兩人。各拿着一只飯碗。冲着她兜頭迎面的澆了她一頭一面的銷鏹水。正好似醍醐灌頂。點點滴滴。由上而下。自頂至踵的被澆得淋漓滿身。阿金不知是什麼水。祇覺被澆在頭頂面門上時。沁涼之下。繼以一陣麻辣刺痛。好像被無數的鋼針。深深地直刺入骨。不由痛澈心腑的大叫一聲哎呀。並連珠價狂呼起救命來。衆人見她大呼救命。深恐驚動別人。趕來援救不便。且

目的業已達到。遂卽一個暗號。左右兩人一齊放手。使勁兒把她推跌在汪着淋下來的銷鏹水地上。乘勢又踢了她幾脚。方各呼嘯着。分向兩頭弄口。飛步竄逃出弄。往四下裏散去。迨到有人聞聲趕來時。行凶的大衆暴徒。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不知所往了。畢竟阿金的傷勢如何。有無性命之憂。請待下回續寫。

第三十九回

身爲形役弱女墮風塵

高燒紅燭雛妓被梳櫳

話說阿金在妓院門外的弄內黑地裏。被銅匠阿三指揮着衆徒黨。把她的兩臂捉住。用兩碗銷鏹水。澆了她滿頭盈面。淋漓得遍體都是。不由大驚。狂呼救命。衆暴徒見行凶的目的已達。遂放手將她推跌在鏹水淋漓。積有水汪的石地面上。狠狠的踢了她幾脚。方才各自呼嘯逃散。阿金被鏹水澆傷了一頭一面。淋得滿頸滿身。已是痛澈心腑。不堪忍受。又被推跌在地。狠踢了幾脚。肩胸

腹腰背臂各部。都被脚尖踢傷。遍體疼痛非常。仰臥在地上。竟致不能轉動。那還能爬着立起身來呢。等到有人聽見。趕來探視援救時。阿金已傷痛得聲嘶氣急。連大聲呼救的氣力都沒有了。當時幸有她院內的相幫人等。聞聲出門來看。見果係阿金。便驚呼着吓哎。上前將她扶起。左右挾持着。勉強把她攙扶進內。送在一張匠榻上躺下。同院的大眾男女。聞聲齊來探視。房間中人一面驚問她因何被跌在地。弄成這等模樣。一面見她由頭至足遍體淋漓盡濕的。像隻落湯鷄一般。電燈光下。照看得甚爲清晰。早已看見她的頭髮淋濕。面孔上的皮膚。凡是被水澆着的地方。都已變了原樣。走了顏色。身上衣服。已有數處破碎。左脚上的鞋子。已跌落在外面。衣服襪履。遍身都是泥土。脚尖印痕。只聽她哼着吓哎。聲音淒楚。不堪卒聽。心知有異。但不曉得她係受了何人的暗

算。滿望她能把事情經過的原委。說將出來。打破這個疑團的。怎奈阿金這時受傷甚重。只有哎吓呼痛的份兒。那還能忍痛告知大眾詳細呢。而且在門外黑地裏。惊慌間並未能夠看出那些行凶的。是些什麼人。故此即使要訴說給衆人知道。亦訴說不出個原因來啊。當時房間中人。除去忙着張羅面水。給她洗臉擦手。並取衣履給她更換之外。一面派人飛往她小房子裏去報信。喚阿榮速來。一面着人點火到門外照看。把阿金遺落的綉鞋尋回。阿金雖遭人暗算。一時却料想不到係受的銷錘水澆傷。只道是用的什麼藥水。所以刺激得頭面各處的皮膚。好似火辣辣熱刺刺地疼痛異常。因之却亦不會想到她的利害。在被扶進房。坐身在匠榻上時。已先用手去撫摩過頭臉頸項等處。被銷錘水澆傷劇痛的地方。那知手指兒剛纔碰到傷處。已是痛得加倍厲害。

無可忍受。不但創痛難忍。反而連未被澆着的兩手。因這一摩撫。亦被鏹水沾染着。指頭掌心手背。頓時亦遭受刺痛。像被尖刀割裂一般。不由哎吓哎吓的連聲呼痛。凡被沾染着鏹水的地方。逐漸地皮開肉綻。腐爛着潰破了開來。迨至粗做等打好面水。給她張羅着洗滌時。銷鏹水遇合了熱水。盛起化學作用。更外使她呼爺叫娘的嚷起痛來。連粗做的手上。亦沾染着了鏹水。覺得麻辣地劇痛非常。唬得那粗做的哎吓一聲。慌忙縮手不一。饒她揩擦得快。兩手指掌已被潰爛了一大塊皮肉。這一來唬得大眾都瞪着兩只杏眼。望着阿金發呆。無人敢再向前插手。直至阿榮得訊趕來時。阿金受創已深。痛得連話都不大能說得出來。見了阿榮。不由一陣心酸悽楚。放聲慟哭。震得遍體創傷。更加劇痛非常。阿榮睹狀。慌忙間也瞧不出是中受什麼毒。只得說照此延長。

時間。恐要毒氣攻心。發作起來。可不是頑兒的。爲今之計。只有急速地僱輛汽車。逕送往醫院內去施行急救。或者尙可保得生命。不致危險。一句話提醒了大衆。連忙命相幫打電話去叫汽車。當由舖房間的本家。和阿榮陪着。逕送阿金到距離最近的一家醫院內去求治。幸虧這家醫院範圍不大。生涯並不盛旺。樓上的養病房間。很多空關着。院內的醫師看護等人。都很巴結生意。皆隨到隨診的認真診治。不虛耗光陰。無延長時間。增加病者危險程度的惡弊。作者

概乎言之。反映出若干醫院的玩視業務來。可嘆。因之阿金到達醫院。卽由看護送入樓上病房。立有醫生診斷。對阿榮本家等宣佈。阿金係遭受了仇家的暗算。狙擊之外。又加鎗鎊水的澆傷。只怪送院急救來遲。傷者的性命。雖說可保。但因受毒已深。創傷過甚。尙須看治療後的情形。有無變化。方才可以斷定。假使傷者毒已內侵。內傷

流血不止。恐有性命之憂呢。這幾句話聽在阿榮等的耳內。不由唬得真魂出竅。一疊連聲的忙懇醫生設法救治。務必保全阿金的性命。醫師笑道。這是當然的事。還須你們要求嗎。不過傷者的生命。即使得能幸保。但她的芳容。恐怕萬難復原。至少須得帶上幾處創疤。把漂亮的臉蛋兒。變做了破相。成爲美中不足咧。倘能保全性命。已屬是她的造化。總算做不幸中之大幸啦。阿榮等無奈。只得再三躬身作揖的拜托那醫師加意治療。最好能使阿金的面上。不帶破相。如其不能。亦希望可能的減至最少數。醫生微笑應允。當卽件送阿榮和本家出房下樓。命阿榮依院章填寫了請求治療書。及住院治療的保單。交付了掛號費和住院的房金。其餘的醫藥等項費用。一併暫且先付二十元。等到痊愈出院時。再行總結。阿榮無奈。只得向那同去的本家商借。懇求她暫墊。

由醫院掣給了收條。二人一同出院。付過車資。打發汽車回去。然後二人分途各散。第二天阿榮趕到醫院裏來探望阿金。請問醫生有無挽救希望。醫師回說生命可無危險。破相却只得帶定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那怕你化錢再多幾倍。亦難保全。只有日後希望她能慢慢地逐漸恢復。或是往專門美容的醫院內去。請求設法。或者尙可有幾分希望。但恐木已成舟。亦難化媼爲妍了。阿榮聽得。心中略微安定。但因容貌被毀。失去了賣笑的根本依據。不禁竟憂心如搗起來。當時只得徒呼荷荷地回轉小房子裏去。阿金自從送入醫院療治以後。當因被鎚水澆傷在頭面遍體各處。雖已腐化潰爛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鎚水的毒質。被侵入了血液。同時身體各處。又被亂足踢得鱗傷點點。內膜亦有發炎震破的地方。傷勢實甚危險。但幸醫師的診療手術尙佳。連用清

血解毒防腐止痛等特效藥劑。給她內服外敷。刀針齊施。醫療的經過。非常良好。因之不多幾天。阿金的傷勢業已漸好。迨至兩旬光景。已屆完全痊癒的時期了。可是傷勢雖告痊癒。但她的頭髮眉毛。以及手臂頸項胸背。及面容上各處。已平添了不少的癍疤班點。成了個眉髮不全。滿面疤痕的奇醜女子了。所幸雙目未被鏹水侵着。否則阿金定要一變而爲盲目美人咧。阿金醫治痊癒。先期知照阿榮。着他將積欠醫院內的一切費用。往生意上去向本家商借。臨時到醫院內掃數結清。迎接本人出院。到得她出院的那天。阿榮特地僱了一輛汽車。偕同平時和阿金感情最親密的幾個小姊妹。和阿金生意上的本家等人。按生意上三字。本係倡門中人稱其香巢所在之一種術語。其意義正猶商人之稱其店鋪爲倡門中人矣。噫。可笑亦可慨也。竟遵借沿習之成爲一種專名。每見有人於談話間。自然流露而不覺。是言者於無意中已自承其亦爲倡門中人矣。噫。可笑亦可慨也。乘着汽車。逕到醫院內來接阿金。大家見面。

悲喜交集。悲的是阿金的芳姿已今非昔比。不能再和花國姊妹爭妍鬥勝的。比美誇豔。喜的是阿金的生命。竟幸得度無憂。真可算做再造更甦了。當時大家各給阿金道着恭喜。祝賀她已幸復健康。阿金謝過衆人的關懷。和在住院時承各人餽贈食品。常來探問的盛意情誼。並道過各人迎接出院的勞乏。讓各人在病房中略坐。小憩待茶。然後謝別過院中醫士看護等人。同着大衆下樓。出院上車。先到生意上去。和房間中的上下男女人等會見過了。並將舖房間的自家留下。然後問着阿榮。乘汽車依着路的遠近。將各姊妹依次送回。並順便沿路停車下去。向那些在前幾天凡曾親到醫院內來探望過的人們。然後纔偕同阿榮。乘着原車逕往各廟去燒香。又往一家照相館去拍了兩張式樣不同的照片。算是送去了晦氣。並慶更生的紀念。末後纔坐原車。同回小房。

子裏來。由阿榮開發過車費酒資。打發汽車去後。阿金便向阿榮查問這一向的各項情形。並把小老七喚到身邊來。抱坐在膝上。問她些閑話。阿榮把她受傷住院後直到當日的經過各情。逐項回答給她知道。阿金這才曉得因爲本人住院療病。已虧欠下不少的款子。當時雖幸生命保全。但是在鏡子內照看自己的容貌。見頭髮被爛得禿落了好幾塊。絕似一個從小患過癩痢頭的人。眉耳鼻嘴及面頭各處。簡直像一個曾患痧麻痘疹等症。留下無數癍痕的人。實際上還要加倍的比他們醜陋些。再低頭看看兩手。並摩摸遍身各處的皮膚。只覺得粗糙非常。竟像那曾患過蛇皮癩等一類皮膚病症的人一樣。回想自己從前的容顏豔麗。秀髮蛾眉。細皮白肉等種種情形。不由一陣心痠。淚如泉湧地墮落下來。

實係傷心。阿榮見她呆立在粧台方前。望着鏡子裏的面容。又

俛首垂視週身。默不作聲的慘然落淚。那神情表現出胸中很有許多訴說不出的淒苦。已料知她的心事。遂打疊好許多話頭。給她安慰。並目告奮勇的說道。你放心。萬一你竟因此遭受了莫大的影響。憑着我的一雙手一張口。准可以換得金錢來供給你的生活需用。你現在傷病纔好。精神究竟還未全復。何苦來。急悶焦愁的反自把身體傷壞了呢。阿金拭着眼淚。默坐在一傍。悽然良久。方纔經阿榮的一番溫慰。說得把心事丟開。見他說出肯賺錢來養活自己的話來。不由轉憂爲喜的道。你雖然狠有良心。自願去吃辛苦。賺錢來供給我的生活費用。但是我給你想。却也很難呢。第一你這兩年已久不在外面給人家拉京胡。說戲教曲吊嗓子了。常言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你早已閑散慣了。把京胡戲曲都已丟得狠生疎啦。一日陡然的無重理舊業。那能就得如願以償。

的這般容易呢。第二你自從和我結合同居以後。把這口好烟抽上了。身體極懶精神也不如從前的好了。每晚東奔西跑地跟着堂差打轉。恐怕說得容易實行竟很不容易哪。阿榮被她一激。跳起身來道。什麼話。要吃飯。還能夠顧慮得這麼許多嗎。你別擔憂。有我在着。你儘管的過安閑日子。不要你煩神就是哪。阿金見他說得認真。不由大喜。遂順水推舟的接口說道。你既怎樣地有良心。天必保佑你康健發財的。我就很老實地靠你的福。吃着一輩子不愁了。阿榮這時因要安慰她的芳心。免得把她惹壞了。好徐徐在她的身上設法。所以很豪爽地冲口而出。却不料話吐纔出口。就被她敲釘轉腳的把話柄捉定了。要依靠着自己。吃着一輩子不愁。話已答應下了。只得姑且暫時復業。重作鳥師。原想過得幾時。再在阿金的身上想法。怎奈阿金的旖旎風光。已是今非昔

比。雖然人老珠黃不值錢。却係色衰貌陋無人愛的事實問題。委實無法可想了。阿榮到此境地。欲待和阿金借事反目。脫幅分離。但自忖前途。單獨的力量。亦很有限。還無落一個薄體無情的惡名。倒不如同她白髮偕老。利用她的積蓄。和在生意上做成洋錢拆份頭的阿姐資格。至少每月總可以收進若干利息。和拆得份頭。究比單靠着一把胡琴的末技。來得穩妥可靠。在外表上。人家還得誇稱一句好良心。並非完全拆她的白。再則自己現在吸上了鴉片。已經掛名黑籍。年貌都已不及往時。生意上的時髦先生阿姐。料想已難能誘惑上手。即使能夠和誘成姦。最多亦不過是臨時的性慾沖動。決不會長久要好的。我又何苦來多此一舉呢。阿榮這樣前思後想的。接連忖度了多天。覺得自己的見解不錯。遂死心塌地的。每天出去教曲子。每夜出去趕堂差。儘量的張羅。

生意撈取錢鈔。回來度日。一變往時專靠阿金賣笑的收入。維持生活的神情態度。安分守己的不再拆阿金的白。兩口子撫育着小老七。在小房子裏廝守着過度光陰。話雖這樣。可是阿金在平素的積蓄。原屬有限公司。除去借貸給生意上舖房間的本家。一筆整款以外。餘多的並不怎樣豐富。前因被阿榮的哄騙。早已絡繹地倒貼得經濟拮据。因為將要受困。所以才格外地把褲帶放鬆。儘量地獵取情俘。拉攏新做着的客人。更因急不暇擇。才利令智昏的和阿三發生肉體關係。所以才弄成倒翻醋缸。幾致送命的結局。是以這時阿金的手頭。實際上並不怎樣的充盈。可以供給小房子內兩老一小三口子的生活需用。雖幸有阿榮逐日逐晚的在外奔波。謀取金錢。但亦為數不多。加上阿榮的烟癮。在往時因為不出去奔走。所以還比較的稍小。此刻既要日夜出外辛

苦精神惟恐不繼。便不得不儘量的吸烟補充。於是便陡然放大了許多。同時阿金因爲閑居在小房子。終日無所事事。每天陪着阿榮。在烟床上一燈相對。並有時且得給阿榮裝烟服侍。不免亦呼上兩口。解悶消遣。久而久之。便沾染成癖。兩人遂同流合污地做了黑籍同志。這一來。阿榮的辛苦收入。和阿金所拆得的份頭。兩共合計。亦難可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於是便逐漸地拮据起來。初時由阿榮在外面向各家預借拉胡琴和說戲教曲等等的月錢。不多幾時。已向各家借遍了。接着便又借第二次。如此一次一次的預借。不久便已形成了個寅吃卯糧的局境。不得已便翻箱倒篋的拿出些衣服來。送往長生庫裏去典質維持。兩口子的衣服有限。每天的開支無窮。那消幾時。已是典質一空。變做了個冬轉夏。夏再轉冬的狀況。至此阿金只得把私蓄的和房錢。儘量

的拿出來。貼在日常開支裏化用。待到私蓄貼完。便把首飾等項。拿往銀樓金鋪裏去兌現。內債既已借無可借。只得出去向往日交好的一班小姊妹們商借。初還移東補西的歸還。繼竟無法償債。到了這個境地。兩口子對內對外舉債的路徑。已弄成到此路不通。竟致整日價愁眉雙鎖地受着經濟壓迫。度着日日大除夕的困阨光陰。兩口子在這無法可施的當兒。自然就設想到小老七的身上。企圖把她送進妓院內去。弄一筆鉅數的身價款子。回來解救目前的危難。於是便加緊對小老七將來吃把式飯的訓練。每天早晚除教她的戲曲。京和。小調等外。並由阿榮親拉胡琴。起早給她吊嗓子。更由阿金教給她吃堂子飯的種種規矩。教她怎樣地對待客人。和怎樣地揣摸客人的心理。方才可以待得狎客的歡心。弄得着客人的金錢。小老七這時已屆十二歲的年齡。

况着她的天資聰穎。和平素生長在且有這種特殊情狀的人家。早已於不知不覺間飽受着薰陶。此際再經受一番訓練。自然就頗具獨得的資格了。講到她的容貌。雖不能算作天仙化人。但却亦可稱做天生麗質。曼妙自然。一顰一笑。都富具一種媚媚特性。頗有勾人魂。攝人魄的魔力。令人見着。不期然而然的就會被她的狐媚所惑。而生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愛感和迷戀來。阿榮狠欲勤的把他的姪女兒訓練成功。遂和阿金倆分頭各自托人。向各家妓院的老鴇介紹。於是便引動了好些蟻媒。和很多的老鴇。亡八等人。親到阿榮家來。觀看小老七打樣。事前早由阿金把小老七塗脂抹粉。更衣換裳的打扮得像一枝嬌小玲瓏的花朵兒也似的活美人胎子。臨時更由阿榮拉起胡琴來。令她唱兩支曲子給來人聽。末又着她自拉自唱的唱了兩支小曲。這樣一來。早將

來人看得愛不忍去。贊不絕口的一心想要把她立刻帶去。馬上遂和阿榮阿金倆議論身價。依來人的意思。總想把小老七買了回去。做她的養女。以後和阿榮等脫離關係。斷絕往來。不相聞問。一次人銀兩交。寫好杜絕的賣身契據。但是在阿榮兩口子的意思。因爲目睹着這個姪女。生得秀外慧中。豐姿斐然。舉止妖嬈。言笑嬌媚。將來在倡門中。定可出人頭地的一鳴驚人。決非尋常的黃毛了頭可比。如果把她忍痛價賣杜絕了。將來要想在她的身上。享受種種福利。那焉能辦到呢。故此咬定牙關。不肯賣絕。亦不肯做押賬。只允做包賬。且講明在先。將來如遇着好客人。要給她梳櫛時。這筆收入。須得與本家兩下對拆。事前先須通知阿榮阿金。徵求同意。不許瞞着阿榮倆。將她私地裏給人家破壞了身體的清白。並要求包價。至少須要三百元。期限三年爲滿。滿期卽還。

復自由。倘本家將她轉包出門。貪圖重利。是絕對不許的。因這樣的條件。所以來者總是談不妥協。末後纔由一個老鴇來談妥成交。包價增加了一百元。期限增多了兩年。講明在十六歲前做小阿媛。十六歲後。如有好客人看中了。便給她梳櫳。代價條件。完全由本家作主。不過在事前及臨期。均須通知阿榮兩口子。所得的代價。須和阿榮的對拆。除道價以外。完全與阿榮兩無關。因爲點大蠟燭的喜事。客人報効和酒。所有的花頭。完全歸本家獨得。至於衣服首飾。由本家和小老七養。每養女倆各半平分。倘以後能逢着洋盤。給小阿媛開第二回苞時。那是彼此的局運。再好也沒有了。亦仍照前例辦理。倘係搥城門的精明客人。不能裝假苞騙們上當。這個戲法無可變化。所有收入。便與阿榮兩口子無涉。梳櫳以後。小阿媛變做了大阿媛。在生意上。便得從權隨便的送客。

留髡。須聽本家的指揮。不能拒客留宿。須待五年期滿。方可恢復自由。寫倡門中賣的種種情形。易如燃犀燭怪。期內偷轉包往外埠去做生意。須先期通知阿榮兩口子。並負將來期滿交人的完全責任。交代明白了。雙方約期寫契交銀。小老七便跟着那個老鴇。往生意上去了。彼時原叫她做小阿媛的。後因所包的大先生滿了期。小阿媛便升格改呼做阿媛了。其時適遇着一個江西幫的客人。給阿媛開了苞。當時阿榮的得訊。因代價不滿千元。表示不肯。曾起爭執。倒是那本家反勸他兩口子。說小阿媛的處女之貞。我何嘗不想待有善價而後沽呢。只爲現今的時事艱難。各界各業的人。誰不是經濟困難。能有幾個肯化上成千整萬的雪白銀子。到堂子裏來充闊老。給人家的小先生梳櫛呢。這還在其次。最可怕的目的。走馬王孫。大多數是些滑頭滑腦。沒良心的東西。他們對於人家的

小先生沒有力量梳櫳。却最喜歡用種種欺騙手段。竭力勾引。誘惑得她動了喜心。不管白天黑夜地。在大旅館裏開上一個房間。把人家含而未放的眞苞。給偷開了。在他們是搗小便宜。並賣弄他們的竊玉偷香本領。可是在人家的小先生方面。却一生一世的被他們陷害了。況且小阿媛現在正是情竇初開。喜心乍動的時期。雖然我無日無時不在暗中加緊的監視着。並暗向房間中的助手們下了緊急的戒嚴令。可是老虎也有打磕睡的時候呢。饒你看守得緊。只要她的心思。一經滑頭客人誘亂。便有被人偷去的危險。這不過是時間的遲早問題罷了。所以我纔看透想穿了。不爭執定要多少代價。只要能夠比較的尙還過得去。就模模糊糊地應允了。萬一因爲不答應。遲誤了光陰。小阿媛的心已搖動。竟被人家偷偷地開了。我們還被蒙在鼓裏。將來怎好把尖先

生。換取人家的喜錢呢。恐怕還要被人家照老規矩賠罰呢。那麼可不要悔之晚矣了麼。寫倡門中之所以皆以清倌人給客梳櫛。其索價不昂者心理如繪。阿榮倆經那老鴇一勸。方不堅持。於是小老七便由小阿媛一變而爲紅倌人了。畢竟小老七梳櫛以後的花運如何。請待下回續敘。

第四十回

作繭自縛倡女殉情 回頭是岸全書告竣

話說自此後小老七的花運很通。一帆風順。狠給那個包她的本家。掙得不少的金錢。迨到五年期限屆滿之際。上海公共租界的禁娼決議。正當實際議案。執行到末一時期。阿榮兩口子目睹這梳能行的解語花。雖然正屆交好運。富具媚引押客能力的時期。但恐上海的公共租界當局。不肯馬上開禁。姪女在上海便難謀發展。因此一家計議多時的結果。遂決定開碼頭往漢口去。圖謀

發展。於是在小老七的包賬期滿。恢復自由後。二口子便把在上海租的房屋退了租。摒擋各物。收拾行裝。登長江輪船。買票燦往漢口去。滿望到達漢口。三口子合力自振旗鼓。高張豔幟。招惹當地的游蜂浪蝶。來作撐腰捧場的王孫。那知到漢口後。正值時局不靖。百業蕭條。一家棲身在歛生路的一家旅館裏。企圖以旅社作籌備處。守接着了一兩幫狎客。然後再在三分四成各里一帶。租屋進場。正式營業的好夢。竟未能如願以償。反致弄得債台高築。積欠旅館內的房金伙食等費甚鉅。每日催索甚急。加上阿金阿榮兩人都因水土不服。先後患病。又兼有必需的嗜好開支。實屬無法維持。三人到此進退維谷。欲歸不得之際。只得在無法中想法。托人介紹。把小老七以紅倌人的資格。索價三百元。一年滿期。包給一個專代廣東的妓院老鴇。物色佳麗粉頭的蟻媒。包往

廣州市的一家大妓院。叫做倚虹樓的院內去。做搖錢樹。阿榮倆接受了包銀。即日把旅館內的帳目結清。並贖取些緊要的當頭。匆匆收拾。當晚便乘江輪。順流東下。復回上海來。租屋居住。一面仍托人營謀。重操着烏師舊業。茹苦含辛的度着窘困生活。滿望苟且混過了一年。他倆的姪女兒能從廣東歸來。便可以安享快活。那知在這一一年期間。小老七在廣州倚虹樓妓院內。做着包賬妓女。淫業尙稱不惡。可惜生涯鼎盛。只是給倚虹樓的 본家做着羣務長。工進款的數目。縱鉅。亦絕對的和她漠不相關。因之她在中途。非但不曾能夠積蓄得些金錢。給她自己贖身。還復自由。反因羨慕繁華。衣着等事。考究漂亮。處處要和同院的羣芳爭豔鬥妍。打扮得式樣摩登。於是便不得不以身爲形役的。做了物質在受的奴隸。不斷的向本家借貸。添置服裝襪屨。那本家原係個有

心人。平素對於她的借貸。竟是百應百謊的。予取予求。這樣一來。小老七好容易巴到了一年期滿。正奈積欠下鴛母的銀錢數鉅。無可償還。那能抽身就走呢。只得把包賬的期限延長。增加了一年。償滿了債務。方才能可還復自由。但是愛穿愛着。原是婦女們沾有時髦虛榮惡習的通病。小老七的舊欠未曾還清。新債台早又繼續着舊欠建築了。如此的循環下去。她那能續身自由呢。寫妓

女之受經濟壓迫。被鴛母所牢籠。無法可以自援。及鴛母之深心可畏。聊聊數語。可窺一斑。

幸虧她在第二年的夏季裏。遇着了

一位在廣東軍界做事狎客。和她一度春風之後。兩下的感情。竟如膠似漆的成了黏性。大有一見傾心。相逢恨晚的光景。小老七看准了這個客人。能給她還債贖身。救援她跳出火坑。於是在枕席間儘量的奉承媚惑。把那客人的心思。完全迷戀在她的身上。然後便把她此番所以被困在廣州。不能回去的原

委。婉轉嬌啼的告訴給那客人知道了。懇求他慷慨解囊。給她自己贖身。並說本人情願在相當的條件之下。作他。筵室。那客人睹狀聞言。心中陡生憐香惜玉的意念。遂滿口答應。挖腰給她贖身。並欲納她爲妾。小老七的目標。原只在獲得金錢。什麼偏房小妻。不過是用作誘他入彀的工具。這時見他答應。要以作妾爲交換條件。因迫於現勢。只得謊應。以免把事情弄僵。那客人爲色所迷。歡天喜地給她籌劃現金。並利用本人的地位勢力。委人和那老鴇談判。那老鴇本想利用金錢。誘致小老七入彀。使老七因爲債累。不得不自賣身體。先逐漸一年一年地把包賬的期限延長。迨到債款大了。便進一步逼追她由包賬改做了押賬。隨後再由押賬改做了自賣杜絕。收小老七作她的養女。寫老鴇之毒辣手段。便不怕小老七有通天本領。也插翅飛不出她在倚紅樓所鋪的房間可畏。

外去。這時忽然見有一個現在軍界做事的客人。出錢給小老七還債贖身。她雖心中不願。但亦畏威不敢違拗。只得討價還價的把這筆交易做成了功。小老七既由那客人代贖了身。在表面上只得履行謊言。遵約做他的小星。於是便婉言要求那客人。姑且先在省城內大旅館裏租賃一間房間。作暫時的居所。以一月爲期。把衣服首飾等等。逐項添置齊全。並乘空尋覓住家的房屋。定製家用的各項木器家俱物件。籌備完妥了。然後擇吉搬了進去。正式同居。又央求他多少再化費一整筆款子。津貼她的叔嬸。訴說她本人幼失怙恃。仰賴叔嬸撫育長成。雖將本人包出門來。操賣笑賤業。實亦係萬不得已。現在既已正式從良。嫁了富貴的如意。即君倫不貼給他倆一筆金錢。自問天良。實在對不起他倆。那客人正當迷戀之際。當然的言無不從。於是把小老七從妓院領

出後。即依言先在旅館內暫住。一面同她往專營首飾服裝等買賣的商店裏去。兌首飾。製服裝。一面又問明了她叔嬸夫妻倆的姓名。和現在上海的居址。用小老七的名義。親筆寫信。從郵局匯寄了二百元去。告知他倆贖身從良的經過事實。一面又親偕小老七。在省城內尋覓房屋。定購各式木器。小老七在這個最短的期間內。對於這位客人。儘量的恭順服從。騙取他的歡心。並裝出打算和他將來天長地久的設計。以免他的疑慮。並鬆懈他的防閑。果然那客人被她所惑。竟不疑她有歹心。小老七待衣服飾物到手後。她便時刻暗自預備逃走的方策。遂借着要買家用的各項零星東西爲由。向那客人索取了百數十元現款。放在身邊。並假托本人對於路徑不熟。要求他派親信的當差。尾隨本人出外。任保護及鄉導的職務。因爲那客人供職軍界。每天總得往他現

所服務的機關內去辦公。勢不能和她寸步不離。所以他在最初時即暗令手下親信的當差。以保護服侍爲由。實行監護她的工作。小老七看透了他的心機作用。所以將機就計的即從此點上進攻。果然那客人不虞她有詐。即依言命令當差的監視護衛她出外。採購零星雜物。小老七帶同當差的出去。遂乘機化錢結納那當差的。一出手就賞了他二十塊現洋。並答應他在主人面前。給他設法提攜。調升好差使。樂得那小子心悅誠服地竭力擁護她這位新姨太太。小老七至此遂設計調虎離山。叫他去買東西。把他支開。當差的去後。她遂把衣飾等項。併裝在一只大皮包內。命旅館內茶房代僱了一輛汽車。把提包送進車廂。她即登車啓行。中途停下。打發汽車回去。改乘了另一輛汽車。直趨輪船碼頭。上船動身。至汕頭登岸。另換乘了別只輪船。逕往上海。抵滬後。她且

不回她叔嬸的居所。却一逕先往一個小姊妹的家中去暫住。暗中托人往尋阿榮阿金。且望風色。彼時阿榮兩口子自從她被包出門。往粵省去後。正自鬧着經濟恐慌。滿望她一年滿期。卽能回來。誰知她反因債累。展長了期限。不由急得發昏。祇望她問遇好客贖身。回滬宅聚。一面仍自充任烏師。苦度日月。眼巴巴地延望到最近。才接她由廣東來信。並匯來二百塊大洋。不由喜出望外。正想請人代筆寫書復信。却不道又緊接着收到了一書從廣東寄來的快信。信末署名的。仍是小老七的名字。信上大意。教他倆在收到二百元之後。趕緊的另尋居屋搬家。切不可延遲時日。暗寫小老七另函知照叔嬸。阿榮等兩人久在倡門。對於妓女恣浴的把戲。已不知見過了多少。得信便已瞧料她姪女兒亦是采用的這條妙計。可以不言而喻了。於是急急尋屋搬家。把回信擱置不寫。專一留心

姪女兒的行踪。所以這時小老七抵滬後。托人去尋訪叔嬸。却扑了個空。回來小老七便托人往各處去打聽。結果當晚即被尋着。雙方會見。不免唏噓。阿榮倆知道小老七是由旅館內乘隙潛逃來的。誠恐那個客人。追蹤到滬。遂主張一家三口。同時離滬回蘇。避過了鋒頭。再作計較。於是三人匆匆地連夜動身。回蘇州鄉間原籍去暫住。一面托便人在上海打聽消息。果然那客人追到上海。尋訪不着。只得自認晦氣的回粵去了。這話給阿榮等曉得了後。遂大着膽子。一家重來上海。彼時適值長三書寓妓院。大多數全遷往法租界境內。去懸牌應徵。小老七遂乘此機會。托人介紹。包在一家書寓內。做了兩節先生。籠絡好了幾個狠靠得住的客人。並在無意中。得遇見往昔的熟客。於是即從那家妓院內跳出來。親自鋪房間。網羅了好幾位走紅的阿姐。來做助手。那知運氣

不佳。僅僅鋪得一節工夫。便賠貼了不少金錢。只得收了場子。自己降格到別家去做冷葉。做了一節工夫。方才能將鋪房間時的債務了清。恰巧碰着紅菱花老五兩人。在廣州原係同院的要好姊妹。便被老五邀到她的生意上來做助手。因爲房間內已有了一個老七。所以才給她加上一個小字。以爲區別。並因她曾在廣東做過。所以可喚她做廣東老七。卽在此時。阿榮阿金兩口子。忽然染了赤白痢疾。經醫生診治。斷爲烟漏絕症。果然不久便相繼病歿了。小老七因欲報答他倆的鞠育之恩。故對於二人的殯殮。不肯草草了事。但又囊中無錢。因之她的舊債剛才償完。新債便又借下。爲了殯殮她的叔孀。連同她自身的父母遺糶。一齊舟運回籍。購置故地。擇日同時安葬。倒是倡門中的一個孝女。堪稱不可多得。誠屬可敬。這麼一來。她遂借了二百多元的債。滿以爲在本節結束以前。准可償清。

那知結果非但分文未還。反而債台更致高築。竟致被迫得走頭無路的以身殉債呢。原來小老七的生性浪漫。平素最愛穿着打扮。極賣漂亮摩登。當她在自主觴政的兩節時期。所以會弄成欠債收場的結局的原因。大半卽是中受了此毒。淫業不振。以致虧蝕。那還在其次哪。過後她因受此教訓。深自悔改。所以才能在一節之內。把宿逋償清。但因此反使她的膽子增大了許多倍數。以爲欠債不妨。只要稍微謹慎。巴結些兒。准可還得乾淨有餘。故當她叔嬸死後。她竟敢於借債殯殮。謀取她父母叔嬸老四口子的死後風光。照理。她在是時。就該狠巴結謹慎的操縱狎客還債了。那知不然。皆因她當叔嬸故後。陡然去了管束的尊親長輩了。恍如一匹沒了轡頭的野馬。頓時溜繮狂奔。竟疾馳飛駛的前進一般。所以才有這種可慘的結果。原來她在紅菱花家做冶葉。係自

由身體拆兩份花頭。論進益可也就不錯哪。祇因她性愛漂亮。又喜好浪漫。故正常收入的兩份。不能供給敷用。自從阿榮等死後。她視前途更自由了。往日除有客報効外。每夜須歸家住宿的。至此却毫無拘束了。因之遂和一個拆白少年。結了不解緣。這少年複姓司徒。原係在某遊戲場的文明戲班裏。扮演風騷日角的。生得面容秀麗。年齡又恰正在少艾。而口若懸河。滔滔善辯。尤其是她的特長。所以小老七和他一見之後。即便被他施用迷魂手段。媚惑得心旌搖蕩。不克自持起來。當夜即引導他同回小房子裏去。招他作了入幕之賓。由此小老七的心神魂魄。全都落在他的身上。倘有一日不見司徒之面。竟致茶飯無心。睡不安席。那還有心緒去接待別個客人呢。起初和她有交情的客人。却不曾知道。還以為她是居叔嬖之喪。以致心中不樂。故大家皆可憐她的孝。

思都願特別幫她的忙。對她皆肯有求必應的供給金錢。後來漸漸地得知底蘊。大家便都怫然不悅地絕跡不來。反是司徒那廝每天呼朋引類的到生意上來打茶圍。老五見不是事。便在小老七面前發話。拒絕司徒再來。並苦勸小老七趕快疎遠了他。免得受累。小老七不但不聽。反因此痛恨老五。從此司徒雖不再到生意上來。却每日夜都在小老七的小房子裏。衣食住用。完全由小老七獨力供養。這司徒是染有紅丸嗜好的。既在小老七的小房子裏停眠整宿。他遂設法引誘小老七和他同流合污的吸食紅丸。因之小老七遂亦沾染上了這個嗜好。試想以小老七所處的經濟地位。那有金錢倒貼養漢。故此不滿一節工夫。早已弄成借貸典質俱窮的局境。那司徒是時。本已脫離了戲班。久不登台表演。人家因他的品行惡劣。都遠而避之的。不敢請教。故他平時的

生活全仗着一班無恥的下賤婦女供給。但自染有紅丸惡癖之後。那些婦女也就大多不再和他親近了。因爲這樣。所以他對於小老七的拆白手段。遂更加緊的侵略。不稍放鬆些微了。至此他已窺破小老七的能力有限。決不能供給他持久。他遂決計使用一下殺手鐮。在小老七面前。詐稱有人介紹。往長江輪上去做買辦。事已成功。只可惜保證金尙短少二千餘元。無法可想。現在想起有兩位往年的同學。都在社會上狠做着一番事業。擬往他們那裏去面請設法。怎奈自己的衣服等項。都不成個樣子。非得趕緊的設法做兩襲皮袍大衣。不能去拜會他們。又說事成之後。你我都以富貴安樂。不愁窮困了。要求小老七給他設法。添置服裝冠履。並向小姊妹們至少借一只鑽戒。裝扮場面。小老七著其所惑。即便鑽天打洞的向他想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得告成。

功。那司徒目的既已達到。便去如黃鶴的永不再來了。小老七至此才知上當。但已悔之不及。恰正時近年關。平日的債務。都不約而的齊來催討。任憑小老七的口才怎樣便捷。空言那能濟事。她趕速打扮更衣。連日往各熟客那裏去求助。都碰了一鼻子灰回來。只急得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到了最後的幾天。可憐她遂因急致病。臥倒在她住的小房子裏了。在這當兒。最最使她難堪的。第一個便是出租木器的人家。來討租金。見她的情形不好。怕她把紅木器俱盜賣或典押變錢。更恐她欠房租。將來被房東沒收。便用迅雷手段。不動聲色的派了人來。把她房間內的一應物件。一齊搬了回去。她睡的鐵床。亦是租來的。因之竟致被物主將她從床上抬起。移睡在地板上。第二個更勢利的。就是那個平時給她墊料製造各式服裝的成衣。這裁縫見她病着還不出款子。怕

她死了。人財兩空。竟不由分說的把她現有的幾件新衣。一齊取去。並在她的手皮夾內。許多當票也一併拿去。臨行還說。待到你下節調頭進場時。我再送衣把來和你結賬。第三個催命鬼。就是借現款給她的人。此人專以放重利印子錢爲生。小老七因爲聽信了司徒那廝的甘言。急切中遂飲鳩止渴地向他借了一整筆鉅數的印錢。給司徒製新衣。這會兒被他當面立迫她歸還本利。絕對不肯通融。末後却是二房東看不過去。走來勸解。方才把她勸走。小老七是個年青性傲的女子。生平何曾受過這種痛苦。丟過這樣的臉面呢。因之她遂在氣恨悔怨四項交集的當時。深覺此後生命卽或幸能苟延。亦決無趣味。倒不如死了乾淨。於是她便僞言癮到。央懇二房東家僱傭的老媽。往外面購買了兩盒生烟回來。說是病中吸紅丸覺得乏味。且又性短。所以才改吸福壽

膏。那知她竟係瞞了人。吞服生烟。自尋短見呢。及至二房東發覺。趕來探視時。

可憐小老七已是香消玉殞的魂歸離恨天去了。一路寫小老七事。至此方完。借小老七之死。隱喻一般浪漫者絕

無好果。足爲世之男女。作一棒喝。此時四喜肉原原本本的把小老七的生平。及致死因果。告知

了臧君綬和老七兩人。不由聽得二人悚然感喟的唏噓了良久。臧君綬隨問

阿寶。小老七既已死了。她的善後。却怎麼辦的呢。阿寶嘆道。真可憐得狠。她死

了許久時辰。無人過問。結果方由二房東出面。給她往善堂裏募得了一只盒

子。並請了個道士來。草草地給她棺殮。即刻送往開北的會館丙舍裏去暫寄。

直到傍晚時分。方才完事。我們生意上是在她身後。約有一兩個鐘點。才得

到凶訊的。但因大家都在忙着過年的事。誰有空閑管這筆閑賬。所以並無人

去問訊。直至我到了生意上。得知此事。方才同着幾個相幫。飛速趕奔了去。幫

着照應。送喪回去。大家都分頭忙着各幹各事。却是我因念和小老七相處了一場。心中狠覺悽然。不忍不給她分頭報信。所以待到生意上的事情料理完畢。便先到此地來回稟你們兩位。然後再去報告五小姐知道。因爲五小姐住的地方。究竟在那裏。生意上可說是無一人知道。我想問問七小姐看。或者可以曉得她的所在。老七道。她和溫香水住在三樓拐角上的那個房間裏呢。她的忌諱多。此刻已是大除夕的下半夜。可說是交到新正月初一了。你不去說吉利話。反去報喪。可不要討沒趣嗎。我勸你回去守歲罷。守過了正月半。那時你再告訴她不遲。阿寶被她提明。覺得不錯。便依言不去回報老五。當向二人辭過了年。由二人賞給了兩個預用紅紙封好的押歲錢荷包。她遂道謝作別去了。阿寶去後。二人便整齊衣冠的相偕出外。循俗乘汽車去迎喜神方。天明回

來安息。下午起身。茶房送百子菓盒進來拜年。君綬賞過了紅紙包。便同老七往三樓去會溫五兩人。互賀過新禧。四人便在房間內打麻雀消遣。晚間溫臧兩人的朋友。有到近西來訪友的。見旅客表上有他倆的姓名。遂來作不速之客。於是大家聚在一處。聚賭牌九。直至天明方歇。如此接連賭了半月。溫臧兩人都無大進出。倒是五七兩人。獲得了不少的頭錢。溫臧二人因爲有許多事待理。五七二人亦各有事情。溫臧便各將房間退了。結清賬目。暫和五七二人分袂。原來老五因爲房間收了。自知上海難於留戀。遂決計帶同阿寶。開碼頭往漢口去走一回。老七本已厭倦風塵。又在年下聞見小老七的事。不由動了兔死狐悲之感。乃決計不再作長三書寓中的神女。意欲委身臧君綬終老。那知君綬的意中。却已另有所屬。只得作罷。結果老七由她的姨母大老三作伐。

嫁給了一個富商作妾。臧溫兩人因五七既去。不欲再在平康巷裏。作折柳章台的王孫。遂息交絕遊的。不往北里走動。那知卽在是年。公共租界方面。因接受界內商舖人家的請求。把禁娼的方案。略予變通。對於長三書寓。仍准領照開設。其餘下等娼妓。一概禁止。這一來。凡已遷往法租界各處去的高級公娼。又都如潮湧般的搬了回來。於是公共租界的浙江路迤西。至西藏路一帶的地區。每當夕陽西下。華燈初上之後。便又頓復舊觀。熱鬧非常。但見粉白黛綠。姹紫嫣紅之輩。往來如川流不息。像穿梭也似的。在各條縱橫的馬路上。和里弄中。奔馳着。鶯歌燕語。笙鳴絃奏的。徐徐盈耳。真有此間樂。夜未央的情景。其盛况較之以前。實可稱做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潮流當中。臧溫二人雖欲抱潔己主義。不再作桃源問津的漁郎。其奈現實如斯。交際場中。焉能屏避不到。

因之二人遂又都被這個潮流捲入了漩渦。接着又有電影舞場按摩等種種潮流相激相蕩。地在上海社會上泛濫着。二人雖幸未被這幾個浪頭捲入中流。慘遭滅頂。但已入海滄桑。飽經許多世變了。直到編者演寫本書終篇的最近的不久以前。二人方始澈底的大覺大悟。憬然於涉足花叢。儘多苦趣而實乏樂趣。點出并趣。迴應首回。揭示大旨。警省世人。絕對的有百損而無一益。尤其對於精神物質道德名譽。以及所經營的事業等等。遭受的損害更大。且目睹許多朋友。都因在脂粉隊裏。花酒場中。慘遭蹉跌。竟至一蹶不振。無可復興。其甚者竟有折柳王

孫。變做了吳市乞丐。鵝面鳩形。鶉衣百結。沿街叫化。終日不得一飽者。儘多儘多。狎客寶鑑當頭棒喝。因之二人花街裏足。柳巷回頭。從此殫精竭慮的各就所業。向前進之途。積極地努力奮鬥。借二人回頭。勸世人回頭。借二人之前進奮鬥。勸世人効法。結出本旨。迨編者演

敘本書。迄終篇底。現在時。二人的回頭。是岸奮鬥前途。雖尙無多大的成就。但已突飛猛晉。具有極顯著的發展。預計將來。必可操成功的左券了。編者演寫至此。覺得出入花叢的狂蜂浪蝶。儘有許多光怪陸離的事實。足資渲染。但因事屬他人。詎容強以張冠李戴的多所費辭。且本書篇幅已罄。無可展延。遂爾戛然終篇。至於本書中所歷敘之人物。結果如何。編者謹以風流雲散四字奉答。大凡乘桴浮於情海。而不自及早回頭者。罔不遭滅頂之凶。卽此可概其餘。正是。

折柳折柳。勸君袖手。倡女無情。應知回首。
儉向追求。必爲所囿。迷戀花叢。悔已得咎。

第四十回

作繭自縛倡女殉情

回頭是岸全書告竣

